

年

卷

期

4

2

第

第

30 AUG 1934

新 聖



張小成

光華書局郵購部的

服務青睞之神

本書局聘有專門人才，辦理外埠購者一切委託代辦書籍事務。凡有賜顧無不竭誠歡迎，穩妥迅速。而一切折扣定價，與原局毫無差異，務祈全國讀書界踴躍賜顧是幸。

(一)郵購手續：外埠讀者欲通信購買本局或他家書籍者，請詳細開列書名，著者，價目，出版處及其地址，收件人姓名地址（字跡須清楚，地址須詳細），連同書價及郵費，一併寄交本局郵事部。如係「光華基本購者」，須將「常年優待券」同時惠下，俾按折扣計算。

(二)匯款辦法：外埠函購，凡郵局銀行匯票之處，書款均須用郵局或銀行匯票；遇有匯兌不通之處，可以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國內通用之一分至二角者為限。

(三)郵購寄費：照書價總數加十分之一，另加掛號費（五元以內八分，逾額每五元以內加八分）

上海光華書局
四馬路中市

模範文讀本

模範小說讀本

附六逸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共分上下二冊，上册精選世界各國翻譯名著，下册精選國內優秀創作。每篇均詳加註釋，後面加作者小傳，作品研究，小說作法，詳細說明每一篇之意義及結構。篇首並加編者序文，內容形式俱屬上乘，實為近代國內優秀之小說讀本。

模範小品文讀本

林蔭南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精選國內外的優秀小品文數百篇，編者將其分為五類，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寫景的，有的是回憶的，均由編者有系統地分類，文情並茂。每篇後面由編者加以銳利的批評，尤為特色。

模範書信文讀本

林英編 實價一元

本書精選國內作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朱湘、汪靜之、周作人等數十位作家的書信，每篇後面附編者介紹及註釋。這本書非特可以作為模範的書信文讀，亦可知道各作家思想演變的歷程。

模範日記文讀本

謝美雲編 實價一元

本書精選國內著名作家胡適之、魯迅、郭沫若、周作人、張資平、田漢、周全平、郁達夫、謝冰瑩等日記數十篇。編者將全書分為三輯，有的為遊歷日記，有的為讀書日記，有的是文藝日記，有的是遊後而均附有編者的說明。

模範議論文讀本

陳梅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搜集自五四新文壇運動以來論壇上論戰的新文字，分成五輯，一為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二為新性道德論戰，三為人權論戰，四為文藝論戰，五為文藝論戰（下），每篇後面均由編者詳細說明，讀了這本書非特可以學習議論文的作法，而且可以看出中國新時代思潮的規跡。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新 壘

第 四 卷
第 二 期

八 月 號

本刊本期奉准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
查委員會審字第二三三號審
查證審查通過



新壘文藝月刊

八月號

第四卷

第二期

民國廿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新學談叢

作家的條件

寫歷史小說之難

「穆時英作風」

也談「沒有內容」

轉換期苦悶

國民語文與文學

外祖母

粽子

大眾語幾個小問題的檢討

詩選

一個老人

詩之翅

李

麟(一)

天

狼(一)

榮

楨(四)

靜

珍(六)

笑

鷺(八)

餓

生(五)

白

木(三)

張承鴻(三)

楊柳(二)

虹

飛(四)

宋孝心

(四)



茄色的雲..... S

信心..... M (哭)

夏夜的夢..... 桂平晴 (四)

卡車..... 孤西 (哭)

算命歌..... 虹飛 (哭)

愛與恨的幻滅..... 子蘊 (哭)

雜論問題中的大眾語文學..... 天狼 (哭)

病中的需要..... 定國 (六)

喬治·基辛 (作家介紹)..... 高倚筠 (六)

顏曙卿..... 素秋 (七)

前哨

大眾語的罪人..... 卡冬 (七)

作家的自信..... 卡斯 (七)

徐懋庸乖得時髦..... 南人 (七)

看他們怎樣建設大眾語..... 煥然 (无)

從狂流文學會說到盛馬良..... 辰波 (六)

「擁護吳老將軍」..... 紅僧 (六)

落華生老氣橫秋..... 述之 (六)

文藝自由與偉大作品..... 翰秋 (六)

生活在矛盾圈裏的人..... 墨汀 (六)

奇異的噩夢 (續一)..... 奧尼爾著 (二) 高倚筠譯 (二)

編後贅語..... 編者 (四)



治公法律事務所

孫弼伍律師受任新壘

文藝社常年法律顧問

問通告

本律師茲受新壘文藝社聘為常年法律顧問後如有侵害該社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特此通告

事務所

上海四川路二九九號東亞銀行二樓二一〇號電話一八八九八

李饒生主編

另售每册三分
全年一元五角
國外四元

每逢星期五出版

會報週社

宗旨光明
主論公正
態度嚴肅
編制新穎

是現代青年唯一的讀物

語文專號

現中國的語文問題.....	饒生
大衆語問題的展望.....	天狼
為改革語文進備忘錄.....	左君
名詞的把戲.....	王力
語言文字的水準.....	金滿成
照妖鏡下的大衆語運動.....	一空
關於大衆語.....	水音
國民語文的構成.....	饒生
大衆語與大衆.....	余明福
編輯後語.....	編者
一週漫畫.....	江棟良



新壘談叢

作家的條件

李麟

在現文壇上，所謂作家們，可以說是多如過江之鯽。

許多作家，以為現代作家是很容易做的，而不知現代的作家比前代更難做。

前代的作家，不過僅僅在技巧上做工夫，尤其是我國前代的文人，他們很工整的寫其駢文，很神氣的哼其古文，什麼對仗氣息能夠講究到家，便可以以之謁遊了。至於好的，也不過加上一點人生的意味，對於社會的認識，是很模糊的，沒有特殊的天才，決不能寫出被認為有價值的「偉大作品」。

前代文人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他們沒有現代人的聰明，而是他們的時代和環境，在限制着他們。

現代的作家，如真要做一個好作家，在現時代環境裏，其條件比前代文人更多。

一個現代的作家，第一，應該具備一個文學的心靈。所謂文學的心靈，對於一切要有一個銳利而衝動的直覺，神經質地去鑑賞他的周圍的一切。並不是故意留長其頭髮，奇異其服裝，怕人不知他是作家似的。又不是以什麼女人等在做憧憬，總之，作家的文學心靈，不是市儈流氓而至豪紳官僚公子哥兒的心靈，而是一個照人肺腑的X光。

第二，要有社會科學的頭腦。不錯，作者要有社會科學的智識，

是現文壇最流行的話，魯迅所以吃虧，所以要左傾而靠左翼以維持其地位，所以阿Q正傳而後便爾擱筆，就是沒有社會科學智識的結果。但此地所謂社會科學的頭腦，和那些開口資本論等等的不同，他們祇知抄一下馬克司昂格司的言論，以裝點文章的門面。他們的頭腦，不是社會科學的頭腦，而是一個教徒的頭腦，好像背聖經的傳教師一樣；不但是社會科學的應用者，而且不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我所謂社會科學的頭腦，是以社會科學的智識及社會的體驗所構成，換句話說，就是要一個豐富的社會觀。有了社會觀，則對於社會現象之過去的檢閱，現在的觀察，未來的推測；有清楚的認識，以免前代文人不辨菽麥之弊。

第三，要有人生哲學的目光。說到這個問題，如果有人以為爲今不如古，我是不能在現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辯護的理由。前代文人作品價值之所以能夠留存，除了技術之外，就是由人生哲學得到啓示後作爲的人生見解。平常人沒有人生見解是可以的，但作家們不懂人生哲學，不具有深刻的人生見解，是不行的。文藝與人生的關係，是很密接的，老實說，在某種情緒之下，文藝可以與其他如政治等等無關，但絕對不能與人生無關，如果在創作品抽出人

生部份的意義，這作品的靈魂便會失掉。可以說，作者有了創作的條件而外，具有人生哲學的目光，是必要的條件。

作家之所以爲作家，不是會寫兩篇文章，如雜文幽默文之類，便算了事。因爲這樣子，在技術上，是不能追上前代的駢文古文，在思想上，也沒有什麼分別。現代何貴有此類作家呢？所以，我以為做作家的條件，不是那麼隨便，在新出版的書本中去學習，在古籍中去抄寫；是要切實有文學的心靈，社會科學的頭腦，人生哲學的目光；侈談社會科學的作家，應該知道這一點，文學青年們，更要知道這一點，須知要在文藝上獲得成功，非具有這條件不可的。成功一個作家，比成功一個政治家還艱難，政治家可以投機，而其成功是暫時的，但一個作家，因爲他的成功不是暫時，是不能投機的。

要出風頭的作家，研究登龍術可夠了，但真正爲文藝而努力的作家，非具備其條件不可的。

寫歷史小說之難

天 狼

這裏所謂歷史小說是指一般的將歷史上有名的事件或

人物作爲題材的而言，如文學歷次所刊載的郭源新作桂公塘，黃公俊的最後等篇，以及最近新藝這一期上發表一空的昂哥拉的怒吼，都是這一類的歷史小說。細考爲什麼要寫歷史小說的動機不外乎兩點：其一，作者自己的生活內容的範圍所接近人生的祇是一個邊緣，感覺到非常貧弱，須要借重歷史上各色各樣的人的生活記錄，憑作者的全力格把古人的生活照樣再生活一番，幫助生活經驗的不夠，發掘更豐富更重要的人生意義；這可以說是作者在身外找題材。其二，歷史上的生活記錄是廣義的人生記錄，那裏面人生的真實態能有非常時就能爲人了解的，等待思想進步之後，那像鐵案的史實令人有絕大的懷疑或更進一步再須要有所開發，於是先就作者自己的實生活中得來的主題，再配合歷史記錄中所得來的感情與想象的力量而把它小說化了，爲古人或某種事件做翻案與指導的工作，這主體還是作者自己的實生活，不過藉歷史記錄作一個有力的反證罷了，「藉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兩樣；這也可以說是作者利用歷史記錄作爲提高自己的創作的效果的。由這兩點出發，歷史小說的寫作當然對於作者是很重要，就對於讀者可說也是很重要的了。

拿歷史記錄創作的風氣前曾兩度披靡一時，最初採取

的大都是戲劇的形式，似乎專做翻陳案的工作，譬如郭沫若的卓文君，孤竹君之二子，湘累；王獨清的楊貴妃之死，貂蟬；歐陽予倩的潘金蓮，荊軻等。其後，又經過相當時期，歷史小說的寫作才走上正軌，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極歷史小說之大成，有了最大的收穫，譬如穆羅茶的五島大王；馮乃超的傀儡美人；蒲牢的豹子頭林冲，石碣，大澤鄉；陳鐵光的赴濮陽之夜，郁達夫的采石磯；以及施蛰存的將軍的頭，石秀等等。到了這近這一個階段，歷史小說又第三次的出現，而且有種同一的趨向和企圖，這意義當然更值得重視了。

歷史小說與一般的現實小說有着很大的差別，寫歷史小說的難處也就在這裏。首先，作者須要有豐富的歷史的知識。這種知識非歷史專門家的也非普通讀歷史者的，而是作者特有的歷史的知識；它的範圍除「正史」之外還有「神史」，以至於一切有關歷史的雜記，筆記，傳說和那一歷史的時代中的文學作品，有了這豐富的歷史的知識，然後對於歷史上有名的事件或人物始有明確認識，就是對於當時的人情風俗相當的也有了概念，下筆起來方始有把握。第二，作者須要有操縱歷史和歷史的知識的能力；遇到在小說的構成上史實或歷史的知識不適用時候，爲了

藝術的效果計，不妨歪曲史實或者再把那歷史的知識重新虛構一下，不過這裏有個限度，如英國演劇學者威廉·阿治所謂：「雖然不必要忠實於歷史的事實但也不要破壞觀衆對於歷史所抱的幻影。」這就是說，史實不妨歪曲，而那史實所給予吾人的概念是不可以毀壞的。作者要能做到這一步，非有「操縱」的能力不行，在過去的許多歷史小說中，作者對於這方面的努力，能力似乎還不足夠。第三，作者須要有活動的感情，思想，認識與感覺。這一切的主觀，在讀某篇歷史的記錄受了感動而抓住了小說的主題的時候，因為那還不是豐富的實感，須要憑藉自己全部主觀再去體驗它一次，寫作起來就會更加生動，否則仍然沒有新的發見，祇是些紙剪的人物與木彫的事態而已。這一說法，頗近乎挂公塘作者的態度，在他那篇作品裏沒有一個是紙剪木彫的人物，作者實生活的一切主觀已經足夠支配那沒有生命的歷史的記錄了。第四，作者須有更圓熟的技巧；歷史小說無論如何總帶有點「誇張性」，譬如菊池寬的藤十郎之戀，取材於元祿名優坂田藤十郎的言行錄耳應集中「坂田藤十郎爲了演劇的設計而和祇園茶屋的姑娘戀愛，待其心動即逃去。世人皆歎爲名人之心良苦也」寥寥數十言，而這寥寥數十言的人生斷片在他心中復活之後

，就成爲一種「誇張性」的歷史小說了。其間的人物，如藤十郎，如祇園茶屋的姑娘，再度復活的姿態必然的而且一定的與前大不相同；即如那件羅曼司的演進一定也脫離原有的形態，可以說是過分「誇張」的了。但是，這帶有「誇張性」的歷史小說就是把作者自己的主觀去復活古人的生活，須要有更圓熟的技巧方能夠達到此種企圖；許多歷史小說失敗在這一點上。

寫歷史小說的難處還不僅是這幾點，這不過是最主要的幾個條件而已；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其間的艱難怕寫成寫作歷史小說的作者頭疼，或者有些作者要把它視作畏途了。

總之，歷史小說第三次以新的姿態出現，是好的現象；作者應該把握住重要的意義，克服許多寫作上的難處，儘量的發揮，儘量的表現。在寫作歷史小說的現階段上，期待着有更大的收穫。

七，廿六，上海。

「穆時英作風」

葉 楨

在一般文學作品的內容空虛到無以復加，而一般作者的生命又枯燥到不得不從文學表面的技巧去追求的時候，

所謂「穉時英作風」，在夢殺的文壇上，是確實牽動過一部份人的注意力的。他，穉時英，能夠運用其某種方言的經驗於文學內，以表現某種特定的人底性格，使其能活現於文學作品之內，減少一藝文學作品中「臉譜主義」的缺點，這不能不說是他底功績。而且他所表現的特定的人，既非舊式的將軍，都督與姨太，也非新式的心肝，妹妹與哥哥，而是近代都市中被播棄於幸福圈外，飽受辛酸苦辣的生活訓練的下層羣衆的「黑旋風」式的性格，（穉時英有時也寫其它社會層的生活，然而除了深染着人生的苦味的幾篇——如「公墓」等而外，大都是超出了所謂「穉時英作風」的界限，不在其列。）這正如筵席上吃膩了油暈，偶然嘗到一點麻麻辣辣的味道一樣，無疑地是可以使人運動幾聲痛快的。

然而，也正如吃辣椒的一樣，在油膩中稍稍吃一點，固然可以使人連叫痛快，若果在并不油膩，或是油膩了而吃辣椒吃得太多的時候，也會叫人眼花心煩而至連叫頭痛的，此穉時英底小說雖能盛行一時，而終免不了爲人厭讀的緣故吧？

於此，可見所謂「穉時英作風」在穉時英本身其命運尙不過如此，則其它模仿「穉時英作風」者，其「畫虎不

成反類犬」的醜態當更可想而知了。可是，當世有許多穉時英底作品的青年，因感於其辛酸苦辣的滋味，而正想模仿其作風，遂致南腔北調，「嘩」「呀」「百出，方言既非方言，國語尤非國語，在作者固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以模仿，在讀者仍是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說這是所謂「穉時英作風」的惡影響，大概并不是過份的。

俗語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單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人說官話，爲什麼比「天」與「地」還可怕呢？這是因爲廣東人與內地的風土人情相差太遠，所以說起官話來，總有點牛頭不對馬嘴，非蠢難聽。說話方面，由於言語之隔閡，尤有這許多困難。再要將話組織成文，問題當然更多了。許多讀穉時英作品的青年，因爲知道了穉時英作品裏的「唔」字等於「我」字；「噉」字等於「了」字，結果除了滿紙的「唔」「唔」「噉」「噉」之外，便看不見什麼了，這是如何好笑的事情呢！須知一地方言有一地方言的「神韻」，不從「神韻」上着手，而先從幾個有地方色彩的字上面下筆，其結果非弄到廣東人的官話一樣可怕是不會了結的。

近十數年來，中國青年文學界中有一種最不好的傾向，便是青年們在未會學得寫文章以前先喜歡作詩，在一個

文學雜誌裏收到的稿件中如果沒有一半以上是詩的話，那除非那個雜誌在「投稿簡章」中早已聲明不收詩稿，否則，是絕不會有的。詩，本是最著重「神韻」的。牠比其他文學作品不容易成功，那是當然的事；然而因為詩只有那麼短促的幾句，而且也還似乎是比較不需要組織的幾句，青年們便不問好歹地寫起來，編輯先生也不問好歹地刊出來，而真正的詩便因此幾乎在文壇上絕跡了。郭沫若以為孩子口中叫喊的「海啊！海啊！」正是好詩，這因為這兩句話裏邊，包含着許多詩的「天籟」與「神韻」，讀者不察，以為「海啊！海啊！」既是好的詩，則「花啊！花啊！」或是「月呀！月呀！」怎麼不是好的詩呢？於是這種投機取巧的現象，便充滿了十幾年來的青年文藝界。

所謂「穆時英作風」在文藝界中近來也正如此，要想打破這種不良的風氣，須先消彌文藝界中這種「投機取巧」的現象，這是本文作者的一點小的意見。

七月廿三日

也談「沒有內容」

靜珍

「沒有內容」——批評界的流行語。

七月號現代的「文藝獨白」中，蘇汶君曾談到這「沒

有內容」的問題，認為說這種話的批評家是在冒着一種極大的危險；在一般的批評家動不動拿這句話——「沒有內容」——來「彈劾」人家作品而作為抹殺一切手段的時期，蘇汶君這意見的確是有感而發。

「沒有內容」這句話所以會在批評界流行着的原因，我以為毫不足怪，而且正足以證明批評界根本也就是「沒有內容」的。批評界怎樣根本也就是「沒有內容」的呢？這由於批評家自己對「內容」這東西是絕對的無知，對於某一篇作品可以濫施批評的權威，輕輕的拿「沒有內容」這句話來掩飾自己的短處，還不見得是「出於一種惡意的抹殺的動機」；如果承認說這樣話的是惡意的抹殺，未免過把批評家的程度太提高了些。批評家的腹中是空無所有，批評界又怎能夠不根本也就是「沒有內容」的呢？

「走馬看花」固然發現不出好的花朵，假使根本就沒有審美的觀念與能力，就對花確上它千百個響頭也不中用的；現在的批評家祇賸了一張嘴，姿態未嘗不如「走馬」，「看花」則非所能，然而為了顧全批評家的臉面起見，又不得不像煞有介事的給下個評語，於是「沒有內容」的流行語洋溢乎批評界了。所以，這原因是毫不足怪的。

此外，另有一批使用機械觀念論的批評家，他們站在

唯物史觀的立場來對一切作品作詮釋的功夫，專着意在作品的時代的風格與氣息上；某也為時代的經濟的社會的反映的作品，「有內容」！某也不是廣泛的表現時代的作品，「沒有內容」！這一批機械觀念論的使用者，根本不知道還有一種優美的追求永久的文藝作品，它是超乎一切，為人類根性之核心的探求而存在着的。「時代的喇叭」這一要求固為一般的批評家所應堅持，而超乎一切不受時代限制的追求永久的作品自亦不該一口抹殺！「沒有內容」這句濫調如果用在這種場合，這一種武斷的批評家簡直是淺薄無聊在冒着一種極大的危險。——在做奴隸，同時在做罪人。

「沒有內容」已經成爲一種濫調了，這正有如電影批評家所慣用的「意識不正確」的濫調一樣，除與人以惡感而外可以說沒有別的。一部片子的好壞不因批評家的一言

而定終身，一篇作品的評價也決不因批評家的一句毫無意義的話而降落到如何程度；何況我們這文壇的批評界也正和電影的批評界一樣的黑幕重重呢？

「沒有內容」——在說這樣話的批評家能顯其淺薄無聊，而在被這句話批評的作者可以說是無損毫髮的。

但是，我們不能讓這個批評界永遠這樣「沒有內容」下去，我們需要對批評界倒串一齣檢討「沒有內容」的好戲，把現在的「沒有內容」的批評家赤裸裸的解剖出來！

所以，我希望蘇汶君能夠更進一步，把「惡意的抹殺和絕對的無知，這二者是終於有一天要被揭破的」這句話裏所謂「終於有一天」何妨就馬上把它發動起來！

我主張，嚴厲的攻打「沒有內容」的批評界的營壘。

七，廿七，上海。

道 路 月 刊

第四十四卷二期號要目

七月十五日出版

日本之路政	陸丹
監犯路路之實行	林先
道路路拱之設計	顧城
江蘇省之公路建設	楊任
實行兵工築路	楊任
公路管理法	楊任
大夏民衆教育實驗區舉行築路運動之經過	許虎
廣州市夜教育的巡禮	西得
抗雜遊寫	晚得
包臨途中	寄紫

大册二角全元
 出版者
 上海勞神路六〇八號
 中華全國建設協會



轉換期苦悶

笑 鶯

「再會吧，上海！」

這一有着「病西施」綽號的少女苦苦，擁着流行式的輕裘皮大衣，冒着殘冬之夜的嚴寒，孤立在船舷走道上的隅，遙對着燈火闌珊的都市作這樣憂鬱式的告別。

現在已經是午夜三時左右，因為是除夕，連串的鞭炮聲此起彼伏的熱鬧異常，近輪埠的幾家商號放着震耳的天地響，有的人家在雜亂的合敲着賀年的「八翻」鑼鼓，浸沉在這緊張的氣氛中，上海，這謎一般的離奇的怪物今夜是吞煙吐火，格外的顯得不平凡。

船定黎明啓碇，機器間這時不斷的在加着煤，祇看見一隻粗大的手臂緊握住笨重的鐵鏈迅速的往火口裏送，火鏟發狂的向外竄，像燒煤的在心焦似的。這隻船，照例的絕早要駛出吳淞口，在大海裏飄上許多天，終點是南國的

廣州。這隻船的班期恰巧輪在大除夕，是劃年代的；在稀少的旅客當中，苦苦這時的心情也有點劃年代的疲乏與興奮。

啓重機艙轉動的升起來又跌下去；輪埠浮碼頭的鐵棚側的瓦斯燈光耀在那麼黑的江面上，好像是一層烏魚皮浮在那里，黑裏透着亮光。小划子多數收攏藏在避風的浮碼頭的橋洞裏，看不大清楚，像是一窺小鴨子；這一窺小鴨子一點的抵抗力量沒有，被江上的風一波及，頭尾就自然而然的顛擺出「滑達滑達」的聲音。再遠一些，停泊在江心的幾千萬噸重的軍艦，生了根那麼穩重；亮着紅綠燈的小汽艇來回的在接送那些不戴着厚呢軍帽爛醉的水兵，從這裏到那裏，快得像一隻箭，有時候還那麼勇猛的確空叫出來：

「噠……」這一個有力的單調的叫聲劃破了空間的沉悶，含着多量的怒意似的拖長得那麼悠久。

外白渡橋上的燈光雪亮，沒有車輛，——Bar, Tram, 這時候很少機會出現，遮掩不了它祇賸有幾根鋼骨的醜態，正和上海的外表一般的得不到的歡喜。但是，這數得清幾根鋼骨堆搭起來的足以代表都市物質文明的外白渡橋的建築，在黎明時候就與它永別，就不會再見到它的苦苦的眼中，多少總有點依戀的情緒。（這時候的離人的心情是說不出的淒涼和酸辛，對於視線所接觸到的水裏和岸上的一切。）

「再會吧，上海！」

苦苦苦苦的這樣逼了這一聲出來。

一小時前她在許導演家裏吃了除夕酒，許太太夠得上是寬宏大量的，明知道她在追求許導演，非但對她沒有憎恨的表示，而且還鼓勵她從事業一方面努力完全新女性的性格，若若簡直感愧得無地自容；不過，許導演今夜單獨請她赴宴，似乎特別致意為她介紹他的太太和子女，用意所在，若若是很明白的。因為她明白他的用意，也就明白了自己的痛苦，她屢次極力遏抑下情感的悲憤和他們周旋着。——有兩次她的笑簡直和哭一樣。這個，不但是許導演和許太太未曾留意到，就是她自己一點也沒有覺得；她的神經是被這些出乎意外的刺激像鐵錐子錐着一樣麻木了

，沒有思想，沒有感覺，沒有主張。

她在這樣的精力的真空狀態裏胡亂的喝了許多酒，許多素來歡喜吃的菜儘管守望着她而她就終夜沒有下過筷子；臨到苦笑着告謝了他們夫婦兩個走出來，在她飯後坐的沙發旁邊的痰盂裏面留下很多的烟蒂；她實在太苦惱了。

一踏出許導演的家門，她的眼淚就默默的掉下來，淌到嘴唇邊，她才知道眼淚的味道是鹹的。這時候，她仍舊是沒有思想，沒有感覺，沒有主張；她一個人在夜深的大都市中作夢遊者無意識的行動。

（忘了她的家，忘了家裏的貓，忘了走到什麼地方去，忘了這樣走着幹什麼，也許她也忘了世界上還有她自己，以及她自己的愛人和仇敵。）

從許導演家裏出來，跟跣的走過聖母院，走過公孫靠馬路邊的外圍牆，走過幾家奏着淫蕩的樂曲的Night Club，走過好幾條陰暗的街堂，到了那一條把兩個租界分割成直線的愛多亞路。愛多亞路，這一混血兒上空的燈亮得如同一大串小月亮，她也是一顆小月亮，但是孤獨的。

許導演有着男性的體格與氣概，她愛着他；這理由是很微妙的。自從她由舞台跳上銀幕以來，沒有一天不和他厮混着，就是在病中，她也每天勉強來到攝影場裏，好像

不見他一面心裏就怪不舒服似的。她這樣熱情的戀着他，自然有她的一種趣味，而許導演是有着家室的，不容許她那種趣味有更高度的發展，但是許導演也有着豐富的情感，對於苦苦這樣一個女性覺得不容易對付，心裏志忑着，自然也就陷在苦悶裏了。

苦苦這種戀愛的方式好像有了一種定型，過去也戀着幾個有家室的，結果當然是慘；可是苦苦對於男性發生趣味好像就在這裏，好像有意的把她的人生意義寄托在悲劇的命運裏，讓她一再的嘗着那種苦味的毒酒，自己就夠滿足了。顯然的，她對許導演有着更大的慾求，這是春潮影片公司裏每個職員與演員都能夠從她的態度上推想出來的。

有一次，恐怕是中秋節的夜裏吧；那一夜公司裏所有的人都在南方酒家聚餐，喝醉了酒由許導演送她回去，一路上她說了許多瘋話，做了好幾次放蕩的姿態，她心裏盤算着這一次該把他捕獲了，可是，在她家裏她執意不肯脫了鞋子，說是就要走的。其實，脫鞋子的事情很小，她不過這樣試試他，許導演既然不答應，她也就不勉強他，祇淡淡說：

「一個人的慾望不能達到，那是多麼殘忍的事情！」

可是許導演倫理觀念很重，就在這一刻那很容易失足的時候，他被倫理這傢伙包圍了起來，當他想到結髮多年的許太太，眉目清秀的小兒女的時候，他就就毅然的向她說：

「是的；那是多麼殘忍，破壞了一個家庭！」

「總不比殺害一個人更殘忍吧？」

他希望這句話能挑動他。

「那我；」許導演瞞着她下了決心，「那我寧願殺害一個人！」

「那你，那你；」她受了許導演這句殘忍的懲罰，又氣又惱得不知道怎樣是好，最後她意識到應該這樣說了，「那你趁早出去吧！」

「我不忍。」

「知道了！」

「我實在不忍……家庭……妻子，兒女……」

許導演看她生了氣，嘴裏囁囁着。

「知道了！」

拍的一聲她把銀色高跟鞋順手脫下擱了多遠，像沒殼蝸牛那樣把身子蜷縮在淡紅色的錦被上，狠狠的對他點着房門外邊。

「你出去，馬上給我出去！」

「就是了！」

腳向房門口移動，忽然又停止了。

「要不要我買點水果？」許導演回過頭來問。

「不要；」很堅決的。

「你酒喝得太多了！」

「你別管我。」

許導演覺得今夜實在掃興，無精打采的慢慢的走了去。

一九三×年的月光曲從東鄰的窗口裏飄了過來，苦，這一無異被許導演殺害了的女性，像沒殼蝸牛那樣縮在錦被上抽咽着。

以後，一連三天沒有到攝影場，還是許導演來賠了多，少不是重復又言歸於好。苦，這一自尊心甚重的女性會對她這樣解釋着那天夜裏完全是因為她喝醉了酒，心裏想着別的不開心的事情上去對他也就過分了一點。

「是的，過分了一點。」

想到那夜的情形，她忍不住又要哭了。

（一個人的性情與思想常常是矛盾的，愛了固然要愛，恨了還是要愛；住在都市的人討厭工廠筆直的烟囱，討

厭那些為生活鬥爭的人的汗腥臭，討厭殺害，討厭剝削，討厭欺騙，……可是另一面正又追求着天上與地下的樂園的享樂，雖然那也是一種欺騙。）

她對許導演這人發生一種矛盾的興趣，總以為從他身上可以得到點什麼；可以得到點什麼呢？她現在是知道了。她受了未來的欺騙。

愛多亞路天空的燈亮得如同一大串小月亮，她也是一顆小月亮，但是孤獨的了。

劉老闆近來對她不像以前那麼迷戀，說不上三句話就朝她嘆氣，說她的片子賣不了錢，江上的悲劇反餓了四塊錢的本。

「如何得了，如何得了？」

這意思含有另一種暗示，她知道的；但是，劉老闆沒有像許導演那樣的男性的體格與氣概，她當然是不會發生趣味。她也知道劉老闆所以把她請了來，不是完全為了叫她演戲，暗地裏是想叫她對他發生興趣的。她明知道這個而不肯給他，劉老闆自然有點憤懣，她自己這樣對待劉老闆未免也就太過於殘忍了。

「苦昔的片子真的賣不了錢嗎？」

許多人替她這樣考慮過，其實，這不過是劉老闆故意這麼說着暗示她投降罷了。

（小商人的頭腦是怪聰明的，他知道怎樣用陰險的手段剝奪女人的名譽，拿愛情是以物質條件決定的方式來克服她的信心，奪取她所不願施與的真操。）

劉老闆壓逼她對他發生興趣，許導演的倫理觀念過重，又不能使她的興趣得到更高度的發展；而且，真的，爲了一己的私慾——想霸佔一個賢妻良母的丈夫——到後來要弄到人家家庭毀滅了，這種殘忍的事情實在要比一個人被殺害的來得嚴重的多。一個人爲什麼不做點有益社會的事情，自己是從痛苦中掙扎過來的，現在這麼善後，人家說起來「女人終究是女人呀，」難道是女人就不能做點非女人的事情嗎？（這時代，「女人」的意義應該擴大些，女人不應該追求享樂，她應該追求痛苦。）許太太勉勵自己從事業一方面完全新女性的人格，許導演也常向她這麼解勸，究竟做點什麼事業去呢？

想到這裏，她猶豫着。

愛多亞路一直通到外灘，江面上破空傳來「噠，噠，

……」單調的沉悶的叫聲，這一種有力的暗示使她全身的筋脈都活動了起來，下意識的感到一種興奮，馬上決定動

身到廣州去了。廣州，那裏有着一種代表全國人民的新勢力在產生着，據劍青的來信說，是頗有希望的。不過，劍青的來信是在八月節前，那時候因爲她自己沉迷在個人的享樂中，連覆信都沒有給他一封，現在要去，不能不費了躊酌。

時候已經不早，遠近的鞭炮聲點綴出大除夕的不平凡來，「劈劈拍拍」的，苦苦如同孤身在槍林彈雨中躲閃着。連忙趕回家，已經是午夜二時半；翻看當日的報紙之後，她知道黎明就有隻船出口，恰巧是開往廣州的。她匆忙的理了理隨身動用的東西塞在一個小提箱裏，吩咐睡得正酣的安徽娘姨替她暫時看管着家，又丟了些錢給她。那個安徽娘姨在睡夢中糊泥糊塗的答應了一句，翻個身又睡熟了。

一切妥當之後，她抱起心愛的那隻睡在沙發裏的小花貓，吻着牠的頭，臉，嘴和鼻子。她的眼淚不由的掉下來，落在黑的白的毛叢裏，閃着一片濕潤的光輝。不知在什麼時候，她放下貓，提了箱子拭着眼淚慢慢踱了出去。

（這個家是不屬於她的了吧？）

現在，好容易捕買了船票，她是孤立在船舷走道上的。一陣，冒着殘冬之夜的嚴寒，苦苦的追憶着這轉換期前的

一切被辱罵，被欺騙，被壓迫，被玩弄的生活的斷片。——這許多生活的斷片現在復行在她眼中看起來，是和支架着白渡橋的幾根灰黯的鋼骨沒有什麼兩樣的。

二

京滬鐵路（那時候叫滬甯）的下行車這晚上八點鐘就開進北站，帶來了大批旅客；這一由北平（那時候叫北京）特地來找尋她的年青的叔叔學生裝束的少女苔苔，由車廂裏下來走到月台上，夾在人叢裏一邊慢步的走着一邊用她那副熱情的眼四下搜尋着有沒有人來接她，到了驗票口，證明她是失望了。

「爲什麼他不來呢？」

她心裏這樣付度着。這時候，很多旅館裏接客的圍住她遞帖子，她忽然想起了一件東西，連忙打開箱子，由裏面取出一個中式的信封來，上面寫着：「法租界××路××坊××號蔣寄。」這東西像對她有着很大的安慰，嘴角上不由的露出一絲微笑來。她的步伐也矯健得多了，一眨眼穿出了人羣，就到了北站的出入口，漸漸的那個苗條的背影消失在滿佈出入口外廂的黑暗裏了。

半小時之後，苔苔坐的人力車停在××坊門前，付了

車資，她袋裏僅剩了兩角銀毫一枚。這對她是一個莫大的威脅，萬一找不到他怎樣的生活下去？苔苔由北平來就沒有多錢，一路上省吃簡用勉強到上海，現在她知道袋裏祇有這唯一的兩角銀毫了，心裏不免有些恐慌起來。

她懶懶的走進××坊，××號的房子是找到了，但是她所找的人，那個年青的姓蔣的叔叔，據裏面人回答是在半月前已經搬去離此不遠的另外一處地方。幸虧還知道地點以及門牌號數，裏面人告訴了她，總算還有點希望。她重新退了出來，依照人家告訴她的方向慢慢的尋找過去，果然不多遠，在××路與××路快要交叉的轉角地點她找到了××村；××村的弄堂裏電燈雪亮，房子好像是新建的很是華美，從外表上可以斷定是高貴的住宅區域，比起××坊來又是一番氣概了。

在第二弄底，她找到了××號，掀了電鈴門簾開了，由裏面塞出一個粗眉大眼的女人來。

「找誰？」

「這裏可有一位蔣先生？」

「蔣先生？唉唉！」那女人朝她身上打量着，瞧着她的手提箱，「可是，現在他已經出去了！」

「可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這沒有一定！」

「那我進去等他好了；」

「這個，」那女人想用手阻攔她，「我是不能做主的

！」

「那不要緊；我是他的姪女，剛從北平來的。」

說到「姪女」兩個字，她臉上不由的紅了一紅，好像

這秘密爲這女人猜透了似的。

「既然這樣就讓你進來吧！」

那女人無可奈何的讓她走進來隨手又把門關上，一點

沒有表情的祇管在前頭走，苦苦跟着她，上了樓梯，被領進一間寬大的房裏。

「你就坐在這兒吧！」那女人命令似的叫她坐在靠窗口的沙發發上。

「是啦！」有點氣惱那女人太對她沒有禮貌。

剛坐下來，聞到一股濃郁的香味，這提醒她對這屋子不得不注意一下了。

這屋子裏的一切陳設十分華美，家具都是西式的，那三面大玻璃鏡子的梳粧台上堆滿了香水精，巴黎粉，紫羅蘭香皂，口紅盒子；這些，都是女人用的小玩意，現在，明明白白是陳列在他住的這間屋子裏，這可怪了。

「這兒不是蔣先生獨個兒住嗎？」

她連忙掉轉頭來問那女人，那女人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走出這間屋子。當然沒有人來回答她了。

（她心裏很氣那女人，茶也不倒一鍾就不聲不響的走了，這間屋子不是自己的一樣嗎？如果她是老媽子一定叫他歇了她，自己的秘密絕不能讓她知道的，是的。）

於是，她更仔細的注視這屋子裏的一切，一件東西一件東西的看過來，她發現床前呢毯上放着兩雙拖鞋，有一雙綉了花的顯然是女人的，還有，正對着床位的綠漆漆過的牆壁上掛着一張兩人合攝的照片，那裏面兩個人的態態和她自己與他曾經在北平合攝的那一張留作紀念的一樣的親切，那裏面的人物是誰呢？她不得不跑去仔細的看了。

這一看可把她氣壞了，男的就是她叔叔，女的不認得；由這張照片推想到他們兩個人的關係，和她自己與他在北平的時候的關係，可以肯定的說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她看看擺在床前的綉花拖鞋，又回頭看看照片裏的女人，再看看堆滿在梳粧台上的許多化妝品，她真苦惱得要哭出來了。

（世間上一切都是欺騙，神聖的愛情也不能夠例外的

，苔苔處女的貞操第一次喪失給亂倫的惡魔手裏，這不過是，在她的一生之中，才開始受到不幸的欺騙的教訓而已。

她一個人偷偷的哭了起來，那麼淒慘，像死了什麼親切的人似的。

哭了半天，已經夠疲乏了。晚春之夜的下弦月遲遲的爬到窗檻上，外邊是一片銀色的海；她站了起來伏住窗檻凝望着滿佈在對過屋脊上的銀輝，那些屋瓦在月光下閃着魚鱗般的光彩。這閃閃的含有一種詩意的光彩，漸漸的把她帶入憂鬱的沉思中去了。

這樣，一直等到月色西斜他才回來。

跟在他後面進來的就是照片裏那個風韻可人的少婦，畫了兩道長眉，嘴唇上塗了硃砂，左頰的一顆黑痣，更增加她的嫵媚。這女人有的是一對驢眼睛，看起來的姿態特別有着藝術的成份；這樣一個完全都市裏的典型的女人，苔苔無論如何是比不上的，一見這女人，苔苔就覺得羞怯起來了。

他，這年青的叔叔見到是苔苔，顯然的有點不高興。用一種極冷淡的口氣問她：

「你怎會來到這裏的？」

「從北平找來的，」

「呵！」他的眉頭緊皺着，不大願意多說似的。

「這位是誰？」長眉毛女人走近了她。

「我的姪女；」

「姪女？那很好。」轉身又向着她，「候了多久了吧？」

？」

「噫……」苔苔有點不大願意回答她，「唉！」

長眉毛女人略為注視了她一下，馬上高聲喊「張媽」

，張媽一進來就遭了她埋怨。

「怎麼不倒茶呢？」

茶倒好了，又關照弄點心；這當兒長眉毛女人就機會

在苔苔身邊坐下，和她表示親愛的攀談起來。

他，這一年青的叔叔像犯了一樁大心事，低着頭在房裏踱來踱去，並沒有注意她們談的什麼。

過了些時，點心送進來了，大家坐擁在一塊吃。苔苔想着心事，愁悶的光看着不想抓起筷子，長眉毛女人笑着勸她不用客氣，說是自家的姪女還用得着這樣嗎？苔苔不得已祇好抓起筷子夾了兩口往口裏送。

「苔苔，為什麼你不住在北平呢？」

這一年青的叔叔，大概已經有了主意，這樣問着她。

「爸爸罵我，我已經有了孕；這真是不名譽的事情！爲了你，唉！他們趕我走了！」

「誰？」

「爸爸，二哥，還有許多親眷……」

「這真是笑話，難道你這樣一個新時代的女性還對舊禮教屈服嗎？」

「不是這樣啦；他們不容我這個人了！」

「那你應該反抗呀！」

「反抗；是的！」若若記起第一次失身於他他也是對她這麼說的，「無論犯什麼大罪我都不願意反抗到底，不過，……」

「不過什麼？」

「我是有了孕的人了！」

「有孕便怎麼樣呢？」

「你，你應該；」下了很大的決心說了，「你應該生死和我在一塊兒！」

長眉毛女人聽他們講到這裏。才知道姪女原來是她的情敵，馬上鐵青着面孔使勁的把桌子一推，氣憤憤的站了起來。

「我走好了！讓你們生死在一塊兒！……我走好了！」

我的錢呢？我的存摺呢？我的手飾呢？好！你通通還給我吧！我馬上就走好了！」

若若站了起來，他也慌得站了起來。

這時候，他又得採取革命的手腕了；連忙拖住咆哮着的長眉毛女人，由她錢袋裏拿出四五張五元的鈔票來遞給正在抽咽着的若若，叫她拿着另去生活。若若本不願意接受的，但是自己袋裏祇剩一枚兩角銀毫，自付非拿了是不能生活的了。於是，拿過來往袋裏一塞，回身提了箱子哭着往外跑。

走到大門外邊，他也跟了出來；倉促的祇對她說了一聲像是在表示他的心跡的話：

「她是一個寡婦，我用了她很多錢。」

「狗傢伙！」她頭也不回的走了。

三

一轉眼又是秋天了。

秋天，上海是不覺得寂寞的。若若住到這貧民區來每天有她的事情做；洗衣服，汲水，洗菜，燒飯，到滬西橡膠廠做工。每天有這麼許多事情。她已經習慣了耐勞的性恪，她已經和住在這貧民區裏的其他男女一樣的養成了耐

習慣，她是一個好強的女性，一切都不甘落在人家後面的，不過，近來她的肚子是越來越高，高得有如一口鍋覆在上面，做事總覺得有些不便當。而且，據有經驗的人講，她肚裏的小生命無須再久的時間就要出世了。於是，她又開始憧憬着小生命出世後的比較有趣味的生活來，同時，對於小生命怎樣出世的問題又懷了一層疑慮。

上個星期起，她就暫時不去做工了；晚上，她對介紹她的房東吳老頭和吳媽媽說：

「早晚我怕要生養了，廠裏不能去了！」

「是的。是的；」吳媽媽的影子在燈光裏閃視。「我早就想對你講了！」

「吳伯伯！暫時不去不要緊吧？」

吳老頭正蹲在灶上劈柴，似乎沒有留意聽到，也許因為劈柴的聲音太大了點。

還是吳媽媽應着：「代你請假就是了。」

「那末，真是費心了！」

她笑着感謝吳媽媽。

「不過，多了日子不行；外國人的事情很難辦的。」這時候，吳媽媽看見吳老頭拿着柴火走了過來就對他說：「你說對不對？」

「唉！」吳老頭彎着腰把柴放在壁角裏。「外國資本家不大肯對中國做工的客氣的！」

「這真有點為難。」苔苔笑着點點自己的肚子。「不知道那一天他才出來呢！」

「祇好弄到那裏是那裏了！」

吳媽媽也沒有主意。

「唉，就祇好這樣；廠裏沒有得做，再找好了！」

吳老頭累了一天，又劈了柴，這時候須要休息了，說着一屁股坐在板床上。

第二天起，苔苔就不去廠裏了。

住在閣樓上的同居人是一個孤身男子，年紀也祇有二十多歲，左叢眉裏有塊小疤，看上去怪斯文也怪粗暴的，常常夜裏出去，白天在家睡覺。苔苔起先就對這人發生興趣，不過自己要做工，而他晚上又不常在家，所以從夏天到現在，沒說過三句話。現在，苔苔是在家的時間比較多了，和他談話的機會也比較多了，從他的談吐裏，她知道他也是個有知識的有志的青年，因為不得意，困守在這裏。有一次，她大膽的問他夜裏在些什麼地方，那男的朝她笑笑，沒有回答什麼，她疑心他倒不要是個賊吧，反而替他担心起來。

昨天，那男的出去的時間提早了些，天還沒有斷黑；
若若正坐在門口洗衣裳，她一眼看見那人老穿着那麼一件
舊而又污穢的深藍長衫，於是對他說：

「明天你這衣服脫給我洗吧！」

「好的；」那男的笑了笑，「多謝你了！」

「住在一起用什麼客氣？」

「不是這樣講呵，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怎敢煩勞你呢
？况且，……」

「你，你究竟夜裏做些什麼呢？」若若忽然又想起了
這樣問他。

「沒有什麼。」

「上海這地方不是好耍的！」

「沒有什麼。」仍舊隨意的應着。

「那太危險哪！」若若的臉拉得長長的，當他是個賊
想拿這表情來嚇退他。

「計較不了這許多了一」很沉着的很大方的回答着。

「那你，」她有點不好意思再說，「難道沒有別的謀

生方法嗎？」

「什麼！你當我是個賊嗎？女人！唉！」

那男的氣呼呼的走了。

「他是個做什麼的呢？」

若若爲了這一個疑問，一夜沒有睡得着，快要天亮，
她聽見那男的回來打開了門，摸索着上了攔樓，嚶嚶嚶
的不知在做些什麼，以後，她自己就漸漸的模糊了。

今天中飯後，那男的起來了，他把那件長衫送給若若
洗，並且陪着笑臉叫她不要動氣，說是她的真情實在可感
，不過，他實在不是個賊，他另外有許多事情要在夜裏做
罷了。「究竟做些什麼呢？」，那男的還是沒有對她說出
來。不過，若若這時也知道自己的短處了，除了做賊而外
難道就沒有別的事情在夜裏做嗎？譬如敲更，巡捕，做夜
工；都是夜裏做的事情。自己的見識太淺薄了，難怪人家
聽了要動氣。可是，他今天反來賠不是，這個人可特別了
，若若對於他更發生了興趣。

這一下午，他們兩個人談了很多話；她知道那男的叫
鄭劍青，他也知道她叫若若了。

以後，劍青似乎特別的忙；若若因爲自己快要臨產，
寫了好幾封信寄給上海的產科醫院，懇求他們能夠免費收
容她替她接生，可是這一個哀告有如石沉大海，沒有一家
肯拿出慈善家的面孔來理睬她。最後，她意外的接了一封
醫務主任署名的覆信，內容大概說可以盡力給她幫助，這

意思當然是可以免費了。她真喜歡，馬上盡所有的錢買了好些布回來替小生命做衣裳；不過，她沒有剪裁的經驗，翻來覆去的弄不成個樣子，還虧吳媽媽幫了她的忙，總算勉強的把幾件小衣裳做成功了。（這時候，她是如何的欣喜啊！）

這一天晚上，吳老頭吳媽媽照例的從廠裏回來了，帶來一個不好的消息；廠裏因為減價傾銷橡膠出品的結果，外國資本家虧蝕了好些本錢，現在由他們想了一個毒法子，要從工人身上來剝削，一律減少工資，作為補償。工人當然不答應，吳老頭也很起勁的反對，這幾天以來就醞釀着罷工了。如果一旦罷起工來，成敗利鈍是不能預先知道的；大家的嘴又不能夠餓着，多少得有點問題在裏邊了。苦苦聽了這個消息，也愁起了眉，關心着吳老頭吳媽媽以及廠裏更多的大家的生活，不但是她自己。

（吳老頭爲着正義不能不爭，雖然一想到「成敗」兩個字上就要連聲嘆氣。）

這一夜，劍青仍舊沒有回來，苦苦更覺得空前的寂寞與恐怖。

（這才是大風雨的前夕呢。）

第二天黎明，吳老頭吳媽媽一早就進廠去了。屋裏光

剩她一個人。她照例的做了點事情之後，覺得肚子微微的有些痛，裏面像有個東西在動着，她以爲是要臨盆了，馬上拿了那一小包已經做成的小衣裳，急忙的把門帶上往馬路上跑。她連坐車子都沒有錢啦！

總算是造化，趕到那家容許她免費接生的產科醫院裏，不久就很順利的生了產，可是孩子因爲先天不足的緣故落地就死了！

她起先還不知道，等待神清志楚了的時候，她看見自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做成功的小衣裳還是包着放在那裏，她才想到問起小孩子。

「壞啦！」看護小姐怕煩似的叫着。

「壞啦？」這第一次做母親的人是不知道這個術語的，「怎樣壞啦！」

「死啦！」

「阿呀！怎麼會死啦？」她急得要爬起來。

「死就死啦！怎麼會死的？你們這種人真不知足，留你多活上幾年已經是夠萬幸的啦！」接着是輕蔑的眼光朝她一瞥。

「阿呀呀，死啦！阿呀呀，怎麼會死啦！」

苦苦大聲的哭了起來，看着那包原封不動的小衣裳，

她更其哭得厲害了。

到了第三天中午，外面正蕭條的下着連綿的秋雨；她這一間屋子裏忽然鑽進一個中年的紳士模樣的大塊頭進來，朝她略為注視一下便又走了出去。看護小姐正打外邊進來，恰巧碰着，她連忙笑起了說：

「阿喲，魯院長回來啦！」

「嗯呢；」大塊頭院長很不高興的樣子，略為點點頭三脚兩步跨進辦公室。

若若意識到要有什麼事情發生了，連忙坐了起來傾聽着外面。

在辦公室裏，魯院長對醫務主任發反氣。

「你爲什麼自由作主的答應她？」

「人家怪苦的，你又不在此。」

「苦就不要來這裏好了！你這人，真是，太不懂事情了！你想想看，這一下子醫院裏要損失多少，我姓魯的辦醫院是想賺它兩個，不是來做好事的，你這人太過自由作主！」魯院長越說越氣，最後更對醫務主任不客氣了，「要像這個樣子，你就替我走吧！」

「魯院長！噯！魯院長！」

醫務主任一肚子的悶氣沒有勇氣發洩出來，聽着魯院

長叫他走，更沒有胆量了。

「那我叫媽馬上走吧；」

「那由你！」魯院長把帽子丟了多遠。

「魯院長！噯！魯院長！」

醫務主任戰戰兢兢的站了起來。

若若聽到這裏，又氣又惱，低頭一反省也就了了。

（這個社會是沒有同情的，更無所謂憐憫；有同情心的人是不適於生存的。目前，一切道德人格都成商品化了，高貴的產科醫院院長祇不過是知道爲高貴的太太們盡忠服務的小商人，小奴隸罷了。）

若若了然了這一切，自動的要求出院；連生養日起搭頭祇有三天，臉上是一點血色沒有，像一張紙，又沒有氣力，但是，她是走了，在醫院大門外邊，在秋天的街上，在秋天的雨裏。

（她的身體就這樣弄壞了。）

回到家裏，家裏，是大大的變了！

吳媽媽睡在板床上哼，吳老頭不在，劍青也不在。吳媽媽見是若若來了，哼得更悽慘，未說話先流了眼淚，若若看到這樣兒，觸起了自己的心事，不問好歹也就哭泣起來。哭到後來，吳媽媽叫她把她衣裳拉起來看，背上，

腰裏，腿上海些青紫色的傷痕，有的地方還腫了起來。苦若見了吃了一嚇些。

「怎麼啦？」

吳媽媽告訴她：前天罷工，被巡捕打傷；吳老頭被捉進巡捕房，劍青是主動人，早就爲人注意了，現在上海不能再留，不知避到什麼地方去了。想不到這一次失敗到這種田地，家敗人亡，大家都觸了霉頭！

「劍青？是擱樓上的嗎？」

「噢」吳媽媽痛苦的應着，「唉喲！」

「那他是幹什麼的？」

「革命黨呀！」

「革命黨？啊啊，革命黨！」苦若如夢初覺似的想起了劍青每天夜裏出去的情形，「怪不得他不肯對我說呢！」

「他們，唉喲！他們是祕密的！」

吳媽媽一邊呻吟着一邊對她談着。

「簡直和賊一樣！」

「是囉！」

（革命黨人祇有犧牲，連名譽都沒有，有時候被人當作賊，其實，革命黨人就是賊的人格昇華，他開闢出一

個自由平等的天地來。）

「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對於劍青，這樣一個能夠發生興趣的青年，她永遠這樣懷想着。

四

現在，苦若是脫離貧苦的生活和耐勞的習慣了。

她打扮得很嫵媚的每天上公司的寫字間，幫助人家抄寫點東西，星期日空閑的時候她也知道把她的興趣寄托在音樂裏面，常常晚上到音樂會去。她也不再住在那個貧民區域裏了，自從在報紙上找到了這個職業以後。她現在住的是一間寬大的亭子間，在北四川路的中段，那叫着××里的房子總算是看得上眼的。

公司經理是個中年人，嘴上留了一撮小鬍子，這個人的色慾很旺，眼時周圍終年帶着青灰色的圈子，這好像是個記號。她祇知道這經理姓林，是福建的僑商，很有些家產，別的不大知道了。苦若初來這裏，林經理就特別對她表示親暱，常常把應該她抄寫的東西交給別的人，讓她空着；她也樂得自在些，裝着不知道坐到下寫字間的時間回去。從林經理種種態度方面推想起來，是不難知道他對

若若有着別種用意的，若若明知道他想佔有自己，越發自重矜持起來，就是笑也不輕易對他笑的。林經理好像一隻餓虎似的顛撲不着這一塊又白又嫩的肥肉，有時候在寫字間裏亂竄，她不知道從那裏學來了操縱的法子，老是那麼冷淡的對待着他。這一天，林經理想了個主意，買了一件時式的皮大衣，親自送到若若家裏，對她說了好些討好的話，意思就想在她這裏住一夜了。

若若當然不以爲這樣就滿足的。

「一件大衣，這算得了什麼？我可以爲了這個出賣肉體嗎？」

林經理知道有點轉機，他研究過女人的心理學。

「那由你說好了；無論什麼是在所不計的。你知道我，我是怎樣的爲你費了許多的心思？」

「不要談那些；」她輕蔑的一笑。

「祇要你肯，依你的條件好了。」

林經理這時候漸漸有點放蕩起來，伸手摟抱着她；若若的主意老早打好了，也就半推半就的不怎樣過分的拒絕。

這一夜，若若仍舊有些處女的羞怯，被老於此道的林經理累得乏了。

以後，若若是不上公司的寫字間去了，每天可以看見她穿着花色樸素的衣裳，臉上不施一些脂粉，提着小書箱，在往興華藝術學校裏去。她現在是由林經理津貼學費過着學校的生活了。她愛着文學，愛着音樂，愛着圖畫。她愛着一切的藝術。但是晚上回來，林經理是不會把她放鬆的，好像她之拿肉體來應酬他是一種必要的義務似的。

（愛好藝術的人多少是有點羅曼諾夫的，有着一種殺身成仁的精神，但也有着另一種甘於墮落的習慣。若若有了豐富的藝術的天才，爲了求知慾不惜把聖潔的肉體犧牲給色鬼蹂躪，世間上不少有這類行動出乎尋常的人，若若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這樣，若若精神上的確是快樂了，可是，這種精神上的快樂有時候是彌補不了肉體上的痛苦。若若在這矛盾的生活中混過了一個學期，對於藝術漸漸窺到了門徑，養成了一種嗜好，對於林經理，反而更加戀眷。她唯恐自己的精神不夠夜裏不足以體貼他，偷偷吃了興奮的藥劑，騷浪的逢迎着他，取媚着他，翻來覆去的總要使他，這一色慾很旺的中年的男子盡興。爲了這層緣故，往往白天裏越發沒有精神起來，她自己也感覺這也不是一種辦法了，爲

這事情深深的苦惱着。

林經理對苦苦不過是一時的興緻，日子一久也就覺得頹膩，對於她的信心也就失了。他起先是不常來苦苦家裏，後來索性不見面。苦苦到了這種地步；因為藝術這迷人的傢伙已經像鴉片烟一樣給她抽上了癮，不容易輕易的把它戒了，祇好不自愛起來。這時候，她就養成一種歡喜戀着有苦苦家人的習慣；有苦苦家的人是不願意佔有她的，她也隨時可以零沽着得些錢財。——由生理的需要變成生產的需要了。

不久，她加入了一個非職業的戲劇團體，在上海公演了兩次，她主演「卡門」。卡門這角色的個性很適合她，上演極有精采，於是，苦苦這名字在多數人的譽揚之下紅起來了。

苦苦這時候成了名，追求她的人越發多起來，她可以從容的從這許多人裏面選擇她所能夠發生興趣的，不像以前那樣亂不擇食的亂來了。這時候，她又搬在愚園路一家有花園的小洋房裏去住，自然有許多人給錢她揮霍的，於是，她漸漸的忘了北平的爸爸，忘了破壞她處女貞操的叔叔，忘了劍青，忘了林經理，忘了吳老頭吳媽媽，忘了橡膠廠，忘了醫院裏，忘了她現在所處的何等危險的地位，

這些，這些她現在是被個人的享樂主義迷失了本性，統給忘記了。

（小資產階級的女性雖然經過很多艱苦，意志始終是動搖的，她不能控制環境，她也不能改造環境。在沒有轉換之前，她始終是時代的廢物。）

就在這時候，很多有志的青年鄙視藝術的宮殿了，他們丟了歌譜，丟了彩筆，丟了寫生板，參加北伐的掃除軍閥的革命運動。苦苦是眼着着他們去了，她的心境是和秋天的天氣一樣的蕭殺。劍青，這一會經同她共過患難而又被她發生過興趣的青年，也許是從報紙上得到她的消息，在中秋節前就有過一封誠懇的信來叫她到廣州去，他現在是從上海飄流到廣州去了。當她接到他這一封信，根本就没有考慮過該怎樣回覆他；不過，劍青那時候穿的那件舊而又污穢的深藍色的長衫的影子好像輕輕的在她眼前掠過了一下，此外沒有什麼更深刻的印像了。

因為心境的不如意，再加上那次生養失了調養的緣故，時常多病。「病西施」的綽號就由許多人嘴裏替她叫出來了。

在她這多病的時期中，春潮影片公司劉老闆時常藉探病的理由來和她接近，終於訂了合同，算是他公司裏的人

了。劉老闆和林經理一樣是有着很大的企圖的，可是，沒有料到苦苔在進了他的公司之後，竟然熱戀着許導演起來，而他是無異上了她的大當。

她應該感謝劉老闆和許導演，她現在是跳出醉生夢死的深淵，黎明就踏上征途，走到光明大道上來了。

這許多過去的生活的斷片，現在回想起來，是和支架着外白渡橋的幾根灰黯的鋼骨沒有什麼兩樣，而且祇有更親切更適合些。

擁着流行式的輕裘皮大衣，仍舊禦不了殘冬之夜的嚴寒，孤立在船舷走道上好些時候，她想起該寫封信給許導演，復行走進12號房艙裏。

她在信上這樣寫着：

「許導演：

我現在是離你而去了，我不會再來討厭你，過去的一切當它已經是死了吧！你不是對我說過甯願殺害一個人嗎？是的，我現在在自己把自己殺害了吧！這算是我最後對於你的愛了！

你會疑心我去自殺嗎？不對的！我不是那樣不中用的女性，你放心好了。我現在到廣州去，那兒應該有很多人愛我；許太太的話不錯，我準備做到那一步

——把人格寄托在事業上。我是一個女人，非女人的事情，你也許會笑我不能幹吧？你等着瞧吧！

過去，我太自暴自棄了；現在是我贖罪的時候。

許太太是信仰耶穌教的，請她在上帝面前為我祝福吧！

上帝有靈的話，我一定得着許多勇氣。

家裏請你照應，必要的時候可以把房子退租，安徽娘姨給點錢讓她走；不過，我那隻心愛的小花貓請你務必留着養在身邊，那有如見到我一樣。劉老闆那裏也得給他一個信息，就說我為他跳海死啦！

由你家裏出來，就上了這隻船；到現在還沒有休息過，腦子裏很亂。天一亮我就不在這個江面上！

祝福你們！

「苦苔除夕，南行輪上。」

苦苔寫好了這封信，休息了些時，距離這隻船起槳的時間已經很近了。

啓重機嘎然的停止了；機器間祇聽見鐵鏈子響，另外叮叮噹噹的敲着信號；船上的人似乎特別忙碌，這一切，證明這隻船已在準備啓航。

又過些時，江面上微微看出些白茫茫的朝霧，這隻船拉直了喉嚨拚命的吼了三聲，船身漸漸的移動起來。

「再會吧，上海！」

國民語文與文學

銜生

在前期，爲了說明所謂大衆語之不能成立的前提，所謂大衆語之不能成爲其文，所謂大衆語之不足以做文學而至文化的工具；會約略地有國民語文意見之提出，作爲我文章的結論，及對於作家們正在探求如何建造文學語文而至文化工具工作的貢獻。

國民語文的意見，因爲文章的題目原先不是國民語文，不過附筆說了大綱；不但不能令人滿意，（禮拜六之麟父君）中國文學的語文問題文中，即有此表示。）即自己也很不滿意。

對於國民語文的建設，我的意見是：以通行的白話，即國語爲基礎。而採用滲附以淺明易解的文言文的字彙成語，由外國輸入的語彙詞彙，以及有文理可解而具有較大的普遍性的土語方言。

通行的白話，即是現在爲不同地域的人見面所說的話，即是全國學校所教授的國語。此種國語，不但在藍青官話語言支配統下南北各省的人容易聽得懂，即在另一語言系統的廣東或福建的人，受過教育的，都聽得懂說得過來。藉了十幾年來教育的力量，現在可以說已經成爲我國的標準語了。以此種語言作爲國民語文的基礎，實在沒有一種語言比牠更普遍而更適宜。

關於方言土語，曹聚仁先生和我談論這個問題時，也認爲他的意見和我不同，因爲我在社會週報所發表否定大衆語文意見的文章，說過土話方面，缺乏普遍性。是的，我是承認與曹先生的意見是不同的。我自始至終，都是認定方言土語的文學，不夠稱得上所謂大衆文學，更不足以言國民語文學。以一種聽不懂，看不懂的土語方言做文學而至文化工具，實在是不可能。因爲方言土語，不但缺少文學而至文化的條件，而且沒有給人看得清楚的面目，至說到以那一省一縣的方言做標準，問題那當然更不容易解答了。

我在報上似乎見到，有人主張將中國分為幾個語言區，漸欲做到「大衆語」的地步，那是不通而又不通之論，他們忘了我國除了文字之外，可以統一的，就是現在的國語。現在要將此國語廢棄，另以方言土語分語言區，那簡直要分幾種可統一的文化與語言。自然，他們是政治宣傳員，如像軍閥要劃分軍區一樣，但站在國家文化立場，此種淺見，是應該加以反對，不管他們在理論與事實，能否說得通行得通。

國語，是說得出，寫得出的；不但可成爲語，而又可成爲文，此種國語文，雖然因爲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沒有完成他們的任務，便妥協與躲避起來；而國語的創造者，也祇能以之做中小學的教本，沒有努力使之成爲文學而至文化的工具，使國語文不能長成，做文學而至文化的健全工具，那是很可惜。但是，此國語已經爲文學而至文化樹立很好很普遍的基礎，那不能抹煞牠的價值。所以問題不是國語不應該反對，而是應該如何健全之而爲文學而至文化的工具。要健全國語而爲國民語文，第一，要採用滲附以文言文的詞彙成語。因爲文言文之艱深難懂的文句，雖不可用，而其淺明易懂的文言詞彙成語，有許多已經成爲普遍而雅潔的白話，用起來不但說話可聽，寫起來也簡練可愛。譬如「愛莫能助」的句子，是很淺明易懂的，比之「我雖然愛你，但我不能助你呀，」實經濟得多。又如「大雪紛飛」的句子，也比那「大雪紛紛的下着」的句子，特別來得有神韻。如「和盤托出」，「口蜜腹劍」之類，已經成爲俗語了。這是關於文言文成語的觀法，至詞彙方面，如「唐突」，這個動作，事實上不是什麼白話方言所能達出的。如「巧婦」，這個名詞，也非什麼白話方言所能簡單說明的。此類成語與詞彙，採用滲附於國語之中而成爲國民語文，不但見阻礙，而且很適合。

我國現在可以配稱統一的祇是文言文已經說過多次了。此種淺明的文言文，實足以增加國民語的勁。並且文字的進化，是有遺傳的，在文字的血統上，後代的文字，是不能否定前代的血統，一切有機無機的物，其變化是有根據，不是憑空掉下的。文字的進化與變更，不能離開現實的常軌，白話文之所以不能不帶有若干文言文的色彩，不是什麼封建思想未除，而是文化的遺傳使然。我在前期說過：「哥白尼發現地動之說，是要以舊天文學做基礎，克白雷發見行星軌道橢圓說，也以哥白尼的學說做基礎。國民語文之採用文言文的成語和詞彙，不能說是迷戀前代的僵尸，而是保全先人一

部良好的氣質。」

文言之所以要反對，是因為他已經失掉現代文化的使用價值，不能做現代文化的使用的工具，說代表什麼封建思想與意識，是一個膚淺的幼稚而盲目的政治武斷。這種思想的分別，他們不知鄭板橋的文言文，可以寫出社會的生活，不知張恨水式的小說，也可以寫出封建思想。文言文該反對的，是此工具太舊式了，兼是笨拙與殘缺，在文學的術語來說，這是技術問題，不是內容或意識問題。反對文言文，應該本着上述的意義，也可以說是五四運動文學革命的意義。現在許多反對文言文的人，除了一部份有白話文衛道的精神而外，有多半是因為自己沒有中國文字的基礎。他們的文字技能，都是從五四運動後出版的文藝書籍中得來，他們的創作本領，好像沙堆上的樓台，是極不穩固的。他們有時用一兩句文言文的成語和詞彙，也會用錯而鬧笑話。所以，見到真正復古而提倡的文言文，固然要反對，即染些文言文色彩的白話文，也疑神疑鬼的驚慌，糊裏糊塗的妬懼，全無理性的詛咒，盲目的反對起來。但國民語文之採用滲附文言文的成語和詞彙，在文字進化的過程是不免的，白話文的衛道者，固毋須反對。那些沒有中國文字基礎的，是不配反對。因為文學而至文化的事，淺薄幼稚之徒，還沒有反對的資格應得努力多做一點工夫。

第二，關於外國語彙詞彙的採用，也是建設國民語文應有的材料。文字的進化，是隨社會的思想與事物而進化的。我國的文字——文言文與白話文——不但不足以說明外來的思想與事物，且不足以說明本國新發的事物。自海禁大開以後，中國社會的外形與內質，都有很大的變化，即中國的文化，也因外國文化的介紹灌輸，外形與內質，也有所異於從前，那麼，要國民語文的健全而採用外國輸來的語彙詞彙，也沒有什麼不對。

不過輸入外國詞彙語彙，也和接受外國文化一樣，自己要有其權衡尺度，不能胡亂輸入的。譬如「現代」的譯為摩登，到不如保留「現代」，如「抵制」之譯為「杯葛」，到不如評為排貨或抵貨。又如「怠工」，可以譯為怠工，不必譯為「薩波達舉」，「無產階級」不必譯為「普羅列塔利亞」。總之：留學外國的智識份子，不應該誇耀其懂幾個外國文，便在嚙哩咕嚕的嚇人，須知在文化上祇有貢獻，不應該誇做，這些工作也做不到，此種人於文化上沒有多大用處的。還有如從日本輸來的「勞動」「不景氣」等詞彙語彙，也可以多用，這種詞彙語彙，在國民語文中，知者固知，

不知亦可以望文生義而知。

因此，或者有人誤會到歐美日本化問題。現在流行白話文之歐美日本化，弄到不可解不可通，當然值得詬病。但國民語文之採用外來詞彙語彙，與歐美日本化大有不同，歐美日本化的白話文，是違反中國文法的習慣，國民語文，雖然採用其詞彙語彙，於中國文法的習慣，並不違反。

第三，國民語文之創造，土語方言之採用也是必要的。方言土語在條件上，雖不能做我國的標準語言，但有若干說話句子，是很可採用，為國民語文的普遍化，有採用方言土語之必要，為統一國的語文，方言土語也有採用的必要，為了國語文文學的前途，當然更是必要了。

方言土語的採用，和提倡方言文學是絕對兩樣的。方言土語的採用，是要將方言土語可用的部份提煉，使之成為普通語，國民語。這可以說，是要將此方言土語慢慢地消滅，以國民語代之，這不祇是充實國民語的內容，而是統一全國語言的辦法。至提倡方言土語文學的，方言土語除了一部份地方性質的戲劇歌謠可用之外，其他為求普遍適合起見是絕對不可用的。這自然，在政治宗教的宣傳上，其意義似不能加以若何菲薄，但在文學而至文化，提倡方言土語文學的，無疑的將文學而至文化的水準降低，因之，他們的趣味也低級化了，無論他們如何站在政治立場說什麼意識。

國民語之採用方言土話，不是全部採用，而是採用有文理可解，有一種特別意義之表現的語言。如上海方言土語「揩油」的名詞，對於那揩油的意義，這名詞是特別來得貼切有神韻，別的文語是不易表現的，況且此語經文人士夫寫文章時用過，已經變成普通話了。（吳稚暉先生坐揩油汽車之語，大家都很明白，而且也有文理可解。）至於「拆爛污」一像煞有介事」之類的語句，用之不但無妨害，而且可以充實國民語文的語彙。

建設國民語文的材料，有如上面所開列。如此的建設國民語文，是抓着了不空虛的現實，以創造可實現的理想，祇消努力於文學而至文化的人，負責任以此做寫作的標準，則此發展文學而至文化的工具，便很自然的完成。國民語文的完成，第一，可以提高大眾（全國的，不祇是什麼勞苦與閒暇的大眾，不祇是什麼新興或舊有的階級）的文化水準。第二，可以合一語言與文字，第三，不但文學而至文化，有準確的工具，即學術科學而至公文寫作，也有便利的工具。這

不必要政府的提倡，也可以實行的，不過能以教育的力量，可以說事半功倍。

國民語文，是和時下所謂大眾語，及胡適之的所謂國語文，有大小之不同的。

如果是投機的話，可以說國民語文，才是真正的大眾語文，因為依此標準寫出來，大眾能看得懂。不過，大眾的名詞給人混用了，而且所謂大眾語文也者，物象是模糊的，意義是曖昧的，在形與實，到不如「國民」「國民語文」之來得明白，況且，國民，即是一國的大眾，國民的大眾，許多什麼階級之類，也被包括在內。現在時下所謂大眾語文的問題，已經由以宗教宣傳為根據而表現的政治意向，在反大眾語文的空氣下，給吳稚暉先生一聲萬歲的叫喊，轉向於方言土語了。

黨派的宣傳員，知道了說不通，行不通，好像跌下了水呼仇人救命一樣，怪可憐的運用其政治口號，高呼「擁護吳老將軍。」信口開河的吳老將軍這種的見解，差不多和政治見解一樣，倚老賣老，使用他那感情的直覺，沒有學理與事實的根據。據吳先生所謂條條大眾與阿拉大眾，不過是無錫與甯波的大眾，並不是中國的大眾。要將無錫與甯波的語文合一起來，有無可能是問題，至將無錫寧波合一的語文與福建的語文合一，更有問題。這在理是說不通，在事是行不通，要實現的話，好像吳先生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要待於千百年之後也不能的。政治化的大眾語文，是不能成立固然了，地方化的大眾語文，雖然不必予以若何嚴重的反對，是不值得怎樣的提倡。蓋以提倡地方大眾語文，還不及提倡文言文者的理由充分，提倡文言文的，不過是開倒車，提倡地方大眾語文的，可以說捨去米麥而吃樹皮草根，將文學而至文化的工具粗劣化了，其艱難實比文言文為尤甚。兩者之大眾語文是和國民語文有着很大的差別的。

國民語文與胡適之先生的國語文，內容可以說是大同小異。第一，國民語文的意義和胡先生的「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說法，雖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但關於內容的說明，胡先生的國語文，沒有國民語文那末清楚。第二，胡先生文學革命運動中的文字改革，在沒有擬出一個明確的辦法之時，便拋棄其使命，逃避於故紙堆中討生活，使白話文走上了歧途與魔道。國民語文，對於建造文學而至文化的工具的材料與方法，明白的找取與開列，可以說，是補充了胡先生白話文運動的意義和工作之不足。

這樣子的創造國民語文，或者有人要以為這是改良主義，不是革命主義。原來文字的進化，雖然跟着社會的進化而來，但牠是有異於社會其他物質的現象，不是突變的，而是漸進的。文字語詞的進化過程，和文化的進化過程一樣，是有途徑的；所謂革命，是適宜於政治或社會的制度，是不適合於文字語詞的。如廢漢字的主張，是革命了，不必說此文化思想的符號是否能廢，不必說與文化有關的國家所受影響如何，而文化之因此而中斷，是不可免的事實，失了文化意義的文字革命，有什麼意思呢？許多政治工作人員，以為革命是光榮的，改良是恥辱的，不但他們如此，即非政治工作人員的文化界也是如此。實在革命與改良，是無所謂榮辱，到了非採取革命手段不可的時候不革命，才是恥辱，同時，在不能用革命手段的時候而採取革命手段的，那是幼稚，盲目。就政治來說，共產黨的政治傳單，不是「同胞們，同志們！革命高潮來了」嗎，然來到了什麼地方？怎樣的來？那是天曉得了。所謂革命，就是要將一個不好的改爲好的。比喻說，一間屋是腐爛到不能住，一無所用了，當然非用革命手段拆毀之而重新建造不可。但此屋還是好，可以住的，以爲窗門開得不好，牆壁的裝裱不好，那就不能不用改良主義，將窗門改開，將牆壁改造。能將不好的弄好，無論革命好，改良也好，都是光榮，否則就是恥辱。這個道理，很可以應用到文字的改革上來。吃革命飯的文化黨棍子，以革命名詞嚇不懂政治的人是可以的，但拆穿了西洋鏡，所謂革命，不是那叫囂暴噪的什麼「前進」「勝利」的口號所能喊得成功的。所以，文化黨棍子幼稚膚淺的表現，明白地告訴我們，他們不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文學而至文化。

一個國家，在道理上說，一切都應該統一的，政治軍事的統一，是老百姓二十幾年來所渴望，但有許多軍閥政客之流，是以分裂爲好的。國民語文站在國家文化立場上希望統一語文，也許有人以爲不然的。

由政治性轉變爲地方性的大衆語的老年將軍少年戰士之類，是反對統一的。但是，他們拿不出什麼根據與理由，都是倚老賣老倚少賣少的狂呼。他們之所以如此，自有其歷史的源淵和政治的影響，他們在政治一輩子唱不出什麼好戲來看，則在文學而至文化能夠幹出什麼好事來，不必問都知道了。

在文言文已失時間空間的價值與條件的今日，在白話文還在歧途魔道的今日，在大衆語在政治與地方圈子轉不出什麼將來的今日，那補正文學革命的意義，完全國語文運動的使命的國民語文，乃是文學而至文化的準確工具。



外祖母

白木

天氣很熱，又正值正午時候，太陽彷彿是一個大洪爐似的燃燒着，悶鬱幾乎使人的呼吸都窒息了。

我獨自躺在一個竹編的小牀子上，靜靜地聽着從遠處的枝梢上傳來的有韻律的搖曳的蟬聲，心地一寧靜，炎熱的威力比較的要減少許多。我們不能像有錢人那樣到什麼地方避暑，這樣做法也已經算是夠幸福的了。

「丁……丁……」

突然一種清朗的金屬聲，斷續地拖着幽婉的餘音，在狹弄的那一端響着，漸漸地向這一邊的方向過來。

我爲着偶然的好奇，從竹牀子上爬了起來。

原來是一個算命的瞎子，搭住在一個小孩子的肩膀上，那孩子的手裏拿着一面小銅鑼，那樣一聲一聲的敲着，在招徠着焦待中的主顧。

我看着他們從後門口緩緩地過去。

那聲音也就漸漸地微弱下來，在暑熱的空氣中間激射

出一種悠長的柔和的回聲，像烟似的繚繞着，不知不覺的使我引入一種冥想的境地中間；陡然使我憶起來了我的外祖母，外祖母的家，以及在外祖母的家裏發生的那麼一個很有趣，也是很悲慘的故事。

在我的幼年時代，家庭生活並不像一般人所經歷過的那樣甜蜜，母親是仁慈的，但是父親太嚴肅了，父親的嚴肅彷彿是家庭中間終年不散的陰霾，足以抵消母親的仁慈所帶給我們的快樂而有餘。他是嚴格地力行着一種「教不嚴，父之過」的傳統的訓子哲學，這哲學的流毒就毀滅盡了我的家庭間的歡樂。

於是我們就常常計畫着借些因故逃避出自己的家，因此外祖母的家就成爲幾乎時刻不能遺忘的樂園了。

四開間的一座小房子，孤單地矗立在一塊那麼無邊際的大草原上，任何那一方都平坦地伸展着地平線的遠極。在遙遠的視線中間，錯綜地展佈着綿長的河流，鬱鬱的



竹林，模糊的樹影，高低的坟墓，以及在那河流上來往的船隻高高地張起的風帆，和在天空裏樹梢上飛翔着鳴叫着

的鳥類，一切充滿着濃厚的詩意的，就是我們幼小時候留連忘返的外祖母的家。

外祖母祇有一個女兒，那就是我的母親，母親嫁後，外祖父不久就死了，她的老年的靈魂就沉淪在一種孤寂的傷感的境况中間。她和我的母親一樣，用全生命愛着我們，一切希望都是寄託在我們幾個孩子的渺茫的前程上；而我因為最年長，因此比弟弟妹妹格外得到她的愛寵。

外祖母，外祖母的家，一切幼年時代所留下來的印象，在我的每一滴的血液裏都打着深深的烙印，任憑怎樣磨滅也不會模糊的。

至於我要提到的故事發生在那一年，那是已經記不清楚了，大概至少有了十五年，而且也正在一個炎熱的夏天。

那一天吃過中飯，我就照例的在客堂裏排起兩條長凳子，躺在上面準備睡覺。

突然，有一個婦人在門前停止，用一種異鄉的口音呼着：

「街……牌……算……命……」

這聲音符合着一種自然的韻律，聽起來是很好聽的

「老太太！要不要算命？」

「人快要死了！算什麼命？」一提起命運，外祖母不免引起身世的悲感來了，她那樣憤懣地答應着。

「少年人有少年人的運，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運，老太太，你也許有部老運享受也難說呢？」

「天上掉銀子下來？」

外祖母尖刺地諷刺着。

但是那婦人已經走進屋子裏來，放下她背上的包裹，在暑熱天走路很累乏的，她要趁此機會休息休息了。

她朝着我看了看，又換了題目說道：

「這位相公的相貌長得很不錯，給他算一個嗎？」

外祖母躊躇了一會，問道：

「幾個錢算一算？」

「三個銅板。」

「好，就算一算。」外祖母笑嘻嘻地看了我一眼。

於是那算命婦人就解開她的包裹，把手裏提着的鳥籠放到桌子上，詢問了一下我的年歲。

一隻小小的鳥機械地從打開了的籠子裏走出來，在那

疊並列着無數的硬紙片上，邊巡了一回，就用尖尖的嘴銜出中間的一頁，隨即又機械地鑽了進去。

那婦人把那紙片打開來，上面是一幅彩色的畫。

畫的左上角是一隻用繩子掛起來的火腿。中間是一頂五六個人抬着走的花轎，花轎裏坐着一個古裝的，梳着大髮髻的美麗女人。右上角是一個正在讀書的孩子，一個書本子端正地展開在他的前面。

那是一幅很美麗的畫，外祖母和我差不多都給這幅畫所迷惑了，懷着好奇的心在突突地跳着，等着那婦人的說明。

那婦人裝着一種很嚴肅的神情，彷彿要表示出一點也不帶虛偽似的，開始第一聲就說：

「相公的命很好！」

停一口氣又繼續說道：

「讀書早，娶妻早，做事也早。」

十六歲有花花轎子抬到家裏來，你看那是一頂道地的花轎，好模樣兒的女人。讀書很聰明，賺錢不要費氣力，樑木上掛着一隻火腿專等着人去吃呢！」

外祖母一面細心地聽着那婦人用唱歌一般的腔調哼出的話語，一面很輕情地笑了出來，他彷彿覺得她的希望加

了一重保障，她確實很充分地感到滿足了。

但是我料不到她把這些話永遠的記着在心裏呢！

在我十六歲那年，照命裏我應該有美麗的妻子抬到家裏來了，但是事實上却一點影兒都沒有，外祖母不免焦急起來了，不過她還深信着人生不能動搖的命運，不知多少次拿這個做理由催促我的母親，要母親趕快把我的親事定妥。

外祖母是我十八歲那年死的，可憐她畢竟看不到梳着大髮髻的美麗的外孫媳婦。但是當她臨死的時候，神志已經昏迷了，嘴裏却還喃喃地夢囈似的在說着：

「屋後邊……樹柴……阿和定親……燒……的……，花轎……來……了……了……了……了……了……」

在外祖母瀕留的剎那間，那六七年前算命婦人的話還記在她的腦子裏，燃起希望的燈火，燭照着她最後一剎的生命。

但是不幸她在屋後邊準備好了給我定親用的樹柴，我沒有福分享受；倒是在她自己的喪葬期內用去了。

這故事的收束真是太悲慘了，但是我却在這裏更深刻的體會着外祖母的偉大的愛！

而現在，離開外祖母的死已經有九個年頭了。



粽子

張承鴻

早。她於是再向林子的盡頭望去，趁此也可以緩和緩和她幾日來辛苦的筋脈。

「一定又夾到阿二那邊去了，停一停收她骨頭，……

鬼丫頭，再往三年要出嫁了，一點不替娘幫幫忙！」

「唉」的一聲長嘆，歪東倒西的撐起直強強的腿子，她紐進了屋子，心裏想把許多零碎事做料，可是兩隻腳偏不爭氣，紐紐的到了矮樑邊，把屁股率直地彎曲到樑上。

「天不亮起來，點洋油燈做已三天了！」

接着就是一股深長而疲乏的哼呀聲。

太陽的影子似生脚地，已慢慢地走出門檻去了，歪着板臺角上的清癯而削平式的臉——她——，已有點兒醒意。腦後夾襖的領上，一片油抹抹的光亮，格外的顯得烏黑而又醜陋的使人討厭；但，這不過是依一般的眼光看來。在她，自己却已覺得漂亮出俏得多了。說她年紀大，其實也不大，總之是一個五十朝裏四十朝外的中年婦人。十天

「阿英……」
「阿英……」這臉活像蟹殼一般的婦人拔直着喉嚨喊着她的女兒。

屋後是屏蔽着這村莊的竹林，她的屋子是朝北開門的，出門不到十步就是橫跨在小溪上一條通河東的小橋。

屋後的碧綠着實濃得可愛，溫和的太陽的金針射住了這竹林的傾斜面，漸漸地，緩和地，透過了竹梢的濃翠，重得這溪岸也溫和起來。

她，這時一脚踏着小橋的一塊大石，把身子攢在旁邊的一顆桑樹的杈杈裏，零亂的頭髮，疲勞的身子，都被下面的水紋一團團的腰斬了去。

「一聲阿英不應，二聲阿英不應，賤丫頭！又夾到那裏去了。」嘴裏不住的嘈囂着，太陽的影子告訴她時候還

之前她還是獨立不羣地裝着一個又黃又稀少的髮髻，因為要進城去，所以她叫阿和娘把牠剪了，所以領上的光亮也是當然的。不過却換上了一個又黃又小的鴨尾巴。剪了的第一天，她出來還有點怕羞般的，結果還被一個老媽子贈她一個「老發騷」的嘲笑。

髮髻的剪去，已是第十天了，她自己也變成不大經意起來。

「阿金！」

接着聲音走出了一個六七歲玲瓏活潑的小女孩，把身子扭住了另外板櫃的一角，把眼睛兒溜着氣沖沖的母親，時而又溜向竹林外小麻雀兒的跳躍上去了。

「阿金！」她母親接着的一聲，把小魂靈又重新跳回到屋子裏。

「哈哈！」在她好久困緊着的心頭，畢竟對於她可愛的阿金噴出了笑聲。

「呆什麼？你歡喜吃糖，把你賣給開糖店的去！」她開始調笑似的振起了精神。

「阿姐先賣我後賣，那末兩人一道有伴……」阿金跳着小腳兒當了真。

「嘿！誰真的要賣了你，娘子指紅羅術也要養活你

們的。」

「快去叫阿英來，說娘叫你快點來……不在阿二家便在木頭橋。」

二

「媽媽！到車站要明天呢！張牙舞爪算啥事體……」

氣喘喘地怒憤憤地的阿英，剛才跨進門檻，兩個面頰，被外面的風吹得紅紅地。接着阿金也跳着唱着進了門來——擠在母親和櫃子的中間，歪着頭。

「不是，你聽我說：你去向三保先生處借二斗糯米來。」

「老太婆倒比年輕人性急起來了，到明天早車來，不還有十足一夜工夫嗎？急得……」

阿英的話還沒有說完，她撥着指頭用着骨溜溜的眼睛說：

「小囡只曉得白相，懂什麼事！前十天我同你爹爹一同進城去，虧得三保先生大量，借我們兩包銅板……你爹背了二斗我背一斗回來的。……一家五口，每天二升，外加還去一斗，挨到今天，那裏來的米飯？……」她有點厭倦似的，可是繼續着說：

「我身子實在有點吃不消，這五百隻粽子留在夜裏做，却不是玩的！明天到車站又不得坐，跑來跑去生意經。……今天日裏，饅頭烘糕趕做了，不然，粽子來不及當晚飯，肚皮該不餓死？」

「好！我去借。」阿英拔轉身就跑。

「慢慢！有話講……阿英！」她站了起來。

「有些什麼話，慢慢！」

「常常討人家便宜成什麼話，他家養豬的，把屋檐外的七個飯瓜把他挑了去。」

阿英請的一雙應了，一頭三個一頭四個，狂瘋似的跑向三保先生家裏去。

三

幾聲咳嗽的聲音，把緊貼地關着滿屋子冷寂空氣的大門揭開了。門裏射進太陽光，接着歪東倒西地進來的是一個皮包骨的曲着背的中年人。眼睛陷了進去，額上滿了電車路，鼻梁像硬硬的一根骨頭，顯得鼻孔特別的大，長的髮打結的髮，尤其把雙皮紙色的面孔罩得更瘦小更可憐了。一件青布襖，褶綉裏滿堆着白的灰塵，除了一個肩下的紐子支持破碎的局面之外，其餘的扣紐都開了花。

跟着呻吟聲而接連上來的，便是一陣清朗可怕的咳嗽聲。

「怕是爹來了？阿金。」

「雖是前幾天他常常喊着腰痛，可是怎麼現在咳嗽起來……決不是他……」她的心裏物物的跳着。

「天晚了，咱們窮人有什麼客來哪？」一正一負的思潮起伏着恐慌和着急佔據了她的心頭——她站了起來。

「媽媽！爹……爹……不動了！」阿金好像看得很清楚地說。

「胡鬧！不要……瞎說，我爬……爬得動啦！……」阿金的爹這樣的吐出了聲音。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呀？」內心的緊張和沸騰，將她酥酸的身子鑽到門邊的一角裏來。

「怎麼？前天不是你說還做得動？」

「扶我牀……牀上去。」在他乾燥的喉嚨裏，發出抖抖的聲音越使她不知其所以然來。

到了牀上，真真作孽，又想大便，總之使不幸的她重新陷入於疲乏的狀態。

「你到底怎樣啦？我叫阿英在借糯米哪！」

「屁股白點！借得動……哼！」

「那末上次不是問他借二包銅板的嗎？」

「哼！二包銅板，你不知道，我替他札了二天棉花，這……這機器……真正吃力，不然我的病斷沒有這般重！」他又開始呻吟了。

「我今天叫阿英送七個飯瓜去，想可以成功了。」她竟一口說出了她滿肚的希望。

「七個飯瓜……實不得三保先生老鬚一豎，和老太太一個白眼。她們有錢，有勢頭強，情願讓豬彘吃得好些……飯瓜不要……窮人該死！」憤憤地，抓住了牀架子，把這牀板動得格格拉地響起來。

她恐怕他有傷他的神經，對於他的病根有很大的害處，所以停止了追問。可是她內心終覺得十二分的不安，非有着實實地問一問車站的情形不可。

見他嘴動着，朦朧的眼也有了一條黑的線縫，於是她開始問：

「車站的情形怎樣？」

「……哼！」開頭就是一聲沉重而不自然的咳嗽聲。

「車站嗎？這次的打仗據說真厲害，火車上因為塞不下，沿線走到以及臨時停留在站上的總有幾萬……不，幾千吧！聽說這些人本來是很有錢的，他們說兵，最可怕，

最可惡！哼！咱們……窮人……額角還算亮的呢！」他有些毒價似的興奮。繼續着說：

「棕子的銷路很好，因為他們或她們都肚皮餓，小園又要瞎吵……現在弄得你也想賣，我也想賣，阿貓阿狗都想賺錢……可是總便宜了三保……哼！你又不知道！」

「怎麼說？……」

「講你聽：你去向三保借二斗米，做二天工，四斗米，四天工……借現錢那更該死了！城裏的米店家又不肯賒賬……總括一句有錢……我三天前替他只有做二天工，還他算買我親成面子。」

「那末，看起來我們也不成功了！」

「待看，成功不成功！」

四

金黃色的夕陽，終於使大地抹上了一陣薄薄的昏黑，黑黢黢的家的一角裏，也點起了一盞黃豆大小的竄動的火，光亮終不能有力的四射開去。齊她們母女的額頭以上，黯黯的燈光畫成了一個抖抖的半圓，映在壁上。阿金和她的母親是極度的沉默着。

「像熬洋油也沒有了？」阿金。」

「一點點，只有燈心子浸着一點？」

「唉！牀上又有人，阿英又不來。你媽媽肚腸不在肚內……」

「來……阿英的娘。」這聲音好像出於牀上，轉幾個灣才送入她耳朵。

她連忙三脚二步的跑上去，一坐就坐在牀口上。

「肚裏難過得很：喝點粥湯……」他啞着喉嚨說。

「媽媽：粥：粥也要！阿英也想着了粥的滋味來了。」

「……米……」

「……錢……」

淚珠，串聯的淚珠，終於在這時充分地穿透了人間的苦心，滾向外面來了。她硬把淚用袖子拭掉，鼻坳裏可是還貯積着一條又粗又亮的淚痕。

「有！」她硬把喉嚨逼着氣，壓出了這聲音。

這時她出來，阿金也跟着出來。

又過一會靜默沉思之後。

「粥我們今天沒有燒，爹爹也不吃了。蚊帳頂裏有三個棗子，你去填棗拿去了。」她這樣的想法子騙她。

在她的小心靈裏，三個甜的棗子，終於戰勝了淡泊無味的粥。

她於是向隣家去借了一碗粥到牀上。

「怎麼，頭感覺得怎樣？」她見牀上的她的丈夫試着第一口粥。

「這粥好像白開水一樣，嚥下去也不覺得熱也不覺冷。」

連了二口，他又搖着頭了，

「阿金要吃嗎？這裏有粥。」

這時阿金手裏正把二個霉的棗子，套在指甲上，聽見母親喊她。

「不要吃了，吃過的誰要吃？」其實因為她手裏有了

二個棗子，否則……。

「剩給阿英吃吧？她也辛苦。」

可是粥馬上要冷了，所以她一口氣的倒下肚去，還把他的被頭蓋好了。

門響了，黑暗的屋內閃進了長蛇似的灰白的月光，阿英的倒影在一塊白的地上抖動。適中的身材，鉤出了美的輪廓。

「米借着了？」阿英的母親很興奮的跳了起來，一面用手驗着袋裏的米。

「借是借着了，可是……」她感覺得痛苦——一陣挖

心似的痛苦。

「有事儘管說。」她的母親安慰她說。

「都該死了，爹爹的老骨頭……剛才我一溜煙的跑到三保家，三保先生躺在躺椅上，鼻子管內燒着兩條又濃又粗的煙，一隻手翻着一本有人有狗的大書。我不敢急促地喊他，因為恐他生怒，後來他放了書，我就湊上去說，那知……」

「怎麼？打不成？」

「打沒有打，七個飯瓜被老媽子摔了一天井，臭老太太更靠住了腰門罵我堂客貨賊×的……」

「老×：你賊×，我們還不賊×呢……」阿英的母親也要有點憤憤了。

「請你聽喲，三保這隻烏龜，一脚跳在門檻上，像煞有介事地說，一面班着指頭，紅眼睛裏在水般般地流着淚，大概鼻子裏的煙太厲害了……三年陳租一鈞也不還呀；田要種的，我倒常年要替你們完二塊錢一畝糧！我缺人工，叫你們不着，你的爹老頭子替我做了二天工，却裝起生病來，哼！隔壁阿二，一差就來，却又不像你們……」

「到這時候我爲爹爹搶辯。唉！真生病說假生病，窮人的肉竟不似他家的叭兒狗……」她斷斷續續地說到這裏

，他有點嗚咽了。

「我百般的哀求，用百般的條件去答應他，他只是硬壓我們窮人到底不肯借。」

「於是我走，飯瓜是沒有了，籃子也被踏壞了……我想到橋頭去借吧！他家今年糯米收一石。」

「那末這點米是橋頭的了？」她用着急速的口氣問。

「橋頭也有了幾個錢，眼前欠他幾個子毛賬，也學起三保先生的架子來了，記得阿寶去年還同我一起在架積腳邊晒日黃，同我一樣身上也穿的破衣裳，現在新衣裳着了，我叫她也不理了……」

「這隻臭……」阿金也氣不過。

「那末小平（橋頭當家人）怎樣呢？」她的母親問。

「小平嗎？架子也辣了，半答應半不答應地，洋裏洋腔地……我當時見事體尷尬，就答應他等爹爹病好了替他門做二天工，小平硬要四天，就只有四天了……」

「誰叫你這樣？爹爹病重哩？」她皺着眉頭說。

「那末不答應又該怎樣？我想能借着是爲真，阿寶這隻臭屎，稱好了還要抓掉一把……」

於是她在壁洞裏拿下一桿秤，阿英把袋吊在秤鈞上。「啊喲……三十斤也不到末？」她用着驚訝的口氣

問。

「自然囉！這隻寶×手快！」

「那末閒話少說，少是少了，阿英，你把米浸了趕做趕做！」她很急促地，自己趕忙把應用的東西搬好。

於是一場變相的流血又開始了。

五

明天，晨曦已輕輕地撒在這清醒的宇宙，阿英和母親扛着一大桶的粽子，阿金隨着，她們的心裏，充滿着希望的愉快。冷靜的小屋內，除了黃雀在屋檐上的跳躍聲和牀上的呻吟聲之餘都像死的一般。

可惡的軍閥，開始火併已五六天了，有形的，血腥的槍的流彈，沒有降臨這人間的地獄使痛苦更甚，她們或他們祈禱着上天之靈的保佑。

他們的血和汗被軍閥們吸了，紅的血，黃的汗整天的流在田裏，他們或她們萬想不到這尖利的明晃晃的就是他們的血和汗；更不能夢醒在軍閥的下層擔任窮人咽喉的走狗，他們或她們都不能明瞭，只一年一月堅忍地固執地翻檢着田裏的黃金！

火併開始已五六天，火線上的難民也陸續逃完了，粽子的生意是沒有了，車站上是冷冰冰地，火車也一天難得

過一二次，尖銳的槍聲，轟轟的大炮聲，尙點綴着這死一般的大地；她們呢？她們祈禱着慈悲的上帝，在樓裏抖下一錠大元寶來，否則就叫夜叉小鬼把她們捉了！

母女三人志忑地走進小屋內，三保的用人，小平家的小寶都在洗着一腿醜肉。

她們不忍看，阿金也硬着氣不看，一鼓氣走進了他的臥室。

「啊，你們來啦？生意好啦？飯可燒啦？……」

「……………」全家似沉默着，似死一般的沉默着。

中國與蘇俄雜誌社緊要啓事

敬啓者：敝社前爲充實刊物內容，以答讀者諸君之雅意，故自三卷三期起，改月刊爲季刊；茲者創刊號刻在續編進行，內容爲對革命後之蘇俄國家組織，黨務狀況，軍事建設，教育制度，外交政策，以及革命後之經濟政策，農工商業發展之步驟，均擬作有系統之介紹。同人等自感力薄，尙祈海內專家學者，不吝珠玉，寵賜宏文，實爲至幸！至于報酬，亦當從豐，千字以三元至十元計算。謹布區區，伏維。

公鑒

一九三三，六，十六日啟。

大衆語幾個小問題的檢討

楊柳

曹聚仁先生把吳稚暉先生那篇「大衆語萬歲」的長信發表在自由談，跟着便提出關於大衆語的五個小問題，徵求各家意見。這五個小問題是：

(一) 大衆語文的運動，當然繼承着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而來的；究竟在現在，有沒有劃分新階段，提倡大衆語的
必要？

(二) 白話文運動爲什麼停滯下來？爲什麼新文人（五四運動以後的文人）隱隱都有復古的傾向？

(三) 白話文成爲特殊階級（知識份子）的獨占工具，和一般民衆並不發生關涉；究竟如何方使白話文成爲大衆的
工具？

(四) 大衆語文的建設，還是先定了標準的一元國語，逐漸推廣，使方言漸漸消滅？還是先就各大區的方言，建設
了多元的大衆語文，逐漸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國語？

(五) 大衆語文的作品，用什麼方式寫成？民衆所慣用的方式，我們如何棄取？

這五個問題，曹先生認爲是小問題，其實却是五個大問題，也就是討論大衆語的根本問題，其中尤以（一）（四）
兩項爲尤重要，可以說是根本問題中的根本問題。

我認爲討論一個問題，先要把握到問題的中心，然後大家集中討論，才有結果；如果大家徒然湊湊一時的熱鬧，
離開了問題的中心，各自爲戰的咻咻不止，以致問題的討論，越弄越散漫，越說越糊塗，則雖然「鑼鼓鬧台」，也鬧不
出什麼花樣來，鬧了一陣，大家便無結果而散，有些人風頭是出夠了，但於大衆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又有何補呢？

我不是什麼「國語研究家」，平日對於「語文問題」也不怎樣「關心」，曹先生於「鑼鼓鬧台」之後，是希望有些「袍笏登場」，以完成此阿Q式的大團圓喜劇的，但我却抱愧得很，自己並不是什麼袍笏中人，當然談不到登場，其所以來饒舌者，不過欲於「鑼鼓鬧台」鬧得大家熱昏之後，來一些比較清楚的獨白而已。然而，我同時却認定，如果那幾個根本問題還不好好地解決，則雖有「袍笏登場」，除開打幾句官腔，做幾個臉譜以外，也一樣地會沒有結果的。

現在，便來檢討這五個所謂「小問題」吧。不過事先我有點聲明：這回大眾語的提出和討論，我正在南方旅行，所以各種報紙刊物很少看到，等到回到上海的時候，却已是快要收場了。友人雖供給些關於此問題討論經過的材料，但還是缺乏得很，因此，下面所說的意見，僅憑個人見聞所及，偶然記下一點感想而已，未完之意，仍待將來補充。

第一，大眾語有沒有提倡的必要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首先問一問：所謂大眾語者究竟是什麼東西？徐懋庸說：「大眾語是最普遍的一種語言。」而一般所公認的，則大眾語就是指各地的方言而言；由前之說，則大眾語之爲物，還是抽象得很；由後之說，則提倡大眾語就等於提倡方言，簡直是一種開倒車的運動，因為牠會將語文拉到原始的封建狀態中，違反了社會進化的原則，而奢談什麼語文革命。徐懋庸的這句答語，是根據吳稚暉在「大眾語萬歲」中所說過的那幾句說話的。吳先生說：「文言，白話，大眾語，有容易普遍與不容易普遍之分，當然白話文比文言容易普遍，大眾語一定更比白話容易普遍。」吳先生一向是愛說空話的人，幽默解頤，玄談幾句，吳先生是最拿手的，但要他來解決什麼實際問題，他的話便會變成屁話，他在政治上如此，學術上也如此。不期徐懋庸却「鷄毛當令箭」地奉爲聖旨，趾高氣揚地拿來答復人家，說「大眾語就是最普遍的一種語言。」此說拿來騙騙中小學生則可以，但公然自炫地以之答復有見解的人，便愈想見徐懋庸的淺薄和幼稚。譬如吳老先生過去曾以此意：「共產主義比三民主義更徹底，無政府主義更比共產主義更徹底。」於此，徐懋庸曹聚仁之流便根據此意而大提倡其無政府主義運動，這樣的淺薄和幼稚，豈不令人笑煞嗎？當然，無政府主義是最徹底的，可憐卻偏偏要在三千年以後（吳先生語），於此，一生服膺無政府主義的吳先生，平日也不能不在那個並不徹底的三民主義政府下討生活，□□□□□□□□□□□□□□□□□□□□

其於大眾語也如此，僅能喊一聲「大眾語萬歲」而已，可憐徐懋庸曹聚仁之流却有意或無意地上了吳老先生的「放屁大當」！究竟大眾語是什麼東西？徐曹等還在「漆黑一團」中發夢囈。也許三千年以後，會有一種最普遍的姑且名之曰大眾語的語文產生，可是這時候我們却來提倡牠，這是必要的嗎？所以，以為「一種語言」，因而提倡大眾語言，因而提倡大語，這邏輯是錯誤的，其錯誤就和無政府主義是最徹底的社會制度因而提倡無政府主義一樣。其次，再說到提倡各地方官文使之將來融成大眾語文的問題。如果中國現在真正還是一個部落社會構成的國家，各部落的語文互相獨立，還沒有一種比較普通的普通話，則這個提案倒還有點理由；但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了，社會經濟和文化發達的結果，普通語已經取得消滅各地方言之勢，依此趨勢漸漸地會有一種大眾語產生的可能，提倡大眾語者捨此必然的捷徑不走，反而把這條必然的捷徑塞堵起來，要先提倡各地的方言，然後毫無把握地企圖建立大眾語，真不知道他們的腦筋究竟是人的腦筋還是未進化前的猿猴的腦筋？他們自翊是革命的，其實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他們，正是十足反動加一而已！白語文之不能更普遍，這並不是白語文本身有什麼了不得的罪，牠之不能更普遍的原因，正是各地殘餘的方言在作梗，而方言之作梗，則因為中國國民經濟與國民教育還沒有發達。白語文好像一個病人，而方言則是病菌，我們只能扶養病人來消滅病菌，不能相反地提倡病菌來打死病人，而幻想再造出一個人出來，猶之乎我們不能提倡方言，打倒普通的語文，而幻想再創造一種普通的大眾語一樣。然而提倡大眾語者却倒因為果。或以末為本，把白語文當病菌，而以方言當做病人了。我們再退一步來說，白語文究竟是否該打倒，而以另一種完全不同本質的語文來代替呢？我前面已經說過，白語文的本身並沒有了不得的罪，要我們來宣佈牠的死刑，白語文的生命在現階段依然繼續在發展着，縱然牠發展得很遲慢，甚且遭牠的敵人——文言復興者的打擊，可是牠還是在生長着，誰也不能宣佈牠的死刑。我們知道，自從「五四」運動以來，這十幾年間，白語文的普遍運用是如何的猛晉，多少人拿牠來寫論文寫文學寫信札，稍為受過一些識字訓練的人，馬上即可以運用牠來做發表思想的工具。所以，白語文在現在，比起以前的文言文來，正是一種大眾語，此大眾語正一天天的發展着。白語文目前所有的缺點，如歐美日本化及復古等，是可以改革的，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以為白語文還沒有達到更普遍的理想，便連牠的本身也打倒起來。所以，在現在，要想提倡另一種語文，硬纏纏地

劃分什麼新階段，這是不必要的。

以上所論，已接觸到建設大眾語的根本問題，即所謂大眾語的意義是否能夠成立？大眾語有沒有提倡的可能和必要？對於這個根本問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時間和篇幅所限，對於曹先生所提出的其餘四個問題，除第四項外，多不關重要，現在僅簡略的說出我的意見如下：

第二，白話文運動為什麼停滯下來？為什麼新文人隱隱都有復古的傾向？對於這兩個問題，我認為從整個社會觀點來說，是並不怎樣嚴重的。白話文運動雖然有些停滯，但並不是中止，社會上雖然有少數人寫文言寫語錄體，或摹擬歐美的日本化的新文言體，但多數的人還是在寫明白如話的白話文，這是不運動中的運動，其所以覺得有些停滯者，是因爲白話文運動的提倡者和保護者，在消極上沒有勇氣去預防或消滅白話文的敵人（文言，語錄體，歐美日本化文體）。在積極上沒有能力和決心去更普遍地應用白話文，拿白話文去辦報紙，翻譯各國書籍，寫各種教科書，和大量的文藝，寫各色的信札，打電報，甚至於寫「等奉此」。因爲不能更普遍的運用，所以也不能在運用中創造新的語彙詞句和新的文法，使白話文發展健全，不爲文言，語錄體及歐美日本化文體所侷限。至於少數文人有復古的傾向，其原因最這些新文人沒有跟得上新時代，譬如曹聚仁先生便是一個好例子，他是個沒有新的主張和思想的人，所以他沒有什麼時代的主張和思想的發展，他只能做個雜家，又是一個國文教員，於此便拼命向故紙堆中抄冷飯，大寫其散文雜感之類，本來是要利用故紙堆，結果却被故紙堆所壓倒，連文法詞句也文言化起來了。除此以外，當然還有許多新文人因爲要逢迎正在復古傾向中的社會而也復古起來，如羅家倫俞平伯等。更有些人是苦於無事可做，要玩些古董，漸漸地成了嗜好，所謂玩物喪志，以前的前進意識便漸漸地磨滅殆盡了，如知堂老人周作人等……總之新文人之有復古傾向，其原因在客觀上是上層統治階級的開倒車所影響，在主觀上則是新文人自己的不長進！

（三）白話文成爲特殊階級（知識分子）的獨占工具，和一般民衆不發生關涉，其原因由於民衆教育的不發達，要使白話文成爲大眾的工具，一方面須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一方面要改革白話文，使其語彙詞句及文法上極力求其明白

曉暢，易於接近大眾。當然，同時在口語文的意識上也須改革，使其與大眾意識能接近，而易為大眾所愛讀。

(四)前面已經約略的說過，我們是反對先就各大區的方言，建設了多元的大眾語文，逐漸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國語的。反過來說，我們是主張先定了標準的一元國語（相對的）逐漸推廣，使言方漸漸消滅。所以，我們為求名副其實起見，有國民語文的提倡。關於此點詳細的理由，請參看本朔傑生君之「國民語文與文學」一文，茲不贅。

(五)大眾語文的作品，用什麼方式寫成？民衆所慣用的方式，我們如何棄取？這是大眾文學的問題，過去已經有許多討論過了，對於這個問題，我在本刊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中，已發表過一篇「與鄭振鐸論大眾文學」的論文，為節省篇幅起見，茲不重錄，讀者可參看該文，便知道我對此問題所持的意見。

總而言之，我對於所謂大眾語問題，認為在名詞上是不通，在涵義上是錯誤，在辦法上是落伍反動，在社會的意義上是並不必要。大家如果真的熱心於繼承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倒不如放棄這種幻想，老老實實地做一番國民語文運動的工作，俾白話文或國語文更普遍起來，這時候纔有大眾語文出現！

八、四。羅病中草。

汗血月刊

號專設建濟經民國第
次日期五第卷三第

版出日一月八年三十二國民

今日中國必要之經濟建設	吳道誠
農業恐慌與農村合作事業	胡毅統
統制國外之農產品輸入與本國農村經濟	錢承澤
棉業統制之建議	鄧定澤
中國漁業經濟及其統制	朱博能
一個普通通商條約案方	李鳴怡
國民經濟節約方案設計	文止戈
科學的管理法與合理化運動及組織化運動	李奇流
意大利統制經濟的政治機構	周之鳴
革命中之歐洲	楊永泰
第二次保安會議工作總評及今後保安事業之改進(專載)	楊永泰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各埠均有代售
 分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各埠均有代售
 分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各埠均有代售
 分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各埠均有代售



選 詩

一個老人

虹 飛

長橋下新來一個老人，
那座廟院做了他家庭，
他的悲哀不讓人知道，
沒有歡喜，也沒有心焦。

七月的黃昏，坐在橋塊，
望着天曠，望着天唱歌，
高興的時光和你談起，
此刻要起風，還是降雨。

有時候我走前去問他：
你可有希望，你可有家？

他的回答老是一陣笑，
白的鬚鬚在風前飄搖。

一九三四，七，五，新市。

詩之翅

宋琴心

不有薔薇色的季節呢！
而你已追不及蜂的輕日子，
我的詩，給絹狀的春風攔住。

已如小蜻蜓破缺的薄翅，
在簷網前迷戀着欲雨的夏季。
(不太沉重麼？)
怕你又是壓在秋色下的死蝶的了！

在斑落的暮景畫中，
燕翼前斷着海風，過海了。
我的詩，你將飛向那子去？

壯健些，你迅疾地

衝進冬霧中去吧！

看，薔薇色的夢之聯隊
在死葉上踏步着，

○，被踐踏的死葉的嘆息呵！

一九三四，五，一。

茄色的雲

S. M.

我嗎，是那半透明的
那茄色的一片浮雲，

我不知道我前而是
日的驚醒呢，是夜的狂吞，
盤旋着，我的思想。

可能的，花一樣開放
一個最燦爛的清晨，

Apollo * 趕着金車來
向我問候，帶了他的溫情
他的光芒。

* Apollo 日神名。

也說不定，撒下來

灰色的網，影樣的黃昏，

我看見他露了馬腳了著！

腐爛的血，我不能

飲，他却使他誘惑而芬芳。

普傳說魔鬼的腳是馬脚。

日，或者沒有顏色

到處爬的淡淡的影，

夜，或者 Circle 完全開了

寶石的眼睛，這前途，令

歸鳥迷惘。

善 Circle 愛神名。

我嗎，是那半透明的

那茄色的一片浮雲。

我不知道，我將成火焰

滿天的，或者成爲灰燼，

——請告訴我，我應該怎樣？

二三，七，一九三三。

信心

懷

抬頭望着天

伏在雁子身上的詩句

被撕破了

太陽狼狽在計算

開口的田

水車在拚命哪

我的一個相信

亦被撕破了

以氣候病迷住了心

送走花月般年歲

這回子可就遭了

聰明？愛的情性

多少未發現的命運

能道聲

「身與浮雲無是非」嗎

夏夜的夢

桂平時

是夜神替人撒下了甜夢的種子

這夏的靜夜裏短夢的一瞬仍舊是美麗的。

深夜的清露潤濕了殘夢的香枕，

露珠裏藏有着一息酒般的甜情。

天邊的繁星有一張沉睡天真的臉，

夜的微風裏，蛙聲是一隻曲子的催眠

一切都是這麼使人軟癱癱的呀！——

（讓庭院的薔薇播下了夢的餘香吧！）

教堂的鐘聲沉重的，像一個幽靈的落

下，

（上帝兒女們的夢不應該做得更甜嗎

？）

夜神輕微的顫動輕紗的黑翅，

（太陽出來的時候

一個失落的夢便做了你悲傷的記憶

。）

一九三四，七，二六。南昌。

卡 車

孤 西

是一具具烈士的遺骸，
幾列卡車，從前方開來！

一陣痛，掠過心窩，
兩行熱淚淌出了悲憤！

是一具具烈士的遺骸，
給夫役們搬進了棺材！

「靜靜地，沒半句話，
他們是從戰場上歸來！

看！那牆跟！又是一小隊！
一直東去，多快？就僵飛！

哪，現在他們見了，
見了他們戰友的遺骸！

每個臉上，曬着光線，
一股火，噴過他們的嘴！

「同志們，你們去了，
回頭我們將跟着就來！」

他們喊着，一直往前追，
馬蹄蹣起了大股的煙灰！

這勢頭，夠人悲壯，
聽！前綫火併着的人類！

是一具具烈士的遺骸，
幾列卡車，從前方開來！

為別人，他們去了！
從今永遠將默默安睡！

是一具具烈士的遺骸，
給夫役們搬進了棺材！

「同志們，你們去了，
回頭我們將跟着就來！」

算 命 歌

飛 虹

叮！叮！

我走着這一段路，在黃昏，
也許已經是深更。一片靜。

叮！叮！

噓！噓！

有多少怨恨，有多少淒涼！
從這條荒街，到那條深巷。

噓！噓！

叮！叮！

不用一盞街燈，來指點我的
路，跟一枝竹棒，一顆心。

叮！叮！

噓！噓！

我有一個歡喜，一個惆悵，
送給誰家奶奶，誰家姑娘？

噓！噓！



愛與恨的幻滅

子蘊

一個基督教徒的故事

讓我再回身人間去吧！

這唐突的請求把上帝驚倒了。

素芬小姐的屍體停在她家裏的廳堂上。她死了的消息，也開始在向外傳播；終於，凡知道她底名字的人，都知道這消息了。

其實，素芬小姐自己是并不希望死的。

她在踏進天國之第一步，便見到了慈和的上帝。

上帝說：

「純潔的小姐，我們很歡迎你到我底國土裏來，因為這是創世以來便為你預備了的。但是，純潔的小姐，在你很樂意地承受我底賜與之先，你對於我還有什麼要求不呢？」

素芬小姐毫不遲疑地說：

「仁慈的主呵！假如您真允許我請求的話，我便要大膽地說了。主呵！在您賞賜我走進您底國土之先，您還是

「這是什麼話呢？你這糊塗的孩子？難道人間比天國還值得留戀？難道我底賞賜不值得接受嗎？」

上帝底震怒并不能懾服那雖然是弱小，但却是堅定的心。她對於上帝底詢問，只很鎮定地回答說：

「對的，人間并不比天國值得留戀，主的高貴的賜予，尤其應該接受。但是，仁慈的主呵，您可知道，在某種條件下，即使是不值得留戀的人間，有時候也必得耐性住下去呵？」

這種富有哲學意味的話，就連聰明的上帝，也被擲進五里霧中去了。

「那究竟是什麼時候？在什麼條件之下呢？」

「譬如在愛着或是仇恨的時候，即是在不得不愛以及不得不恨的條件之下。」

「但是，」上帝說，「你究竟是爲着什麼要回到人間去的呢？」

「爲了愛，尤其是爲了恨。」

這一句話把上帝嚇得跳起來，他手足無措地對素芬說

「這是可以的嗎，你這不信的孩子！基督不是對你說過：『當愛你底仇敵』嗎？一個純淨的孩子，怎麼好蒙上這重污點呢？」

「但是，」素芬說，「在人生多少複雜而且險惡的浪潮中，有許多事却決不是一部宗教的經典所能規範的。」似這麼倔強地說了後，再說出她身歷的一個沉痛的故

事：

二

三年前，她正在G大學的附中唸書。

是暑假的時候，她因爲不耐煩同學們的騷擾，所以一個人在離學校較遠的一塊地方租了一個亭子間，她幾乎是想隔絕一切地在那兒住着。也許，她還是懷抱着滿腔就此補習一點功課的熱望的。

但是，人底性靈是多麼矛盾呵！在未會離羣獨居的時

候，總以爲同學們的騷擾爲難耐，而既經離羣索居以後，反又覺得生活的孤寂了。這，在她未會離開學校以前是未曾料及的。

恰當這時，住在前樓的是兩個年青的大學生，看樣子也是在那兒歇夏的。他們終日有說有笑，煞是有趣。比起孤寂的素芬來，那是有着天壤之別的。

可是，上帝終不想使一個人永遠孤寂下去，素芬在孤苦得難耐的時候，終有人來給她添熱鬧了。

那是一個晴明的清晨，太陽從窗口斜射進一絲強有力的光波，素芬因爲夜來失眠的原故，老是躺在床上不肯起來。注視着那太陽的光波，在作她白晝的夢。

忽的，聽到門外的敲門聲，在她還來不及問話的時候，接着便看見從門下遞進來一份她定下的「申報」，跟着報紙進來的是一種男子的聲音：

「報紙！」這麼簡單的兩個字，然後便聽到一種粗重的脚步声，走向前樓去了。

無論誰都可以想到，這報紙是前樓的青年大學生送來的，何況本來是神經那麼銳敏的素芬，那能不想到的呢？不過，素芬那時還很少和男人接近，在她心中，對於男人還多少懷着一些神祕的觀念，雖然在她底學校裏有那許多

男同學，然而她是從不會與他們有過什麼來往的。所以，當她底房門第一次被男性敲着，這於她以後對於這男性的印象，會有着很大的影響。如果那簡單但仍是有力的「報紙」兩字過後，事情便輕輕地完結了，則在她心中留下的未嘗不是一個好的印象；無如在那脚步聲走回前樓之後，接着便聽到一種相互憨笑的聲音。——雖然她並不會知道他們在笑些什麼，但在她底神經過敏的心情中，總覺得是在議論她底事情，這，終不能不叫她難堪了。這樣，

她不僅不感激那給她送報紙的男性，反而下意識地有幾分抱恨的意味，雖然她並不知道那人究竟是兩個中的那一個。

可是，在男的方面，却并不知道他底行動在這位小姐心中已留下了一個不好的印象。他以為他所希望與這位小姐發生的關係中，已被他播下了第一顆種子，至於這種子是好是壞，他是不會計及的。

第二天中午，天氣很熱，她正躺在藤椅上撲扇子的時候，前樓那位高個子的青年走進她房中來了，手上拿着她底一封信。帶着很拘謹的神情，問：

「小姐，這封信是您的嗎？」

素芬把眼睛注視了一下。

「是的，謝謝您！」這麼像是自然，其實是很勉強地說了過後，然後站起來想去接受那封信。

可是，男的在將那封信遞給她的先，又爭先說：

「那麼，你就是徐素芬小姐了？」

「是的，謝謝您！」

女的把信接到手上後，再臉紅紅地回答。終於不等男的出門，便半爲了急了看信，半爲了沒有話和那男的說地儘先把信拆開來讀了。

男的還在房中蹣跚了一會，想找話和素芬說，到底因爲素芬底冷靜，只得失望地走了。

自此以後，男的便總想找機會來和素芬談話，雖然素芬底冷靜的性格時常會給與他一種難堪的暗示，無奈他底心是那樣地熱，她也沒有力量完全拒絕他底熱心呀！

終於，他底一切漸漸爲她所知道了。他姓K，那位與他同住的是他底同學，他們都是大學的文科學生。她知道他很窮，對於他底窮，他一點也不會素芬面前掩飾，他告訴她，他現在能夠上大學唸書，還是幾個朋友幫助得來的。她知道他還在幾家報館裏寫寫文章，這也是他讀書一點額外的幫助。

似這樣，素芬對於這位姓K的男人，雖然並不覺得什

麼可愛，但是她底孤寂的生活，總算因他缺少了很多。

兩個月的暑假生活是那麼迅速地過去了。在他們將分別的前夜，K到素芬房中說了許多熱情的話。他說他爲了她的關係，本來想設法轉到G大學去，但是有兩個問題扼住了他：第一，是學費問題，G大學在經費上實在太貴族化了，使窮苦的他無法躉及；其次是學籍問題，他已經是大學的第四年級生了，在轉學的手續上很難辦到。素芬雖然在表面上敷衍着他，內心中實在覺得他底癡情爲好笑。因爲他第一次在她心中留下的印象是那麼抹不去呵！

分別後，K不時有信寄來，信裏運用他大學文科學生的筆墨，那麼熱情地敘述他狂熱的心意，在素芬小姐底眼中，那要算是他從來不曾見過的一些信了。

爲了覆信的問題，頗費了她好一番思索；她本來可以不同他底信的，但是第一，她不願意故意表示小姐的高傲，以惹人的唾罵；其次，對於這件事，在她未嘗不是一個矛盾，她固然是一位冷靜的姑娘，但她也未嘗不有熱情，當理智抬頭的時候，她固然警告自己，最好不要陷身情網，但當情感抬頭的時候，她也未嘗不覺得對方的情愫很難抵擋。她每天看報紙，報紙上昭示給她的也是這些相同的矛盾的消息：例如某某被棄哪，這使她對於戀愛會要裏足

不前；又如某某情死了哪，這又使她對於K生出一種莫名的憐惜。就在這種矛盾的情況之下，她終於復過了他的信，雖然是那麼冷冷地幾句，但在受信人方面，已經覺得是很寶貴的了。

如此經過一個相當的時候，他們間的關係，便入了一種離奇的境地：在素芬方面，固仍是不即不離；在K一方面，却成了無以自拔的癡戀。他不相信素芬是鐵石心腸，但他却又絕無把握，以爲他們底愛情能夠成爲事實；他費寢忘餐地寫着長篇的情書，得來的答復却仍只是冷冷的幾句。他也有過絕頂失望的時候，覺得這種不生不死的關係，到不如一刀割斷，還要痛快；但是不到兩天，這種決心又要冰消瓦解了。他本相信他底偉大的未來，但未來却是那麼遙遠，中間須要經過的斬披荆棘的階段，那是要叫他害怕的。

一年以後，K在S大學卒業了，爲了生活的驅使，他不能不遠別素芬。到W埠去任教；恰巧W埠便是素芬底故鄉，所以他在出發之先，特地寫了一封信給素芬，約她到一個地方相會，一以稍叙別情，一以請求對於她故鄉的情況的指導，這，在她實在是不便拒絕的。

悲劇也就在這當兒發生了。由於約會的地方是K住的

一所公寓，由於彼此都是青春年少，這次會晤之後，他們竟糊裏糊塗發生了所謂曖昧，這是素芬小姐對於K仇恨的開始。

說起來，素芬本來沒有仇恨K的理由。不過，第一，在素芬底心中，多少還有點男性中心的觀念，以為男女間的祕密，大多由於男性的引誘；其次，她以為K在約她到公寓相會的時候，便先懷了不好的用意。她以為錯誤雖然是兩人造下的，然而預先設下錯誤的陷阱的却是K。尤其，她記起了他第一次敲她底房門後的憨笑，一切一切，都足以證明他是有意作弄她。所以，當她從錯誤的鼓勵中逃了出來，發現自己處女的貞操被人踐踏了的時候，她禁不住痛哭起來。雖然K在百般地安慰她，可是，其結果更壞，她更覺得K是貓哭老鼠假惺惺。

她在臨別K的時候，說：

「我們還沒有絕對愛的表示，却先有了絕對愛的行動，這是不應該了。……此後，……我對你真不免有點害怕了。……」

走了，那麼匆忙地。

這時，如果K是一個有心人的話，其內心之難安，那是可以想見的。所以在他走了後，他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她

，表示他底誠意，他說他對於自己所造下的錯誤願永遠承擔起來，希望她能夠原諒他底錯誤。但是結果却不曾得到她底答復，便匆匆到W埠去了。

到了W埠以後，他仍接連寫過幾封信給她，可是得來的反響却非常使他失望，素芬底回信，總是破口大罵，却没有半點承認自己一份錯誤的心。他發現他過去對於素芬的追求是空洞的，一個女子在與一個男子有過肉慾的關係之後，尚不能取得她底心，以後還有什麼希望呢？因此他也不再寫信給素芬，便讓事情那麼冷淡下去。

在素芬方面呢？在先原只是一股憤氣，所以對於他底來信，總是破口大罵，往後氣也漸漸平了，看看K不再有信來，到又覺得有些寂寞起來。她本可以寫封信去表示自己底悔悟，但是那倔強的女子的性格限制了，她不願意那麼軟弱，去對一個男子屈服。

似此一誤再誤，他們底隔膜便愈弄愈深起來。在這其間，她因為內心的寂寞，對於K過去的一切，反而覺得值得愛慕起來。她幾次想寫一封長信給K以描畫她底心意，她過去對的K不滿，此時已完全消解的了，她也想寫進這封長信裏面。無如K已經長期沒有信來了，他究竟是否還是以前一樣地愛她呢？想到這些地方的時候，她底寫長信

的勇氣，又無形地被打消了。她只希望他有一封信來，不管那封信是如何簡單，她也算是有寫長信的题目，——也許，就是他有信來，她也未必肯寫那封長信，但是她現在總相信她是可以寫的。無如K就連一封簡單的信也不來了，她又怎好給他寫信呢？

似此癡愚的念頭，一直到她聽到K已經和另一個女人結婚了的消息之後纔打消。至此，她又覺得她最近的想像完全錯誤了，她覺得她以前懷疑的是對的；第一次的憨笑，便給她一個有力的證據。她覺得他往後的真誠的表示，無非是爲了要實現他想作弄她和踐踏她的目的而已。她想她可貴的處女的貞操，是被一個騙子騙去了，而這騙子是誰呢？那不是在最近曾使她癡愚地想念過一時的K嗎？想到這裏的時候，她底憤怒之火不覺得便冒起來了。

她決定要報仇，然而這仇應該如何報法呢？這却是值得考慮的問題。她有時想寫一封公開的信在報紙上發表，以暴露K底罪惡；有時又想到法庭起訴，控告他底誘姦之罪；有時甚至想用一枝手槍，痛快地槍殺了那一對狗男女。然而，這些都有問題，原因便是未必能夠如願以償：那一家報紙肯代她發表那封公開的信呢？那一個法庭肯接受她底無證據的控告呢？那一個肯借一枝手槍給她殺人

呢？似此牽連下去，一直到最近，她才從她新的愛人的手中，借到了一枝手槍。然而等她把手槍帶回家鄉來準備報仇的時候，她又給那突來的時疫病倒了，這是她所以不得不請求上帝允許她復活的原故。

三

上帝聽了她長篇的敘述過後，很慈祥地對她說：

「我底好孩子，就是因爲你在人間忍受了這許多苦痛，所以才允許你到我底國土裏來。基督說的：『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怎麼你忘却了基督的教義，却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呢？」

素芬小姐知道上帝底意旨是不能夠回背的。然後她只好巧妙地告訴上帝她新近的愛人的一切。她說她新近的愛人是一個軍官，有錢而且漂亮，他愛她愛得發狂，所以他肯允許她底一切，因此，就連他最重視的手槍也肯借給她使用。最後，她對上帝說：

「主呵，您爲了愛世人，不惜犧牲您底獨生子到人間去上十字架，爲世人贖罪。爲什麼你却不能讓我再回到人間去愛我那有錢而又漂亮的愛人呢？」

上帝知道這個強的女性是不能理解的。他說：

「好吧，我就讓你再回到人間去多嘗些人間的情味吧！只是我告訴你，當你感覺得人世間再不值得你留戀的時候，你便趕快到我這兒來，我是始終能夠原諒你底錯誤的。」

像得到上帝的救令似的，素芬小姐連忙退去了天國，向人間的路上跑回來。

四

她回到人間的時候，夜色已經深了，一盞如豆的燈光照耀在她底榻前，兩個可憐的婢女在守候着，然而她們已經深入夢鄉了。她趁着這靜悄悄的深夜，一個人偷偷地爬了起來，攜帶着她備好了的那枝手槍，開開了家下的那面側門，然後一個人向那渺茫的黑夜中奔去。

這時，正當舊曆九月初的光景，天空中沒有月亮，幾點稀疏的小星點綴着那寂寞的冷空，秋風掃着蘆荻，發出了沙沙的聲音，那淒涼的景色，更攪着那淒涼的心，她一方面是戰士般的勇敢，一方面又是稚子般地戰慄地被一種力在牽引着向前直奔。

她在黑暗中奔跑了半個鐘頭，仇人——K底住處終於

被她趕到了。K這時似乎還不曾睡覺，窗上露出的燈光還是那麼眩人。她在將走向窗口的途中，先把手彈裝好，然後再微笑着對着四週的黑夜想道：

——好一個報仇的環境呵！

於是，她僵手僵脚地向窗邊奔走。她走近窗口，看見K果然還不曾睡，與他底妻子正坐着在談論什麼，談的是那樣地甜蜜呵！她心裏想：

——你們這不知死活的男女呵！眼見得槍聲一響，你們便要血泊中去了，還有什麼甜蜜呢？

想到這裏的時候，她不禁神飛色舞起來，她覺得她也竟有這麼痛快的一天，她底仇人竟有給她手刃的一日呵！然而，當她把手槍舉起，準備對準窗口發射的時候，忽然一種奇怪的聲音使她不得不暫時停住了！

「你，你又談到她了！」是女的帶怒的聲音。

「人家已經死了，難道還談不得嗎？」是K底回答。

「老實說，像素芬那樣的女子，倔強則倔強夠了，可是她能夠作得了什麼呢？如今死了，死了又何足惜？我真討厭你，動不動就要提起她。」女的底聲音愈來愈大了，從她底話中，很可以聽出她和K之間，是時常爲了這問題在爭噪過的。

男的却半反抗半解釋地說，「我真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難道提起她，便是對你不忠實嗎？老實說吧，素芬雖然未必能夠作得了什麼，然而她底人格是值得敬佩的。當我聽到她死了的消息的時候，無論怎樣，我是免不了幾分悲傷的情意，雖然這種情意如今已無從對她表達了。」

「哼！」女的氣憤地說，「你既然佩服她底人格，為什麼當年你不與她結合呢？」

男的失望地回答：

「這才奇怪，難道我不能夠與她結合，便一定要否定她底人格嗎？……」

聽到這裏的時候，素芬舉起來的手槍，不自已地放落下來了。她覺得她過去對K一切的憤恨都是錯誤的。她本想立刻跑進房中去向他表示她底懺悔，可是她又覺得對手已經是有了妻室的人，難免不更引起她底醋意。這樣，她只好悄悄地離開她站着的地方，再投進那蒼茫的黑夜中去。

這時，夜已過午，遠處時間鷄鳴犬吠之聲，刺激着她底神經。她疲倦了，她不想再回到自己底家去。現在她所急切希求的是投到她愛人底懷中去。她愛人是一個軍官，

貌美，有錢，而且那麼熱烈地對待她。她覺得在她底精神過度興奮過後，是只有在她愛人底懷中，纔可以得到片刻的休息的。

這麼想了過後，她決定不回家了。她慢慢地趕到火車站上，預備搭第一班火車去會她底愛人。她在火車站上等着，一直等到這第一班火車到來的時候。

第二天的下午，她到了她愛人底家中。但是她愛人并不在家，據他家裏人說，是到什麼地方去赴宴會去了。

晚上再去的時候，他仍然沒有回來，她只得在他家裏等着，雖然她是那麼心焦，然而爲了自己底愛人，她是一點沒有怨意的。

這樣，一直等到夜深，在門外汽車的喇叭聲響了幾聲過後，她所等待的對象算是回來了。但她從窗口頭看見，伴他回來的還有另外一個女人，他自己却是酒醉醺醺地伏在那女人底肩膀上那麼一拐地走向房中來。

素芬看了這種情形，連忙躲進他底床背後，她底心本已跳動得厲害，但她竭力按捺着，不使他們知道她底形踪，想以此窺探一個究竟。她看見那男的走進房，便向床上一躺，他在接過僕人遞給他的一枝雪茄過後，然後糊糊塗塗地喊着：

「愛，你也來，我要問你，你剛才在宴會上和人家說素芬死了，這消息究竟是從那兒來的？」

「怎麼，」女的說，「你怎麼也聽見了？」

「我怎麼沒有聽見，你還瞞我作什麼呢？」

「我原是恐怕你悲傷，所以不想告訴你，如今你竟知道了，我也不得不告你了，那消息原是從一個朋友寫來的信中得到的。……」

「哈哈！」男的醉醺醺地說，「其實這有什麼說不得的？老實說，對於素芬，在我原也不過是玩玩而已，如果說到愛，我愛她那有我愛你這麼深切呢？……哈哈！哈哈！……」

素芬來不及聽完他底說話，心頭一急，兩眼一花，立刻便昏倒過去了。

五

上帝說：「好孩子，你為什麼又到我國土裏來了呢？你不是自己請求回人間去的嗎？」

素芬小姐眼淚滂沱地說：

「仁慈的主呵！你能原諒你的一匹頑強的小羊的罪嗎？我過去是完全把我自己欺騙了，我以為世上還有我底愛人，更有我仇敵，所以我覺得人間還有些值得留戀；如今我發現了我恨的既非我應恨的人，而愛的却是我底仇敵。在愛與恨在我底眼前同時幻滅了的時候，我對於人間還有什麼留戀的呢？」

上帝將着他底兩撇鬚鬚，微笑着說：

「沒有事實的教訓，你們是永遠也不會相信真理的。」

從此素芬小姐永遠住在上帝的國土裏了。

二二，八，一日。

勞工月刊

第三卷第八期

廿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工業教育與工業訓練
英國勞工教育
荷蘭的工廠檢查
瑞士的工廠檢查
全國礦山工人的現狀
工人營養常識
勞工法令解釋彙編

祝世康
謝嘉譯
周希敦譯
梁尙勤譯
陶鎔成
陸濂賓
楊放編

定價每册二
角半年六册一元
一角全年十二册
二元國外四元郵
費在內
代售
各埠大書坊

雜論問題中的大眾語文學

天 狼

近兩個月來，由於汪懋祖吳研因開始了文白之爭，牽涉到各方面出來論戰，於是問題漸漸的擴大，重新回歸到「五四」的局面。在這局面之下出現的很多是姿態不同的人物，議論也夠複雜，然而對於怎樣肅清「五四」遺毒這一堅壁清野的問題總算是意見一致的了，於是又有陳子展陳望道等乘着這機會提出建設「大眾語文學」口號來，現在復由曹聚仁領銜公開的來討論它，澈底的再做一次「五四」的功夫。萬一這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缺憾（五四是祇有破壞沒有建設）由這一次討論得到解決，未始不是足以自豪的；可是，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裏，如果這一次不幸成為空洞的叫喊，或者草率的產生出什麼非驢非馬的東西，仍舊沒有更新的更有內容的發見的話，其結果簡直不堪設想。所以，建設「大眾語文學」這個問題，應視為承繼「五四」的現今文壇上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有待多數人的討論和決定。

這一問題的本身裏含有雙重的意義，消極的是反對「文言文」的復活，積極的是改造中國文學的語文；這雙重的意義表面上雖同其重要，可是後者比較更重要些。中國文學的語文由「五四」到現在走的是歪斜的路綫，同是「白話文」而有封建的和歐化的種種的分別；前者的可以說是「文言文」借屍還魂，直接培養了「文言文」又漸漸的根深蒂固起來；後一項的所謂歐化，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是艱深得令人難懂，間接更造成了「文言文」抬頭的機會；所以，與其責備封建的「白話文」有礙中國文學語文的發展，不如直截了當的責備歐化的「白話文」太過不適合這時代了！由建設「大眾語文學」這一問題的雙重意義裏看來，問題的核心是被抓住了，改造中國文學的語文這一含義自然要比較重要些。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大眾語文學」產生的方法，譬如這問題早在文學月報（一九三二年）和北斗月刊上經過多次的討論，結果是一無所得，現今又被搬演了出來，是很夠玩味的事情。據已經為我們曉得的「大眾語文學」幾條原則來講，

消極的五項是公認爲不成問題的了，至於積極的（一）提高大眾的語文水準；（二）建設大眾意識的文學；（三）創造新語彙簡筆字及音標；這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大眾」的屬性應該給以確定，現在姑且含渾的說它是全國的「大眾」吧，那末，爲欲提高他們的語文水準，就非利用些東西來作大眾的奴隸教育不可，這爲了重新教育起大眾耗費去時間的距離，足用以就現成的範圍提高他們的語文水準而有餘的了，何況大眾語文還得先經過文藝理論家另起爐灶的創造起來。其次，大眾意識很難求其統一，現在姑且規定是前進的吧，建設這一類文學是無關乎「語文」的問題，主要的在乎作者意識的表現；退一步說，即使滿紙盡是新語彙簡筆字裝做出來的十分之十的大眾語文，意識未必就會因之正確起來，更無須論那類意識就是大眾的意識了！基於這兩點立論，所謂創造新語彙簡筆字及音標，根本就是件多餘的工作！至於陳望道的草案中主張這次運動「必須慢慢做到寫的文字簡直是說的話語一個地步」，更是不敢苟同。文學作品有別於傳單廣告，其理已很明顯，文學作品有別於阿貓阿狗日常的話語，其理更是明顯；說故事（口頭文學）尙且需要修辭的美，評價百倍高於說故事的文學作品，怎樣可以和話語同等相看？這種高見，足使文化開倒車到原始的時代（祇有語言沒有文學），想來不是這時候再該討論的。

一種語言在文學上的使用，特別幫助各地方的語文發展和統一，目前中國所有的能夠統一而且有望發展下去的就是現在被廣泛的應用着的真正的「白話文」；如果現在創造出「大眾語文」來，不但先要下它一番教育功夫，而且需要經過「方言文學」的過程，因爲「大眾」的地域上的限制，非經過這過程無法求其統一的。那末，「大眾」現有的語言是怎樣的幾種形態呢？約略可分作：

- 一，農民的原始的文言；
 - 二，不同地域的土話；
 - 三，不同地域比較可接近的普通話；
 - 四，真正的白話文的語言；
- 這四種形態的語言出現於「大眾」之間，顯然的有着進化的痕跡，譬如最初是原始的語言，後來漸漸分成各個不同

地域的土話，這「土話」保留到相當的時期，一部分又發生「交融」的作用，於是雖然是不同地域的「土話」經過這作用後，也就開始另換了一種形態，成功一種比較可以聽得懂的普通話了。這時候，真正的白話文的語言也開始有了相當的基礎。由這四種形態的語言裏又可以看出階級的痕跡來，譬如前二項大概是屬於封建意識的勞動階級，第三項是屬於所謂新興階級以及紳商階級，末項是屬於知識階級。這裏面須要注意的是第三項的「普通話」有進化到第四項的可能，將來的語言的形態一二兩項一定被淘汰的；換句話說，農民的原始的語言以及不同地域的土話遲早要因為「普通話」進化了最高點，受了自然的威脅，而會自然的消滅的！「大眾語」要從這幾種形態的語言中另外搭起一座橋樑來，而這座「橋樑」又不是「大眾」所習慣的，破壞了歷史進化的痕跡，破壞了「大眾」固有的語言的原型，以這樣的一種須要學習的「大眾語」，用之於日常話語固大不適宜，用之於文學作品的寫作更大不合理！爲了提高「大眾」語文的水準，爲了迎合「大眾」能夠看得懂文學讀物，似乎犯不着冒險去兜這麼遠的圈子。

原則上，我有了這些不同的意見。

其次，可以說到「大眾語文學」本身的一切主要問題了。

首先是所謂「大眾」這一名詞的屬性的問題。

這「大眾」的屬性以前曾被似籠統而非籠統的稱做「革命的大眾」，這是站在左翼文壇立論的；所謂「革命的大眾」就是指一般的新興階級的「大眾」而言，此外的一切「大眾」不在其內。但據這一次運動所包含的雙重意義裏看來，是繼續着「五四」文學革命的綱領，澈底完成它的任務的，換句話說，在這次運動中要造成真正的現代的中國語文，可以做幾萬萬人傳達思想的工具，可以被幾萬萬人看得懂聽得懂說得出寫得出，可以使幾萬萬人都有接受和學習文學藝術的可能，非做到這一步的不能算盡了任務。那末，左翼理論家所謂「革命的大眾」自然不是這一次運動所要求的（文學革命是普遍性而不是專對某個階級說話）。這問題正如王任叔在關於大眾文語學的建設文中所謂「在封建君皇之前，三呼萬歲的人民，固然可叫大眾；在革命的曠場裏，大喊打倒擁護的也可叫大眾。」「大眾」的屬性如此這般的難以確定，而況還有地域上的限制，這大眾與那大眾因為方言的不同，是無法可以把他們聯繫起來的。然而，王任叔總算爲這問

題找到一種解決的方法，他在結論中說：「在大衆語文學建設過程中，落後大衆意識和歷史的進展間的衝突，是可用教育這一意義給予以統一。」這樣一來，問題的正面（大衆屬性的確定）完全就可以不管了，給我們所看到的祇是怎樣統一大衆意識，從這一方面開刀就算了事。其實，王任叔這種辦法根本就否認了「大衆語文學」運動的存在。

這問題在諸家的長篇大論中都略而未談，在曹聚仁的小記中也沒有說到，「大衆語文學」運動雖然已經興傳一時，而這最初步的首先須要確定的問題大家似乎都感覺無從入手的苦悶索性緘默了起來，這不能說不是大大的疏忽！這種辦法，其實就是廢止「大衆語文學」運動，與王任叔似是而非的辦法是沒有多少差別的。

關於這一點，希望有更好的解釋，否則這問題的討論算是浪費的了。

第二，是所謂「大衆語文」的創造的問題。

在未討論這問題之前，先得掃除一些「誤會」：第一，反對「文言文」復活是不成其爲問題的，我沒有絲毫疑義與成見；第二，反對封建的或歐化的白話文以及語錄體，我也站在贊成之列，但是真正的「白話文」不是絕對的也該反對，這一點下面再談。先把這些「誤會」掃除之後，問題就更清楚了。

這問題有兩種傾向：其一是依照現有的真正的「白話文」加以改良，如極力避免歐化或日本化的字句，吸收「大衆」聽得懂看得懂說得出的語彙，同時要把有礙「大衆」意識的封建的「白話文」字眼廢除等等，其二是完全廢棄現有的真正的「白話文」，也就是廢除方塊漢字，另外拿羅馬字或拉丁字拼音來重新創造出一種「語文」來。這兩種傾向，在目前尚在開始討論的現階段上還沒有正式的着落，所以這就成了問題。據我個人觀察，前一種傾向有實現的可能，後一種傾向絕對不能而且也不可以。這可以分開來講：

第一，中國所特有的文字（語言，語）之在文學上的應用，有其獨特的長處；不違反口語的習慣，不違反歷史進展的痕跡，現在所有的真正的「白話文」如果「澄清」了之後，和一般大衆的口語（普通話）相差的距離委實有限，如果將來或者最近這種普通話再進展到白話文語言的領域，可以說是做到語文合一的地步了。然而，文學的用語究竟與日常口語是有很大差別的，陳望道那種論調還是不能做到，而且也沒有那樣做的必要；譬如韓侍桁在「論大衆文藝」文中會

說：「文學的用語，是不能全部和日常用語同樣的，但也不是一種能夠懂得日常用語的人所絕看不懂的東西，它是在相當程度上和日常用語有着差別的。」今日的真正的「白話文」便是現時代文學的用語，而和一般大眾「口語的進化的痕跡多少總接近着，如果承繼這「便利」的特點加以改造，使成功所謂「大眾語文學」的用語當然比較容易實現。

第二，根本廢除漢字，用羅馬字或拉丁字拼音，這裏就有很大的問題；首先這影響就給人不好，似乎「大眾」之不能讀作文學作品完全是漢字的關係，不然為什麼根本推翻它要重新製造過？俗語說：「口歪反怪馬橋漏，」這也許是個大笑話吧！所以，我覺得「大眾語文學」若從這裏講起，簡直是走入魔道，簡直是不可能的了。現在我們再求其次：中國的文化所以直到幾千年後的現在還能保存不毀，可以說是完全靠中國固有的文字傳播的，文字一旦毀滅，文化必然繼之，這危險太大了！這是「不可以」的第一部分。中國人的方言雖不盡同，文字則可以說是已經統一（不識字者那該列入另外一種問題），現在如果放棄這絕好的工具，另外創造一種適合「大眾」看聽說寫的文字來（如羅馬字拉丁字拼音），最起碼的工作先得下它一番奴隸教育的功夫，然後才能收效，這出入也就太大了！這是「不可以」的第二部分。某種作品的作者是處在讀者的領導地位，他們運用現時代的用語寫作，使用現時代的用語傳達思想，差不多已經是習慣的了，假使另造一種文字出來，至少作者也得學習一下，但在這已產生而未成熟的時間的距離中，可以說是沒有作品產生，文化工作要停頓若干時；即使作者的天資獨厚，學習些時就能使用它來創作，技巧的運用因為文字的生硬必然的要發生問題的；我相信沒有這樣的作者。這是「不可以」的第三部分。

總括我的意見是：創造「大眾語文」是不能脫離常軌，不能有相差太多的結果，「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須要時時顧到各方面，萬不能盲目的要怎樣幹便怎樣幹。所以，在第二條路走不通，第一條路較為有希望的當中，所謂「大眾語文」這名詞就要發生了疑問。

附帶在這裏提一句，改革漢字我並不反對，提倡簡筆字也有理由，站在「為便利起見」的立場上我是處在贊成的地位。

第三，是「大眾語文學」的內容的問題。

「大眾語文學」第一個對象是讀者的「大眾」，現在一般的「大眾」思想異常複雜，其間相差的距離——自希望真命天子出現以至於發現自己——差不多遠得令人吃驚。因為思想上前進不前進的問題，「大眾語文學」的內容也不得不使人費了斟酌，譬如舊小說式的「白話文」雖然最能接近「大眾」，而內容是含着傳達封建時代的社會思想的要素，要不得；然而「大眾」是沒有這種覺悟，反過來說，內容是斬新的而不能為「大眾」消化得了，這也無益於事實。所以，關於內容這一部分工作，我認為用不着一定要歸納在「大眾語文學」裏面，換言之，這內容的問題絕不是大眾語的問題所能包括，而是整個文學創作的路向，須待多數人去實踐的。

「大眾語文學」的內容究竟如何決定呢。這問題暫時祇好讓它成為懸案了！

關於所謂「大眾語文學」本身的一切主要問題，——如關於語言，形式，內容的諸問題，已經被列舉了出來，這問題也就複雜得多了！是否須要打倒「白話文」？是否可以廢除漢字？是否要使中國文壇開次倒車？我想這些問題，不但對於陳望道曹聚仁等是重要的，就是對於一切作家們也是重要的。

現在，我可以把我的話結束了：「大眾語文學」原則上講不通，本身一切主要問題也無從解決，所以取的是祇有那雙重的意義。我的意思，就根據「五四」文學革命的綱領，澈底的完成它的任務，把「五四」後的文學用語看作「大眾語文學」的根基，加以改造與補充，使適合於一般「大眾」看得懂和學習得出的文字，至於內容在不違反時代的精神外，應儘量的發揮。（這應該要有另一篇文字說明）不管它是那一類的文學，總之，其語文應該而且一定建築在現時代文學用語的根基之上；想另外創造一種語言或文字，根本主張廢除漢字，那是別具心腸狂妄者的囈語！至於怎樣就現有的文學用語加以改進，那也有待多數人的討論和決定的。



病中的需要

定 國

在不久之前，許多相熟的人都說我瘦了！

是的，我那本來低陷的面頰，高的顴骨，加之那一副黧黑的面孔，原來所具有的，就是一副病的顏色；可是，我始終不願意人家說我有病；頑強的，好勝的青年的心，使得我不願意屈服於病弱之下；而且我自己覺得，一餐能吃三碗飯，太陽底下能走很遠的路，同時還能做到深夜的工作，而並不感覺疲乏的健旺的精神，這是含有一點兒病的象徵嗎？所以我始終的否認着。

可是，這真使我自己都茫然的啊！怎麼在我勇敢的堅決的否認之下，竟真的我已病起來呢？

病，事實上是病了！火熱的身子，赤紅的面孔，像棉絮的四肢，沉重的腦袋，……事實上我也不能再否認這不是病的表現。

當我躺在帆布牀上的第一天，沒去編輯部的那天晚上；啊！同事們對我真是關心極了。我是如何的感激呢！當

那向來祇陰沉着臉孔的會計主任跨進我房的時候。

會計主任坐下我的牀邊，苦着臉兒望着我說：「真的病了嗎？」說着伸出他那豐盈的手摸了摸我的顴角。啊！我是多麼感激他啊！可是，他又更苦着臉兒對我說：「不過，你這病還不要緊，不要緊，更沒到請醫生的時候，是的，事實上生病吃藥也不好，換藥祇要稍修幾天就會好的，是不是？而且，而且，那……那個也不好預支，總之事實上還未到請醫生的時候，何況醫生都是騙錢的……」

會計主任搖着肥大的身子出去了！接着來的是同事王君，何君。

「怎麼？病了嗎？唔……唔……」

兩個同事憂慮的在我牀前徬徨着，我不過意，我祇有掙着伸出手來招呼他們坐。而正在這舉動下，同事王君竟像發覺什麼的又叫起來了！

「唔！手能動，多少還能寫稿子吧……」
 那個修長的影子又消逝在燈火下，屋子裏又不見第二次
 的影子。

我正冥想着剛才的會計主任，兩位同事……

「醫生是騙人的」，「事實上沒到請醫生的時候」，
 「手動還能做稿子」……

「他媽的！人沒斷氣，怎麼手不能動？不必請醫生？
 他媽，又不是用你的錢，只不過要你預支點薪水罷了！……」

我氣憤得幾乎要跳起來，可是廚子小李正好走進來。

他輕巧的走近我牀前，低低的說：「×先生！今天
 別吃飯吧！有病是不相宜吃飯的，我為你煮點粥，粥……
 其實，餓一夜發個熱是頂好的，頂好的……」

這時，我發見了小李還有點兒人心，他還顧到我吃粥
 ；啊！……我真傻了！他這是看護我嗎？他媽的，不過是
 省他三碗飯而已。

我在想——人與社會，關係是很密接的；可是，事實
 上，人與人似乎簡直毫無關係，祇要自己的願意，別人
 講是病，就是死去也沒關係，沒關係！……

在這種孤寂而灰黯的環境下，在這種自私殘酷的社會
 中，我心中是萬分渴念着那真誠友情的甘露。

是去年的夏天，也是在這流浪的海上，病也同樣的噬

着我，而且更沉重，同時又更是受着經濟的束縛；可是，
 在那時候，我不但不感覺病的痛苦，而且我更領略到病的
 甜味，人生的真義；因為，那時候有着真誠的朋友文幾個
 人在看護着我呀！他們少吃一塊大餅來為我買藥！揮着汗
 為我看護……啊！那偉大的友情，療愈了我沉重的病，更
 療愈了我灰色的人生而達於火熱！可是，如今呢？我仍流
 浪海上，我又在流浪中生病，但為什麼今日的病是使我嚐
 得了無量的苦汁呢？

於此，我發覺到——病，再苦些，那正是不可避免的
 磨難，可是在這磨難中我們也必然的需要一樣同情的療治
 ；這種療治的藥物，不是女人，也不是父母；因為，女人
 祇等於一盤菜，而且事實上，祇要飽肚的白飯，菜之有無
 並無關係；父母，當然，父母的愛是永生的，在病中所企
 求的，而最易獲得的就是父母的慈撫；但是，人生是流動
 的呀！而且為了事業，父母之愛縱屬慈和而永生，但事業
 的企求，是祇有脫離它而踏上磨難的征途；於此，我們知
 道人生的安慰，為了事業，祇有從真誠的友情中獲之，偉
 大的友情，不但是人生的甘露，而且更是事業的肥料呀！
 現在，我又在流浪中病了！誰來為我解救呢？尤其是
 在這醜惡的魔鬼之羣！在病中，我不需要金錢，我不需要
 醫藥；我需要的是一些甘露呀！我需要那偉大的真誠的友
 情呀！

作家介紹

喬治·基辛

高倚筠

喬治·基辛 (George Gissing)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生於英國的 Wakerfield。他的父親 Thomas Walker Gissing (1829-1870) 是一個化學藥品家，植物學家，頗有文名，著有一部「惠克裴爾的女花神」(Walkerfold Florn)。基辛在十六歲的時候，就考取了曼切斯特新設的烏文學院 (Owen College 即現在的曼切斯特大學)，他那時是一個很孤獨，很羞怯的青年。他對於古典文學很有研究，得了 Dr. Ward 的英文詩獎金和莎士比亞的獎金。他的前途是預示着光明的。可是不幸得很，他後來和一個下流的婦女相識了，爲了要拯救她，滿足她的慾望，他向他的同學行竊，查出了後就給學校斥退，還坐了幾個月監。出獄後他就去利物浦當了一回店員，不久後就去美國碰他的機會了。他在紐約和支加哥等處寫一些短篇小說和當裝煤氣管工人來維持生活。很想報館中找一個地位，可是沒有辦到。他那時真是窮困極了，在尼加拉加

他想自殺過，在支加哥又幾乎餓得要死。不得已他在一八七七年重返歐洲，在德國的耶拿城 (Jena) 一面寫些文章，一面研究哥德，叔本華，黑克智兒 (Ernst Haackel)，萊和坎脫 (Comte, 法國的哲學家)。他說，這幾個人的影響給他很大，使他認識了生活。(詳見他的小說 Walkers in the Dawn)。他回到倫敦後，他的頭腦充滿了意念了，生活的意念在燃燒着，但是和生活的經驗還是很疏遠着。他在倫敦就靠了大不列顛博物院的圖書館讀了很多古典的名著，讀福斯特 (Foster) 的「狄更斯傳」。他的居住的地方很是不堪的，是倫敦貧民窟的地方。他寫小說，同時又撥出一部分時間去教授預備倫敦大學考試的學生。他在他的「亨利·雷克來夫特隨筆」(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裏說過，他住在 Hampstead 路的時候，要在早晨五點半就起來步行去 Knightsbridge 要在六

點半就教他的學生的書。他連車都坐不起，可見他的窮困了。

他偶然的得到了一百鎊的遺產，他就拿去印他的第一部小說“Walkers in the Dawn”（1880），雖然銷路很不好，但是使人們稍注意到他的能力了。他送了一部去給哈里生（Frederic Harrison, 1831-1923, 很有名的教授，著作關於哲學，宗教法律，歷史的書很多），很受他的稱許。後來哈里生在他為基辛的一部小說“Veranilda”作的序文中說作者和那部書（即基辛送給他的那第一部）使他很感到有興味。哈里生立刻就賞識了他，不止給他介紹了“The Pall Mall Gazette”雜誌的編者馬萊勳爵（Lord Morley, 1838-1923，他做了幾份大報和什誌的編輯者），並且聘請了這位年青的作家當了他兩個兒子的古典文學的教師。後來經了哈里生的介紹，他又收多了幾個學生。

基辛給人家真正認識和歡迎還是在他一八八六年出版的“Damos”，那是寫英國社會主義的一部小說，使他得到了一百鎊，再版了，他就利用這筆錢去意大利的尼泊士（Naples）。在那兒他寫了一部“*The Emancipated*”，到了一八九〇年才出版。回國後，他就寫了一部“*Now Grub Street*”（1891），得了一百五十鎊，可說是他的長篇小

說中最好的一篇了。那是描寫一個聰明巧取，自私自利的一個作家得到了成功，反之一個有天才，有良心的作家很悲哀的失敗。這是一含有很大自傳性的作品。基辛在那一方面寫生活的掙扎得到了相當成功了。因為他自己是住在很壞的地方，所以他對於倫敦的貧民很為認識，體會出們的內心。但是基辛對於他們沒有多大的同情，也沒有多大的欽仰，他本身就生來和他們不適合的，不久後他就討厭去研究他們，離開他們了。

基辛在曼切斯特所遇到的女子在一八九〇年死了（他出獄後即和他結了婚的），他又和一個公寓主人的女兒像韋爾斯（H. G. Wells）所說的“*A Poor, Tattered, Miserable, Angry, Servant Girl*”（可憐的，磨折的，喜怒不常的女僕人）結婚。生了兩個兒子後，結果很不幸的也死了。假使他能夠獨居，他的生活還很可以支持得住的，然而他不甘寂寞，不受朋友們的抬舉，他討厭教書，輕視報界（*Journalism*），他所望的是安靜地坐在花園讀他所喜歡的書。

在他生命中最後的十年他回到故鄉二次了。他喜歡英國的鄉村生活，在那兒，他為“*Fortnightly Review*”寫了一些文章，總名叫做“*An Author at Grass*”，後來方改爲「

亨利·雷克來夫特隨筆」，在他死的那一年才出版。

這部書是基辛的最成熟，最仁慈，最含有人生意味的書。主人公雷克來夫特很明顯的反映了基辛的掙扎於生活和著作的事業。一個從戰場打敗了退下來的文士，忽然的得到了一年三百鎊的年金，他不再寫書了，離開了倫敦在鄉間安靜地住下。那就是他春夏秋冬的日記，和他的觀察自然，人類，書籍，和他自己——一部顯露了基辛內心的書，也是含有絕大自傳性質的。這部書確是英國文學的一個寶藏。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的秋天，他和韋爾斯再遊意大利了，寫了一部書叫做“By The Ionian Sea, Notes of A Ramble In Southern Italy” (1901)。在羅馬，他又搜集了新材料，預備寫他的歷史小說“Veranilla”，那是描寫六世紀高士 (Goth) 的 Totilas 帶了兵去侵襲羅馬 的故事，Veranilla 是高士 的一位公主，給羅馬的一個貴族所愛。這部小說經營了好幾年，沒有寫完他就死了，到一九〇四年才出版。基辛回到了英國後繼續着給雜誌寫文字，成了“The Town Traveller”和“Our Friend Charlton”等幾部小說。

基辛的後期生活比較好些。他本來身體并不是強壯的

，雖然哈里生說他的兩目有光，身材高大，他勞苦過度，他的肺部有病了，他不得不去南部休養。幸喜有一位法國女子把他新近出版的幾種小說譯成法文，她邀請他去法國的南部住下（那時是一九〇一年），雖然不是怎樣美麗堂皇的別莊，但是很舒服的。基辛不顧他自己的康健，有時還寫着文字。後來又移去 St. Pao-Du-Port。到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他又移去法國和西班牙相連的高山地帶 Pyrene 的 St. Jean De Luz，不久後得了傷寒，在十二月廿八日死了。

基辛的長篇小說有十餘部，好的只有“The Nether” (1889)，“The Whirpool” (1897)，“New Grub Street” (1891)，“Veranilla” (1904)，“Will Warburton” (1905)。短篇小說集“Human Odds And Ends” (1903) 包含小說和小品文二十九篇，“The House Of Cobwebs” (1906) 包含十五篇。他所著的「狄更司研究」(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Study) 出版於一八九八年，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為批評界所重視的。

基辛的作品很有帶着悲觀的筆調來描寫那些中下等階級的生活爭鬥。他實在是自己經過了長時間體驗到的，并非是一個傍觀者。他自己說過他最不幸之處就是沒有能力

掙錢。假使他能夠掙錢又怎樣？在上面說過的，他對於那些中下階級并不十分同情，他生活一好了，恐怕他就寫不出那幾部好小說了。所以他并不是怎樣偉大的作家，然而他却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的一個重要作家，他連 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 都比不上，當然說不到忒卡萊 (W. M. Thackeray, 1811-1865) 了。他也許有文學天才的，但他的個性之美不多，也沒有多大能力去吸引讀者) 他的作品多是死後才受多數人讚的)，他沒有王爾德的鬼才又沒有斯蒂芬孫的個性美和筆力。無疑的，他接受了他的老師狄更斯的影響，但他沒有狄更斯的天才，人格，魄力和幽默。他的作品缺乏幽默性也是他不能成爲偉大的作家的一個原因。和他同時的王爾德，斯蒂芬孫，哈代都成功了。我們試看哈代的悲觀筆調是怎樣的深刻的描寫人生，基辛的作品拿來和他一比，未免有些膚淺，體會人生還不深入了。(那部「亨利·雷克來夫特隨筆」似乎不帶悲觀的色彩)他自己說過他的最大缺點就是不能掙錢，所以他的生活不能安定。他在「雷克來夫特隨筆」中羨慕他

的朋友N. 一年賣出的作品有二千鎊的收入(N. 即是拿爾斯。其實他在當時還沒有這許多收入，基辛不過隨便說罷了)。他望着N. 不勝欣羨的。設使基辛比較生活好些，優裕些，他也許不會早死的，然而他的偉大的作品尙未出世。他就在中年(四十六歲)死去了，那是很可惜的。

基辛的作品除了上面所提及之外還有下列幾種：

1. The Unclasssed. 1884
2. Isabel Clarendon. 1886
3. Thyra. 1887
4. A Life's Morning. 1888
5. Born In Exile. 1892
6. Danzil Quarrier. 1892
7. The Old Women. 1893
8. The Year in Jubilee. 1894
9. Eve's Ransom. 1895
10. The Crown Of Life. 1899.

廿三年七月二十日，北平。



顏曙卿旅長躺在沙發上，心中正在計劃着今天晚上應該用怎樣的戰略好給點苦頭那剛張黠賊的太平里紅玉吃。

昨夜他敗了，敗的情形真夠上說一聲慘！屢經沙場，饒勇萬分的一員大將，現在竟然會敗在那樣一個黃毛丫頭手上，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八十歲老娘倒黠孩兒。」笑話會變成了事實。

旅長二十年來的戎馬生活中，從在軍營裏當伙夫起，一直到現在金底一顆星的少將旅長止，不知經驗過多少女人，誰個不是拜伏在他底匹馬軍槍下。然而紅玉那個小東西，周身總不上十二兩重，昨夜同她屢兵三次，他就棄甲曳兵敗北了三次，人妖，他想。或者是她吃了什麼助興的藥，也說不定，不過自己輸了，總是事實。坍台坍到這步程度，旅長簡直沒有經驗過，真是生命史上應最恥辱的

一頁呀！

早晨，離開了太平里的時候，紅玉還躺在暖洋洋的被窩裏。亮晶晶地黑髮散在那大紅緞子繡花的枕頭上，一對水汪汪的眼睛惶惶着像沒有睡熟的樣子。

「爲甚這樣早就起來？」伴着的是騷興十足的一笑。欠起身，用手掠一掠披在眼前的頭髮；鬆了扣的水紅色緊身，將兩隻可愛的象牙球隱隱地露出來，那帶着誘惑性的一幅美人春睡圖的姿態。

旅長底心開始跳——加速度的跳，像發了熱病似的。虎一般竄到床上去，用手拊到紅玉底肩上，只輕輕地往懷裏一拉，紅玉已經像一隻白綿羊似的躺在他底臂彎裏。上帝賜給女人的特有的曲線，特有的氣息，都盡量往旅長鼻孔眼睛裏攢。旅長格外地用力抱緊些，然後俯下頭去，

用那有着日本鬍子的嘴，向着紅玉底嫩嫩面龐上，烙下了許多印，也不知是太舒服了，還是恰恰地相反，紅玉底頭儘在旅長底胸口挨……

想到了這兒，旅長不自然而然的將右腿架上了左腿，冷冰冰地有些兒濕。丟，豈有此理。睜開眼，站起來；打一個呵欠，伸一個懶腰；院子裏的陽光已經有點令人耀眼，無意地從懷中拖出了掛表，短針正指在X字上面。到司令部去走走，昨天一整天鬼混在紅玉那兒，今天晚上紅玉又囑咐早一些兒去。

按了一下叫人鈴，進求一個結實的中年人。

立正。十五度的躬鞠。乖順地立在一旁。

司令部。汽車。旅長不耐煩的吩咐了這幾個字。

是。立正。十五度鞠躬。退出去。

三分鐘後，旅長換了一身嶄新的武裝，坐在汽車裏。

汽車的兩旁，八個佩盒子砲的馬弁在保衛着。

僅僅需要十分鐘的時間，從旅長底公館到了司令部，在敬禮的口令中，旅長底頭似乎動了一下走進了司令部。

一把噴過了四一七的香水的熱手巾一杯濃醞釀的咖啡茶。旅長雖然是老粗，然而却不像馮玉祥連牛奶都不會喝而被人笑話。旅長常常對部下演說，革命軍人底條件是

這樣子的：會用刀叉吃西餐，會同女人行握手禮，會唱妹我愛你……其餘還有，但不緊要。就僅僅這三條，已足表示自己是一位受過歐西科學文明洗禮的人了。旅長部下的官佐，也都能實行旅長底話，尤其是幾位階級較高的，例如趙參謀長呂團長幾個人。

他們這一旅人調防到這徐海一團來，是二月間的事，到現在屈指數一數，也不過連頭帶尾三個月的光景，然而老百姓對於他們軍隊紀律之壞，已有了一個很不好很不好的印象。尤其是旅長，對於女色方面太愛好了，徐州所有的較紅妓女，都差不多為他玩遍，他底下還常常從自己駐防的縣份裏送一些姿色美好的婦女來供給他享用。關於這一點，老百姓當然不敢非議旅長底行爲，因為旅長是這一帶掌管着生死之權的上帝，他有使每一個人家破身亡的危險。然而，却也有例外的幾個人，並不怎樣怕着旅長的威勢的，那便是徐州縣黨部底幾位委員老爺。

「黨權高於一切」的呼聲，隨着北伐軍青天白日旗的招展而洋溢於大江南北了。各地黨部的迅速成立，而黨人們也變成了天之驕子，不管是行政機關的首領，或是其他機關的首領，對於黨人們都不能不另眼看待，於是一班腐化的份子，也都看得眼紅紅地，先先後後，將頭磨尖了，

也飯依到國民黨裏做起忠實同志來。徐州底黨部也正發這樣的份子把持着。

葛斌——黨部的常委，昔日徐州有名的大紳士之一。

人很機巧，在孫傳芳底軍隊剛退出徐州的時候，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並且不久就憑藉了舊有的勢力，而獲得縣黨部常委這一個職位。他手下底嘍囉們也都分佔了什麼工會委員黨部幹事這些小小的飯碗。所以葛斌底勢力是不可侮的，不管是縣長，公安局長，駐軍，都不能同他聯絡一下，以期狼狽為奸而相安無事。否則，自然會有人用着民衆代表的名義到省裏去控告起來。結果，總是勝利歸於葛斌，而同他反對的人是不安於位而去職的。

時間的積累，造成了葛斌炙手可熱的勢力，於是葛斌便目空一切了。雖然顏曙卿旅長他也不放在心目中，當地方上宴會的時候，看見顏曙卿高據首席上那種傲然自得的顏色，便着實地有點不開味。後來又因為幾次爲了一點小事向旅部去求情，而顏旅長沒有買過他一次賬，這更使他不能忍受下去，於是黨部底機關報——新徐日報上，「短劍」欄內便常常有了攻擊顏曙卿的文字。

這在顏旅長心目中看來，雖然是不痛不癢地無損他自己的毫末，然而也就夠討厭且夠麻煩的了。

不管是在司令部後或者是在公館裏只要一看到趙參謀長手中拈着一張報紙遞到自己底面前來。旅長便自然而然的意識到又有人在罵他了。

「子平——趙參謀長底表字——報紙上又罵了我嗎？」

趙參謀長苦一苦臉，眉毛往下一沉，像是帶着無限惋惜的意味。

是的，「短劍」欄內又扎了旅長一下。說着這話，報紙便移到了旅長底手中。

媽的，葛斌這小子，總有一天……照例，旅長狠狠地說了這一句話，便將報紙放到地上，用那漂亮的馬靴狠命地踏上幾踏。

總有一天，旅長……參謀長乖巧的接了下去。

宰了他。旅長露出了堅決的態度，憤怒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燒着，很有把握地說。不給點厲害他看看，他不知道有槍階級的厲害。

對了，旅長。他們自己以爲黨權高於一切，其實在軍人眼光裏看來，還不是屁。趙參謀長很輕快而不着痕跡地拍了旅長一下。

屁？哼！臭都不臭！

一幕喜劇便在這時候結束了。旅長參謀長仍然各自幹

各自的活兒去。

今天旅長特別有點兒不耐煩，天氣也忒悶人似的。於是便叫馬弁電話請趙參謀長呂團長同手槍營王營長來。

不一會司令部底麻雀聲，便清朗地傳進了每一個士兵底耳。

旅長，聽說有一位省黨部底委員到這幾縣來視察黨務，今天新徐日報上載了這一個消息。我們底軍紀也特別注意一下，免得被他到省裏去說閒話才是。參謀長吃了一張旅長拋下來的八筒，冷口撞見熱饅頭，剛合式。於是將牌往下一倒，接着新想起剛纔在報紙上見到的這則新聞，便很殷勤地說給旅長聽。

管他什麼烏委員，他敢到老子頭上撲蒼蠅不成。

撞和了。旅長看見對面王營長擲下一張一萬來，便將面前的牌往下一推，四十八，九十六，一百九十二和。

王營長呷了一下嘴。鈔票，洋錢，旅長底面前推了一大堆。

話雖然是這樣說，然而假如弟兄們頑出屁漏來，未免旅長底面孔上也不好。還請旅長……

交給你辦去好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旅長底牌風正順，參謀長也不敢再囉唆下去。於是大

家便又聚精會神的注意到牌上面去。

八圈的結果。旅長意外收入項下又添了五百多塊錢。最倒霉的是王營長，輸九百多；參謀長同呂團長也各人揩了不少的油。

下午三點鐘，旅長底汽車便開到了太平里，喇叭嗚嗚地響了幾下，便停在紅玉家底門前了。

紅玉像一個小麻雀似地，拉着他底手。來得這樣地晚，把我等死了。紅玉嘴一厭，就吐出了埋怨而飽含情意的話來。

乖乖，才三點鐘就這樣急性子。

我不信。

不信，你看表。旅長拉出了他懷中的表。

你昨天允爲我買一隻白金手表呢？

好，我給你一百塊錢。你自己買去好了。今天早晨來了八圈牌，別人孝敬了我五百塊錢。來，替我捶捶腰，我倦得很。

捶捶腰？一塊錢一下。

好吧，你記着數。

一，二，三，十，五十，一百……

你們這些當妓女的人，離開錢就不行，從來不講什麼

良心同情義的。旅長毫無目的的開着頑笑說：

放屁，誰希罕你底錢。紅玉氣得站到梳粧台邊，想到自己不幸的命運，眼淚就往下流啦。

旅長拉開了嘴，大聲的笑了出來。

脾氣真不小。紅玉，別要認真吧，世界上的事都是假的，得快活一天，快活一天就得了。旅長又宣傳他自己底人生哲學來。

.....

哭什麼呢？要糖吃，叫人買的來，好紅玉，我底心都被你哭酸了。旅長跑到紅玉身邊，用手絹替她拭了一下眼淚，然後讓她坐到自己底大腿上來。

紅玉知道在客人面前流眼淚是一件最干忌諱的事，假若被鴇兒知道，那是有被鞭子抽的危險的。這樣一想，眼淚也就不再落了下來。看一看抱着她自己的旅長底面龐，她不知道應該是高興還是悲哀。

紅玉，你愛我嗎？

紅玉下意識地笑了笑，那笑裏是隱藏着多少人生底悲哀呀！

你願意嫁給我嗎？紅玉？旅長底佔有慾開始活動了

這一個問題，在紅玉底心目中，是意外的也是意中的。然而她却想不出適當的答覆來。

只要你願意，擇一個日期，我便接你到公館裏去。一切事的都由我為你辦好了，你可以放心，絕對的使你滿意。

這種冒失鬼底言語，在紅玉所接識的客人中，旅長恐怕是第一，紅玉用她底手輕輕地在旅長底嘴巴上整了一下。

你把一切的事看成太容易了。

當然，這有什麼艱難呢！

事實上不可能的，你不要做夢吧？

爲什麼？

我在這兒是三年合同呢！

誰訂的？

爸爸。

怎麼，你還有爸爸？你爸爸是幹甚活兒的？爲甚忍心將你押到這地獄般的地方來？旅長很聰明地問出了這幾句話。

那可不能說了，爸爸也有爸爸底苦衷。否則誰肯將自己親生的女兒送到這兒來幹這下賤的生涯呢？

你不怨你的爸爸嗎？

我假如要怨我底爸爸，我底爸爸又將怨誰呢？爸爸同我還不是一樣地可憐嗎？紅玉從旅長底懷中跳了起來。

你更說清楚些，紅玉，我請求你。

何必提那些痛心的往事呢？旅長。

我絕對替你設法好了，假如在我能力範圍之內的話。

爸爸是青浦德大布號的經理，任職已整整地五年了。在去年的秋天，店主不知聽信誰的話，說父親挪用了店款兩萬元，於是便遞呈縣政府訴追。同時因為店中的確年來有點折本的關係，而那店主更故意的作了許多假賬來證實爸爸底挪用店款。於是爸爸因為無產可破的關係而入監了。後來雖然羅掘俱窮地歸還了店款差不多有六七千元，而那店主仍然不允放爸爸回來。母親急得病倒在床上，沒有錢請醫生；爸爸那兒離開了錢就算受牢頭底拷打，在那一切人都不能幫助的當時，在那僅有生以待斃的當時，爸爸便提議將我出賣了，那可惡的店主情願要了我去作妾，然而爸爸却情願我為娼，我順從爸爸底主張，雖然我知道娼妓底生活是不堪想像的。……

那店主底姓名你知道嗎？

葛斌。

唔……

沒有辦法吧。我知道的。你騙我。

誰騙你。紅玉，你先允許了我。我總不使你失望的。

一切都沒有問題，這談話的第三天，紅玉便搖身一變而為顏嘽嘽旅長底第四位姨太太。

省黨部底委員來到徐州的翌日，縣黨部聯合了其他地方各機關在公共體育場開了一個歡迎大會，顏旅長當然也是主席團的一員。

奇怪的是那位被歡迎的省黨部委員，在同他寒暄中間，竟然表現出蔑視他底神氣來。

尤其是在那位委員底演說詞中，好多次的提到要剷除北洋軍閥底餘孽，這使顏旅長聽來，是的確有點刺耳的。並且似乎那位委員實在是有的放矢，因為在演說時，時常掉轉頭來瞷他一下。於是顏旅長沒有等會散完，便託病回去了。

北洋軍閥底狐狸尾巴又露了出來，顏旅長在心中盤算着的，只是怎樣可以給這些僅知喊喊口號貼貼標語的黨官們一個下馬威，而好出自己底一口怨氣。

當他在聽了趙參謀長告訴他底兩則消息後，他更加強

了他決定的計劃。

一間秘密的小室中，一張雅片的煙榻，榻上放着兩副精緻的烟具。

旅長同參謀長在面對面躺着。

子平，想一想法子，否則真糟透了。我們還有一副什麼面孔見人呢？

參謀長呼呼地吸了剛裝上的烟，隨即又拿針挑了一個烟泡在手中搓起來。

旅長，這真是想不到，爲甚平時很精細的王營長，會突然地糊塗了，營中的士兵在外面幹綁票的事一直到被保安隊捕去他還不知道詳細情形，這那兒像一個當長官的。當長官的應該能夠預防於事先，至少也應該能消弭於事後呀！

別談這些了，我都清楚得很。然而現在事已發生，說也遲了。關於以後隊伍方面，我自然要大大的整理一下。不過現在暫時不提這些，當前的要務，就是怎樣想個方法，來出我們底氣呢？

這……法子當然有的……不過……

只要有法子就行。你說出來，我斟酌一下。

恐怕不妥當吧？……

沒有關係，假如不妥當，我們再想別的法子好了。你先說出來我聽聽。

於是趙參謀長一邊吸着烟，一邊訴說着他底出氣的方法。最後，參謀長很謙恭的說：

旅長，這法子恐怕不行吧？

還好還好。旅長笑了笑。但是立時旅長又想起一個頗

關重要的問題來。

然而，子平，證據呢？

那容易得很，做幾樣好了。先下手爲強，幹掉他後，還怕誰同我們爲難嗎？

會心的笑，堆在兩人底面孔上。

布爾塞維克黨人近幾天來似乎特別猖狂了，在這駐有重兵的徐州，大街小巷都可以發現許多言論激烈，搖惑人心的傳單。

這是一個謎，除了顏曙卿旅長同趙子平參謀長兩個人外，誰也猜不出這謎的由來的。

縣政府同縣黨部對於這件事感覺到很大的恐慌，於是便召集了一個黨政聯席會議。

在黨政聯席會議開會的時候，旅部的士兵包圍了縣政府，並且將在會議席上的縣黨部常委葛斌逮捕了去。

晴天的霹靂，革命軍人底醜史，葛斌沒有經過任何詢問的手續，便被執行了槍斃。

罪狀貼在街上。不外是陰謀暴動，組織蘇維埃通盤

誰相信呢？葛斌死了後，徐州便又很難看到布爾塞維克黨人底影子了。

徐州黨部底幾個其餘的委員在控告，控告，各地底黨部在通電響應，響應。

終於顏曙卿旅長不得不卸除了職務，傾着紅玉離開了

徐州。



大眾語的罪人

陽冬

現在有一班人正在很起勁地提倡所謂大眾語，自詡是了不得的一品功臣，其實他們正是大眾語的重要罪人。

白話文本來可以發展為一種普遍的大眾語的，但這幾年來，左翼作家的

以及理論家們因為要販賣蘇俄的及日本的左翼文學理論與作品，於此乎翻譯啦，寫作啦，都完全同化於蘇俄日本的文法，以致白話文變成一種新文言，使人看不懂說不出。（北平所出版的左翼文學刊物之文學雜誌，其中有好幾篇小說的文法和句子是十足的歐化，曾給茅盾先生在「文學」的書評中指摘，譏為大眾文學的叛徒。）此外便是魯迅系的雜文家，如曹聚仁徐懋庸陳子展之流，都向故紙堆中找誌感材料，於此文章的氣質和句子語彙，便都文言化起來，且因罵人要刻薄幽默，有時也故意不用白話文句子而用耐人尋味的文言，這樣便造成白話文復古的頹風。——以上這兩種人正是大眾語的大罪人，無論提倡大眾語也好或改革白話文也好，先要肅清這兩種罪人纔有辦法。

可是，這兩種大眾語的罪人，現

在却搖身一變而大提倡其大眾語文學了，天下滑稽而荒謬的事莫過如此。妓女提倡貞操，不過欲出出風頭抬高身價而已，大眾語文是什麼，他們根本不懂；大眾語文的障礙何在，他們更諱莫如深。如果他們真的要熱心提倡大眾語的話，那我得先請他們首先懺悔，跳出火坑。

（八，三〇）

作家的自信

卡斯

最近蘇俄有人以十個關於創作的問題徵求高爾基答復，最後一個問題大意是當你創作的時候有沒有受到批評家的影響，而高爾基的答復是：沒有！當我創作的時候，批評家對我的影響是並不重大的。（大意如此，忘記原文了。）

由於高爾基這個坦白的答復，足知一個偉大的自信心是如何的必要！

中國的作家們太沒有自信心了，有些戰戰兢兢地匍匐於文壇的脚下，文闕叫左，則大家便鬧一回左翼文學，叫右，也來一套右翼文學，有些故意奉承文闕，以博虛名，實現其文壇登龍術，這種人連心肝也沒有，莫說什麼自信心了。個中原因，一方面是新舊文壇們的統治慾太盛，而作家的奴隸性太重；一方面也因為作家只顧商業競賣，不顧其他。其中間有一個例外的人，但這一兩個例外的人是要被文闕和一般商業競賣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的。譬如郭源新的桂公塘，明明是一篇難得的佳作，然而却被批評家以思想落伍四字判定牠的死刑；又如杜衡的小說，在文壇的評價上是有相當的為人所公認的地位的，然而批評家們却說，除開杜衡本人以外，沒有人說他的小說好的，於此便有凌冰即杜衡的造謠中傷。

在此天下滔滔的時候，我希望此一兩個例外的人能夠秉節不屈，能夠將批評家們踢入冷宮也好，否則也要

徐懋庸乖得時髦

南人

失掉了現代文學使用價值的文言文，有如吳稚暉先生之所說，鐵樹不能開花，然而反對文言文復興的，黨

派的戰士，認為實際的鬥爭任務，海派的文人，認為任內的衛道工作，阿Q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黨派的戰士自有其政治任務，此地可以不說，那海派文人的工作，到也不能有疑問了。

文言文之所謂復興，即汪懋祖之流所以敢大放厥詞，不是沒有來由的。我們一看反對文言文提倡大眾語的「德高望重」的文人們，在此論戰未發生之前，不是在自由談，人間世，

有像高爾基那樣的自信心，不為物議所搖惑。

(八月四日)

新語林等處，大抄古書，大寫古文，在出賣古時的野人頭嗎？

然而，忽然反了臉，要反對文言文復興了，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之戰，自掌嘴巴，不料無恥政客的行爲，影響得海派文人如此之深。煥然兄說他們是愚民政策，實在沒有冤枉他們，然而，天下之民可盡愚的嗎？

海派文人中的徐懋庸先生，自從大眾語問題成立以後，他是完全贊同的，真正一個十足的「患腦病」者，說了什麼「意識問題」之後，說「研究建立大眾語和大眾語文學的技術問題，預備在一方面寫一篇文章。」我

們在等待徐先生的意見之餘，希望徐先生馬上寫點大眾語的論文和作品看看。

至於所謂意識問題，要我請教徐先生，大眾有地域，職業等等之不同，第一，以那一幫大眾的意識做標準；第二，大眾語的文字是形式問題，意識是內容問題，兩問題是否是一個；第三，大眾的有意識，他們自己當然知道創造大眾文學，何須文人學士的徐先生來越俎代庖；我希望徐先生

看他們怎樣建設大眾語

黨派同志與海派文人，他們是提倡大眾語的；雖然在否定方面，指出所謂大眾語問題之所以不成爲問題，在他們本身，不能有什麼值得一看的理論，（提倡大眾的大本營動向的詞窮龜縮，更爲衆所週知）但是，他們

在研究後所寫的文章，不要忘記告訴我們。

我常以爲文藝的政治宣傳員愚而可憐，但他們爲了前途，奉到黨的命令與綱領不能不幹的，那些海派文人，不懂政治，不知黨派是什麼東西，跟着人來叫喊？以博什麼「前途」之名，不是更可憐嗎？有人說，左傾的投機主義者，正是我們的海派文人，若然，不但不愚而可憐，而且是乖得時髦了。

煥然

還老着了臉皮，說建設什麼大眾語。在自由談重燃大眾語的死灰的現在，我們且看那一羣海派文人，如何來建設大眾語。

熱心大眾語的海派文人們，我們不敢怎麼的非薄你們，因爲你們有你們

的理由，（充足不充足與通不通是另一問題。）不過，我要改變人生觀論戰時「那證據來」一句口語，請你「拿東西來看」。

理論之後，必要繼之以行動的，不能行動沒有行動的所謂理論，不過是放屁放屁，真真豈有此理。（引用吳稚暉先生所引用的何典語）所以，現在對於提倡大眾語的海派文人，希望他們以身作則，第一，在提倡大眾語的論文裏，要用他們理想認爲大眾語的文字，第二，以後他們的作品，必須應用大眾語。若不是這樣，祇聞其聲，不見其人，沒用的懦鬼耳。海派文人們既胸有成竹，決不自掌嘴巴，甘爲懦鬼的。

還有一個希望，就是希望他們在討論大眾語的當兒，不要和登龍有柄的徐懋庸一樣，腦病地說反對大眾語的是「患腦病者」，如曾做魯迅奴隸

的伍實，以刺薄馮執中爲能事。（馮執中主張對不對是另一問題。）

文壇上的黨派喧嘩之瞎鬧，他們是一副政治的留聲機，是不足爲怪性的。但那海派文人的左傾（？）的投機

從狂流文學會說到盛馬良

辰 波

最近，在報紙上看見狂流文學會一則緊要啓事。我因爲對這問題有一點小的意見，故敢請新彙編者少少犧牲一點篇幅，先給登個義務廣告，然後好開始說話。

狂流文學會緊要啓事

本會常務委員盛馬良，因其行爲卑劣，有毀會譽。經本會常務委員劉流，章幼川二君子於本月（即七月）二十九日召集臨時非常執行委員會討論處置辦法，議決開除其會籍，以整會務；嗣後盛某

，是最可惡的，他們爲要時髦，要風頭，好像應聲蟲一樣跟在黨派尾巴後面叫喊，這正是海派文人的典型。

我們且靜着來看那以吳老將軍打前鋒的自由談今後的姿態。

一切行動及以前未經執行委員會通過擅自對外接洽之事件概與本會無涉。此啓。

這個啓事登出後的第三天，那位所謂「盛某」也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啓事，說這件事都是劉流，章幼川二人作出來的，而聯合幾位「同志」加以否認。并謂盛某本人將以毀壞名譽罪向法院起訴，以控告劉章二人。

看了上面這兩則啓事，其內幕如何，明眼人自能看出。狂流文學會的份子是那麽複雜：起發人，不待說，

大多帶着某種複雜的目的，附和者，更多想就此以行使其作用。假文學集團之名，以行使其政治集團之實；拉攏青年，眩人視聽，在個人，無非想利用機會，藉以登龍文壇，在集團，亦莫非想搜集喧嘩，以充實其黨團力量。於是，或以權利之爭，或以派別之見，其結果如何，固不待今日之事象爲之證實，早已在留心文壇的人之意料中了。

盛馬良是一個想做一個夢便成功一位文學家的人。然而假如他真是忠誠文學，努力文學，就有這種希望，到也并不便是絕對的錯誤。不過他書既不肯讀，又不肯專心於人生之體驗，在報紙上發表了幾篇半通不通的文字，便自負不凡起來，以爲文學家真是睡一覺第二天早上便成功了的。於是拉攏吹噓，盡行其登龍之術，既組織狂流文學會，謀爲該會之常務委員

於前，復組織什麼世界文學函授學院，自任該院教務長於後，未作得兩篇文，遂妄欲領導文學青年，未讀得三本書，遂幻想教育莘莘學子，其厚臉之態，真令人望而却步。尤可笑者，外國字還不識得幾個，便大膽地辦什麼世界文學函授學院，雖然誰都知道，那原不過在廣告上吹吹，鬼也不肯上門，但倘若真有一兩個不知深淺的青年來報名受課，試問又將一些什麼授給人家？最不要臉的是在教授名單中拉出個羅曼羅蘭來，以拉得攜一位外國名作家爲榮耀，姑無論羅曼羅蘭未必肯來，就給跪跪拜拜地請來了，他又教授給中國學生什麼呢？

盛某爲人既是如此，至於所謂氣節，更加談不到了，時而左聯，時而又與左聯的對頭某種黨派的人合作，朝秦而暮楚，實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此種人而談文學，真把文學太污蔑。

文學青年之不自愛如此，真令人爲之短氣。

我因爲看了兩則啓事，故有感而

『擁護吳老將軍』

所謂大眾語或大眾語文，在那革命前進的工作人員，以及所謂德高望重的海派文人筆底下，宣傳的技術，及投機的情緒之中，在申報的『自由談』及中華日報的『動向』裏，曾熱鬧了一下子。但爲了其意之不可通，其義的不可解，自由談見機而作，不久即自動停止討論。動向的『同志們』，說去說來，離不開本行的政治宣傳術語，什麼『鬥爭』『使命』『任務』之類，寫了一大堆，甚至至工廠工人討論所謂大眾語的紀錄也刊了出來，雖然是盡叫囂呼喊的能事，然而除了膚淺幼稚之外，並留下荒唐滿紙，

作此。劉流與章幼川爲何許人，可惜本人絕不知道，不能一并寫出，曩是恨事。

八、五。

紅僧

（如什麼廢漢字拉丁化之類）在一種否定的濃厚空氣中，聲息也漸漸地沉了下去。

可是，由曹聚仁先生的大眾語的眞言念念有詞，靈符張張化火當中，一位『吳老將軍』確確先生，好像那天大王一樣，從天上飛外，在曹先生的信中，呼大眾語萬歲，這無疑的，自由談的先生們，對於此問題，要作死灰復燃，而動向的同志們，得像得了神仙打救一樣，擺出那政治工作人員的老姿態，高呼『擁護吳老將軍』，也許，所謂大眾語又要重新鬧起來了。

政治宣傳員的工作，是和出賣假膏藥的江湖好漢差不多，在西洋鏡沒有拆穿的時候，未嘗不像煞有介事，但若有人真有胆量來拆穿，裏面的東西就不值得一盼。有政治性的大眾問題一朋瞭之後，自由談望之而却退步，祇讓「動向」的同志們，自「動」自「向」自吹自打了。正在無以下台的當兒，碰着那人生觀戰場的老將在大呼大眾語萬歲，便歡喜若狂，大呼「擁護」了。

吳老將軍之所以值得同志們的「擁護」，並不是他那封大函對所謂大眾語或語文有什麼論足以做他們的救兵，而是裏面有了「大眾語也當然會成爲文學」「大眾語萬歲」的句子，他們利用吳老將軍不要邏輯的理論，不大考慮的句子，斷章取義以作救命藤，保護色。然而，他們是弄錯了

吳老將軍的長信中，關於所謂大眾語的主張，可找得到的，就是：「你侬的大眾與阿拉的大眾，有了合一的語文，又互相合一起來。」這可以說是所謂大眾語的提倡者的福音。吳老將軍這個主張對不對呢？橫豎此理論已有土語方言文學的討論者取過，此地可以不贅，祇有輕輕告訴吳老將軍，中國除了你侬的無錫大眾，阿拉的甯波大眾而外，還有福建廣東等處的大眾而已。

假定吳老將軍黃袍加身而貴爲天子，話由金口說出是對的，所謂大眾語的政治性已經消失，所剩的不過地方性罷了，若果留心着吳老將軍長信

，有許多如「不要建設了大眾語，：不要又經今日的文人學士，鑑青了面孔，立文例，製語彙，好像大眾應當受我們欽定。」的話，不但黨派戰士不滿意，海派文人也不開心呢。然而爲了自己的主張（？）吳三桂可以請清兵入關，則請吳老將軍出馬，是不能不忍痛利用呼籲護了。

我們知道吳老將軍說話，是不大衡量的，政治大事如此，何有於大眾語問題。然而我要警告吳老將軍，有許多猶太精蟲及海派文人在要利用你呢。有地位的人，說話不要那麼隨便的，否則，將來一定不免「老夫悔之晚矣」之嘆啊。

落華生老氣橫秋

述之

落華生這名字曾經紅過一時，出版過小說集，可以算得是「老」作家

；這一位老作家久沒有作品問世，好像是自知不合這時代退隱了似的，「

急流勇退」，對於落華生這種辦法我們表示相當的敬意。

文學出版後，這位老大的作家忽然又不甘伏蟄起來，寫了幾篇「人與非人」的東西，登出來遭人罵了一頓，還不知死活的又寫了一篇「春桃」。「春桃」這篇東西也發表在文學，最近的一個紀念號裏，故事是不足動人，中心意識根本沒有，而且技巧惡劣得簡直和舊小說的筆調不相上下，毫無價值可言。我們不反對發表老作家的作品，祇要作品好，老的新的作家是應該一視同仁的。不過，像落華生這樣老氣橫秋的作品，無論如何是要不得的，反對他這一種「老」作家的「老」作品當然是應該的了。

「春桃」怎樣要不得，落華生怎樣的老氣橫秋？下面應該要舉點證據出來：

第一，他介紹「春桃」主人翁之

一的對向高不會採用藝術的手臉，直抄舊小說筆調，「那男子名叫劉向高」，看到這裏使人一團不高興起來了

；

等二，述春桃（即劉大姑）和劉向高的過去不清不楚，寫法又是很呆板的，沒有一些活潑的風格；

第三，落華生沒有脫掉舊小說的筆調有更甚於第一次的，換句話講，落華生根本還是用的舊筆法，譬如在敘述春桃與劉向高「他們同居這些年，生活狀態，若不配說像鴛鴦，便說像一對小雀雀罷」，接下去就是「言歸正傳」這一舊小說的濫調，難道除了「言歸正傳」四字而外，就沒有轉圓的方法嗎？

第四，……

夠了！落華生技巧的淺薄是連「新」的作家都不如的，這時代，他也配來老氣橫秋的發表那些不三不四的

作品？

「春桃」這名字怪響亮的；可是內容一塌糊塗，真糟踏了「春桃」這兩個字了。在「春桃」中，作者向我們說教要尊重夫權，要知道禮讓，其實這很矛盾的，譬如兩男一女在一起，怎會不鬥爭起來？而且，春桃既經和劉向高睡在一個坑上，當然是行過「周公之禮」了，而春桃，這一沒有知識的女性開口閉口不許劉向高稱她作「媳婦」，好像春桃知道這名義該屬於她的前夫，而不應該讓給劉向高的，春桃她懂得這些「文明人」轉灣抹角的道理嗎？這簡直太不是話了。

「春桃」裏封建意識濃厚極了，這不是落華生老氣橫秋，何能做到這種地步？可是，話又得講回來，落華生他是以「老」當益壯自命的，春桃這個角色固然寫得不好，可是「人與非人」裏的那個女革命家，應該是難

寫的了，而他還大胆的嘗試過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文藝自由與偉大作品

有人提出「中國爲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的疑問，徵求各家的答案。左翼理論家們推諉於政治黑暗環境不良，而蘇汶先生則一語道破，說是因爲文藝不能自由發展。於此左翼理論家的小嘍囉們，於舊恨未消新仇又起之餘，對蘇汶先生的說話，又來一個冷嘲熱罵了，在作品雜誌第一期裏，那一篇「文藝自由的威脅」短評，便施其報復的伎倆。

一國要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必有待於其國民文學的建立和發展，蘇汶先生年來所要爭取的文藝自由，其目的想必在此。文藝的政治化黨派化，其結果會使文藝變爲政治綱領黨派策

像落華生那樣老氣橫秋的作品文學讀者應有反對登載的義務與必要。

翰 秋

略的附庸，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更談不到什麼「偉大」。黨派文藝者不自悔，更欲以其暴力來肅清一切非黨派文藝者，使一般自由的作家們有捆筆之嘆，這種文藝自殺政策，尤爲偉大作品產生的障礙。所以，要想產生偉大作品，須先建立國民文學，欲建立國民文學，先要爭取文藝自由，欲

爭取文藝自由，先要以大無畏的精神去反對文藝的政治化黨派化。——本刊兩年來的態度，便欲在此方面做些衝鋒開路的工夫。

我要答復那些左右翼的理論家們，文藝自由始終是反對威脅，誰來威脅就滾誰的蛋，爲了給我國產生偉大作品開一條出路，我們毫無忌憚地奮鬥下去，希望同情於文藝自由的人們，英勇地團結起來，爲我們這文壇做一番澈底的掃蕩工作，一切的漫罵是不足畏懼的。

(八，四。)

——劉英士主編——

圖書評論

第二卷

第十一期

梁實秋：托爾斯泰的藝術論
葉維：伍光建譯約瑟安特路傳
毛如升：丘瑞曲選譯的英文情詩選
陳瘦竹：伍藍甫譯新哀絳綺思
鄧嗣禹：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
陳登原：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
傅樂夫：鄭行巽著中國商業史
蔣成瑩：近五年來的民衆教育出版界

南京 將軍 評論 社 出版
七巷 號



生活在矛盾圈裏的人

墨 汀

是黎明時分，曙光漸漸地開放了，四方的烏雲失去了密度，迂緩地移行着。

陸軍第x師第一連的旗幟漸漸地從遠方飄了過來，從魯峯溪一直要飄到陸家鎮才會停落了下來，兵士拖着沉重的脚，惺忪着眼，顯着過度的疲勞，蹣跚的走着；身上套着件被汗及露水浸溼透了的軍服……

連長毫不經心的騎在馬上，不住的揮着皮鞭咆哮的對付兵士，他以為對付兵士最好的方法，就是這個。

「快些走！六點半一定要開到陸家鎮！」連長的聲音是沙啞的。

兵士的脚步稍為快了些。「出得！出得！得，得，……」那麼雜亂地不整齊的脚步聲，打破了黎明的寂靜。

「禽你娘！快走！」排長嚷着：接着就揮着皮鞭，祇

聽見一聲：

「拍！」

「啊唷！」……

「拍！」

「痛死啦！……」

「神氣個卵，他媽的狐借虎威。」幾個低低的聲音：

「出得！出得！出得！出，出，出，……」

徐徐地陸家鎮能望到了，這時太陽已很低的站在光亮的天上；早晨的太陽彷彿褪了色般無力的射灑。

「出得！出得！出得！得，得，……」兵士的脚步已跨進了陸家鎮。

即刻零落頹唐的陸家鎮陳在兵士們的眼內。

「他媽的！開發到這個卵地方！」

「操你的！卵地方！……倒霉！」

陸家鎮在全國人民的眼光裏，是多少帶有些恐怖的心

理，多少年來，這鎮是所謂「兵」與「匪」的衝突地，陸家鎮百姓的性命是不能得到保障的：簡直是朝不能保夕。

記得在上月：陸家鎮還是在國軍的手內，不過不到一個上午，匪軍就迅速的衝了進來，於是國軍便暫時的退了出來。

「打倒土豪劣紳！捉盡財主！」匪軍首領的口號。

於是糟糕！陸家鎮的百姓這一下可糟糕：男的祇要身上稍有兩文，個個就是土豪，劣紳，財主，誰個不拿出錢，便要撕誰的票；女的除了老的，年幼的，誰個不被佔着或姦着？

頓時陸家鎮的淚，河，平添了許多無名的少女屍首。老的腫着：眼淚直往下流，傷心的叫喊。

「作孽啊！這些死不會超生的瘟盜！」
年幼的頓着腳。鬧着要：父親，母親，哥哥，姊姊。

不久，國軍便反攻了進來。

「查！陸家鎮人民通匪！」
又牽累了一大窩人。

終於在雙重的屠殺下，陸家鎮的百姓是一日少似一日

了。不過，逃到外鄉的也不在少數。

從上月起，陸家鎮一直被國軍統治着。爲了運輸的便利，築了條通外省的汽車路。

「出得！出得！得，得，……」兵士雜亂的脚步聲。

「立正！」第三排排長王海生張着喉管喊：

王海生着實有副武人相：濃眉，大眼，闊嘴，不過鼻樑稍爲塌些，一身的肌肉猶如鋼般的硬。

「拍！拍！」第二班第三號步兵張得海站歪着身子，王海生跟着就是一鞭，不守軍紀是要槍斃的。

張得海喊也不敢喊一聲，睜起了惶惶的眼，凶狠狠地偷聽着王海生：

「他媽的，神氣個卵，看見連長也不是老鼠見貓。」
雖然是輕輕地一聲，王海生仍是聽到了，可是他垂着頭不聲響。

王海生的相貌却是生得粗魯，如個凶神般，但是他的心是最軟弱不過的了。連長的那種毫不經心，驕傲的舉動，他是看不上眼的，他很知道兵士的苦衷，不過他也是沒法，常常忍起心學着連長那個模樣：凶着臉，吸起煙，舉起皮鞭咆哮的對付兵士。真的，一個排長的銜頭，使得得罪了許多兄弟；……否則連長的皮鞭也會降臨到他的頭上；

「作事不動。」雖則如許，每當他抽了一位步兵，他的心又要多一次的懺悔，他怨恨自己為何會變得如此的殘暴。不過他也不得不抽着兵士，不是他又那能從一個步兵升到班長；班長升到排長，並且海生的希望：願意從排長升到連長，……營長，升到……

想到排長，海生的嘴角就會漏出笑容，他究竟也有個出頭的日子，他所以要離開家鄉，是受不了家鄉人的閒氣。家鄉人都說他是個沒用的廢材，都瞧不起他，雖然他有那麼個結實的身子。於是他負着氣，從家鄉裏跑了出來，好，現在身上掛皮帶了，回到家鄉可出口氣了。

「哈」，海生想想這些，似乎得了些安慰，但心內的裂痕總似不能完全復原的。

二

兵士們的營在城隍廟駐紮好了，海生悠閒的踏着步子巡視他這一排兵士的舉動。海生滿以為疲憊的兵士們早已豬般似的酣睡了起來，不過，巡查的結果，適與他的理想相反。兵士毫無倦意的坐在地鋪上起勁憤怒的閒談：

「他媽的！我真不願意紮在這個鎮上！」

「不是嗎？在這裏也是一樣的死！」

「媽得×！我情願不拿餉在喜峯溪打東洋鬼子！」

「真的！打死了也心干！」

「狗彘的排長！得了東洋鬼子的錢！」

「對啦！我們是不願意退的，我們都情願打小東洋！」

不怕東洋鬼子最利害些！」

「他媽的，排長怕死啊！」

依着海生的脾氣，他就要抱出那幾個講話的兵士，他的抽個一百鞭，可是這些兵士個個都是熱血兒，因為他們願意打東洋鬼，能打東洋鬼的才是個好兵士，海生以為：海生又何嘗不願做個好排長，不過上司——連長——的命令，又那能不聽。總之兵士是錯怪了海生。臨退的那一晚，海生哭了一整夜。

海生的頭腦像受了一個突來的打擊，覺得有點昏亂。……漸漸地他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

一個淒慘的晚上，天上沒掛半點星月，大地黑沉沉地，祇有西北風怒吼的叫着，

兵士個個抖擻着精神預備這晚好好地幹一下。

突然有個命令傳遍了全連：

「九時半退出喜峯溪！」

這個驚人的消息震動了每個兵士的心弦，個個握着拳

，漲着臉，憤怒的叫着：

他媽的誰個傳出這個命令！」

「×他娘！難道拿個喜峯溪送給東洋鬼嗎？」

一刻的功夫，幾十個兵士擁進了排長的營房。

「報告排長！我們不退出喜峯溪！」第三排的王得海

爲首說：

「我們要打東洋鬼子！！」雷般的聲音，數十個喉嚨。

「誰說的！誰說的！！九點半就要退出！」三個排長的

手緊握着掛在腰內的手槍。

「賣國賊！賣國賊！！」

「操你的哥哥！亡國奴！」

「兄弟們，你們要聽清，退出喜峯溪的命令也不是我

們發的，上司既然要我們退，這也是沒辦法的。我們是非

常沉痛，對於報國——抗日——的機會，又要沒了！」

海生沉痛的講，晶瑩的眼淚已從眼眶內落了下來。

「×娘的！我們不是來聽講的！」

「他媽的，假慈悲個卵！」

「排長得了東洋鬼子的錢！他媽的東洋鬼子怪會來這

一套。」

「海生是漢奸！他媽的人面獸心，哭得出來！」

「我們不退出喜峯溪！！」

雜亂的聲音交加在一片。

「兵！兵！」第二排排長張四海朝天開了兩槍。

「不出去的吃紅棗！」第一排排長趙得生助威。

「兵！兵！兵！」

慢慢地幾十位兵士退出了營房。

九時半退出喜峯溪的時候，連長槍斃了好幾個兵士。

海生想想這些事就好像在昨天才過去一樣。他不住的

搖着頭，歇斯里地自語：

「連長，團長……是得了東洋鬼子的錢。」

他無意識的擺動着脚步，也不再去看察軍營，垂頭喪

氣的跑向他自己的營房。

「弟兄們錯怪了我！」一肚子的牢騷。

跑進了營房，得生，四海兩個剝下了軍服坐在床鋪裏

跳蚤。

「他媽媽的，連長我最看不上眼了，神氣個卵。」

「四海，我真罪過，我一受了開氣，便要向兵士身上

發洩。」

「誰願打兵士呢？」

「不過總覺得打了兵士，身上才覺得爽快，可是過後

心裏很覺得難受。」

「操！我當步兵的時候，受的鞭子也不在少數！」

海生望着兩位同事：蓬鬆着黑髮，樣子顯得很憔悴，菜色的臉龐下覆着一雙生澀的眼睛。……

「得生，營裏的事也講不了這麼多。總之，祇要能升上去。」

得生也沒理會四海的話，撥動着嘴低低地念他的：

「小小燈籠圓團團，

「掛在官姐床裏廂，

「姐叫小郎吹燈睡，

「……………」

「……………」

「老趙你還在想她麼？除非你做了連長，營長，真的

，祇要能升上去，什麼都有辦法。哈，哈。」

四海的苦笑，引起得生，海生的傷感。

兩位憂鬱，傷感的同事更引起了海生的牢騷，於是歌

新的里地向後轉，開出了營門。

四海輕輕地對得生說：

「唉，這幾天生生的行動很有些可怕。」

三

太陽慢慢地爬到天中心，拚命的放出了它的火鍊。

兵士們肚裏盛飽了飯，一張嘴便不會停的。

「海生也有吃苦的一天，」

「他媽的，從前海生當步兵的時候，大家都是相親相愛的。」

「哼！升了班長，排長便不認識我們了。海生還愛個卵。」

「娘的！現在不知誰做我們的排長了，」

雜亂的閒談，驚醒了臥在後廟的海生。

後廟是低矮而且昏黑。一扇門如果沒人推開進來，那末是永遠關閉着的，只有從東邊一個窗口窗上透進一支陽光。這樣一間空氣不通暢的廟宇，就當作軍醫處。

軍醫處可沒甚設備。陽光洒到的地方，放置了一個木搭的床鋪，床上正臥着海生：灰白的臉，緊閉着眼，手時時地顫擲着。

「啞。」海生長長地呻吟。他覺得渾身痛楚，尤其是腿，猶似被刀割了般的。

漸漸地由斷續痛苦的回憶裏想起了二小時前的事。

他昏昏糊糊地從軍營裏走了出來，毫無目的的亂行。走過了岳王街，出了徐塘村，於是到了陸家鎮口，那條通外省的汽車公路又在他眼內顯了出來。

一切的事又在他腦內溫習了：得生，四海憂鬱，傷感的臉；兵士們不諒解的談話。

「唉，」太息着：「他們錯怪了我。」

他不住的太息，至汽車公路上悽悽懂懂來往地踱步。他的頭發脹，心被混亂着，一陣黑呈在他眼前晃搖着。……於是乎汽車來了；於是乎海生被汽車撞倒了；於是乎大腿軋傷了；於是乎……

「哇！」海生想完了不顧一切的哭起來了。

「哇！！哇！！」海生憧憬到將來的一切，更嚎啕大哭了。

連長四海，得生走了進來。

海生想敬禮，可是手簡直的舉不起。

「該死的！走路太不小心！汽車又沒有眼睛，撞傷了怪誰！不許哭！這裏是軍營！」

連長毫不顧惜病人，仍是平時那凶凶的口調。

罵了幾聲，連長便跑出了房門。

「他媽的！」得生憤恨的朝連長底背影吐了一口。

「海生，放開心懷，只要好好地養，大腿總會恢復原狀的。」四海關切的語。

海生熱烈的瞧着四海，得生。

沉默。

忽然得生的聲音打破了房間的肅靜，充滿着怨恨，激昂的說：

「連長簡直該殺！他媽的，他得了汽車公司的錢！現在撞傷業已和解了！……」

海生聽了差些昏了過去，

四海埋怨得生：不該說出直話，使海生受個重大的打擊。

「支，：：：：」房門響了，房門開處，太陽馬上射了進來，房內頓時亮了許多，不過一刻兒，陽光便隨着房門消滅了。

軍醫官踏着響亮的步子，神氣的跑了進來。身上穿着挺整齊的白色醫服。後面跟着兩個助手，手裏各拿着割斷手尼的醫具。

軍醫官同得生說了好些話，得生緊張的臉龐常常露出皺紋，並且嘴裏「嘖」的聲音不斷的從舌尖吐了出來。

政 治 月 刊

華 北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號 專 題 問 北 華

國民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目 要

華北問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黃仲翔
華北問題芻議	胡君
從日蘇戰爭觀察華北的命運	王純
華北危機與遼東局勢	李廉
華北各戰役之回顧	方明
一九一八—以後中日的外交關係與今後之華北問題	李一明
華北問題與列強的態度	張少濤
華北國防問題	李崇濤
華北問題與遼東之山東	李崇濤
如何從夾攻環境中安定華北	李崇濤
東北義勇軍之抗日戰	李崇濤
日本統治滿洲的比較及其侵略華北的必然性	李崇濤
華北工商業概況	李崇濤
華北農村經濟問題	李崇濤
華北農村的抗戰	李崇濤
恥辱的餘波	李崇濤

光翼用葉管李張李黃李方王胡黃
 佛仙巖之仲書濤傑民廉粹君君仲德

角二洋大册每價定

一之〇一圖厚傳京南址社

海生的臉漸漸地轉變顏色，心兀住的跳個不停。

最後祇聽見軍醫官凶狠狠的聲音：

「哼！我已經看排長的面子了！否則，在一小時前早就

海生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在不久的將來腰要被割了。

於是出了很大的力氣哀求的說：

「軍醫官，請你可憐我，不要割。……」

軍醫官不理會這些。

四海也哭喪了臉喊：

「一定要割嗎？」

軍醫官殘酷的點了點頭。

房內熱鬧了起來，兩位助手開始洗滌器具，一陣洋油的氣味簡直使人難受。

海生的心要碎了。頭腦含糊着：

「唉！他們錯怪了我。唉，連長，營長，……沒希望

了。」

霎時海生便昏了過去。

廿三，七，五。深夜。於昭靈堂。



奇異的噩夢 (續)

奧尼爾 (E. O'NEILL) 著
高 倚 筠 譯

第二幕

佈景：像第一幕一樣，教授的書室。第二年的一个初秋晚上，大約九點左右。房裏的一切都沒有變動，除了那灰闇的陰影的本體掩映着，給那些窗戶一個毫無生氣的暗示，使這房間比從前更覺得悲慘。書案上的燈是着了。案上的東西——筆，紙，鉛筆等都一絲不亂的擺着。

馬斯頓坐在中間的椅上。他很講究地穿了一套英國造的深藍呢呢衣服，很闊淡的看起來似乎是黑的，那顏色和他沉默淒慘的面色聯成一起，很強烈地暗示着一個人是在穿了孝。他的瘦長的身體煩擾地坐在椅上，他低垂着頭，他的下巴幾乎觸着了胸前，他的眼睛悲哀地什麼都不注意視着。

(他的思想是衰落，一些力量都沒有，遲鈍地和單調地)

預言的教授！……我記得有一次他說過：甯娜去後不久：「有一天，在這里，……你將會見到我」……他預先知道嗎？……不……生活上一切是這樣輕蔑地意外的！……上帝在鄙視我們的自大！……

(殘忍地微笑)

可憐的教授！……他是怎樣地寂寞……設法去隱瞞着……總是你說那醫院裏的訓練對於他將有何等的利益……可憐的老漢！……

(他的聲音有點帶沙和不可摸捉——他制止着——挺一挺他的身體)

什麼時候了？……

(他拿出他的錶機械地看一下)

九點十分了……甯娜應該到這里的……

(然後帶着驟然的悲痛)

她對於他的死將會真的感到很悲哀嗎？我很想知道……

但我疑惑！……但是爲什麼我這樣憤怒呢？……我兩次去那醫院她都很快樂的……很難摸批的快樂！……也許她以爲她的父親使我去偵探她……可憐的教授！……結果她答覆了他的信……他總是給我聽的……感情動人地的喜悅……充滿着新聞意味，沒有一點愛情的字句，對於她自己的一切都沒有提到……她不願意多寫……她向來就沒有回覆過我的……至少她是有收到的……母親說她的行爲是很不可想的……

（於是妒忌地）

我想每個單身可惡的密友都戀愛着她！……她的眼睛看起來很諷刺的……渴想着男子……好像我望着娼婦的眼睛一樣……我不曾有過……除了那一次……那一塊鏡的商場……她的是烏溜溜淺藍的眼珠！……

（很不耐煩地站起來）

魔鬼！……幹嗎這樣的可怕的偶然的事我們的記憶總存在心里！……那醜怪的討厭的……那美麗的事我們才值得記在日記裏呢！……

（他微笑着帶着一點牽強的愉快，即刻又很哀悲地的）

寧娜在溫里最後的一夜……她無恥地說及她獻出自己……

我希望我知道她在那裝滿了男子的那一個屋子裏她做了什麼事情……尤其是那自尊自大的醫生那乳毛未乾的騾子！……戈登的朋友！……

（他蹙眉，決意地把他的連續思想打斷再坐在椅上——一種輕蔑的談話的語調好像他這一次是實際地在和另外一人談話一樣的）

真的，這一回并不是相當的時候來做這樣的投機了……她的父親死在樓上的床裏……

（一種沉靜好像那是很適合地使他自己鎮靜了的——然後拿出他的錶很機械地注视着。他正這樣做着，汽車行近的聲音可以聽到，停在花園外的邊石。他躍起來行去門邊——然後遲疑地混亂地）

不，讓瑪麗去吧！我不知道怎樣才好……把她抱在手臂嗎？……吻她？……立刻？……抑或等到她？……

（屋後的電鈴不斷地響着。前面的人聲可以聽到，起初是甯娜的，最後，一個男子的。馬斯頓驚愕了，他的臉突然憤怒和沮喪）

有人同她來！……一個男子！……我以為她是自己一人！……

（可以聽到瑪麗行去開了門。迅速地，當瑪麗看見了

寧娜，她傷心極了，她不能制止地嘔泣起來，寧娜發生繼續地的聲音撫慰她。

甯娜

（當瑪麗的悲哀有些沉下了，她的聲音可以聽到，是低和沒有腔調的）

馬斯頓先生在這里嗎，瑪麗？

（她喊）

差利！

馬斯頓

（忙亂地——嗶聲地）

在這里——我在書房，甯娜。

（他夷猶地行去門邊）

寧娜

（行入，只站在門邊。她穿着看護的制服，戴着帽子加上一件寬袖外套。她比上一幕老些，她的臉灰白而消瘦，她的頸骨高高地，她的嘴緊張而帶着輕蔑。她的眼企圖地去保護她受創了的精神帶着一切都可解謎的注視。她的訓練也使她的氣魄增大了一點，使她無情地去受些苦，知道看護的職業是辛勞的。在她掙扎着去恢復她的精神的控制，我們可以知道她是在冷寒

和失了平衡之中坐車坐得過度了，但是她的神情是比平常紊亂了許多，雖然她現在是較為可能地把它壓制和隱藏着。她保持着她的動人的美麗，她體格上的誘惑是給她蒼白的，和一種不可思議的暗示着她所包藏的經驗而增了價值。她空虛地望着馬斯頓，她說話的音調是奇怪而平坦的）

啊，差利。瑪利說他死了呢。

馬斯頓

「愚笨地——不絕地點頭」

是啊。

甯娜

（如前的音調）

太不幸。我帶了達里爾醫生一齊來。我以為還有點希望的。

（她一停，環望着房內）

（紛亂地在想）

他的書：他的椅：他時常坐在这里：那是他的書案：小甯娜是不許去摸動那一切的：她從前總坐在他的膝上：緊蹲伏在他身上：夢着窗外的黑暗：在火爐前他的手臂是熱烘烘的：夢是像火花高翔向天空去死在冷

的黑夜裏：他的愛是和暖的，很平靜地就睡去：

（爸爸是小囡呢，你是不是？……）

（她環望着然後又向上一望）

他的家：我的家：他是我的父親：他是死了：

（她搖頭）

是啊，小甯娜，我聽見你呢，但我一句都不懂你說什麼的：

（她自己輕蔑地微笑）

我真對不住你，父親！：你知道你對於我是久已死去的：當戈登死時一切的男子都死了：當時我覺得我是怎樣的？：空虛：而現在我也覺得空虛：那太不幸了：

馬斯頓

（傷害地在想）

我希望她會投在我的臂內：哭着：把臉埋在我的肩上

：「啊，差利，這世界上我只有你一人：」

（憤怒地）

爲什麼她又和那達里爾來？：

甯娜

（沒精打彩地）

那一夜我和他告別就預感到我再不會見他的。

馬斯頓

（聽了這坦白的道禱上的憤慨，很歡喜的）

你沒有希望過再去見他，甯娜！

（然後自己很痛苦地在悔恨）

請你恕我！我說這種話真是壞蛋！

寧娜

（沒精打彩地搖着頭）

我沒有希望過他所想及的是我。

（譏諷地）

那是另在一方面在這里你是不能用言語去分析的，差利！（然後，驀地里發出那不可避免的她的看護的冷淡口氣

的一個問題）

他在椅子上吧？

（馬斯頓很笨拙地點頭）

我要和納特一齊上去。

（她轉身很活潑地行出去）

馬斯頓

（麻木地望着她的背後）

這樣不是寧娜！

(憤怒地)

他們在那里把她的靈魂殺害了！……

(眼淚突然地從他的眼眶裏流出來，他拿出了手帕揩去了，曠聲地喃喃自語)

可憐的老教授！……

(然後向着自己嘲笑)

謝謝上帝，停止了這舉動吧！……那並不是爲了那教授！……親愛的老差利哭着爲的是她沒有在他的肩膀上哭……像他所希望的！……

(他辛澀地笑——然後驀地看見門外有一個人站着在注視着——於是他尖銳地喊出)

是誰？

伊文思

(他的聲音有些狼狽，遲疑地從穿堂進來)

那沒有什麼。

(他站在門邊，很羞縮地露着齒笑)

那是我——我，我想這樣說的——李士小姐叫我進來這裏的。

(他很困難地伸出他的手)

我猜你想不起我吧，馬斯頓先生。有一次李士小姐在那醫

院裏爲我們介紹過的。那時你正要離開而我正進來。我的名叫做伊文思。

馬斯頓

(他很銷沉而痛苦地在打量着他，勉強地發出一個熱誠的微笑和他握手)

啊，是啊。我在先有點記不起你了。

伊文思

我覺得有點唐突地就進來。

馬斯頓

(開始去歡喜他天真的態度)

一點都不會。請坐吧。

(他坐在中間的搖椅，伊文思行去坐在右邊的橙上)

(伊文思很不舒服地駝了肩坐着，手裏旋動他的帽子。他是比中等身材的人高一些，彩色很美麗，有的是誠懇而羞怯的藍眼睛，他的體格表面上是顯出未曾成熟的樣子。他的態度是害羞像女子或老年人而很活潑地和他的朋友嬉戲。他只是缺乏一點自信心和一些奇怪的請求的氣概，然而帶着一種暗示着那不能喚起的固執的力很明顯地發生在他的懦弱之內。雖然他是二十五歲而且出了大學有三年了，他正是穿着最近的大

學的制服，這使他看起來更年青些，他總是給人錯認是未曾畢業的大學生，而且他又歡喜這個。這使他覺得生活有趣些。

馬斯頓

（很熱心地觀察他——有趣地）

他當然不是一個有大學問的人：長大過度的孩子而已：：雖然是可喜的本質：

伊文思

（在馬斯頓的觀察之下覺得很不好過）

給我一個研究：似乎是好人：寧娜說他是：也許我應該和他談一下他寫的書，但是我甚至連他的書名都記不起：

（他突然而說）

你認得寧娜——李士小姐——在她是小孩子的時候，是嗎？

馬斯頓

（有些唐突地）

是的。你認識她多久？

伊文思

哦——真的只不過她到醫院後才相識的，雖然幾年前我和

戈登，在一個環舞會中會過她一次。

馬斯頓

（漫不經心地）

啊，你認得戈登？

伊文思

（得誇耀地）

是哪！我是和他同班的！

（一種崇拜英雄的氣概）

他無疑地是一個奇人，你看是嗎？

馬斯頓

（諷刺地）

戈登是永遠的：（註一）Uter Alsom！我覺得教授的觀點不錯：

（漠然地）

很好的孩子！你和他很好嗎？

伊文思

不。和他一齊去的人們都是運動能手——而我總是不行的。一個。

（壓出一個微笑）

我在一切的運動中總是第一個先跳出隊伍的。

(然後有點臉紅的卑抑的驕傲)

但是我無論如何未曾被人停止過再試的！

馬斯頓

(安慰地)

啊，運動的英雄總是在離開了大學後才變成明星的。

伊文思

戈登就是這樣！

(熱烈地——一種緊張的崇拜)

在打仗時！他是一個單獨者！而他總是很清楚地打着好似他踢足球一樣！甚至那些匈奴人也尊重他！

馬斯頓

(譏刺地想着)

這一個戈登崇拜者一定是甯娜眼中的蕘菜了！……

你也在軍隊裏嗎？

伊文思

(害羞地)

是啊——在步兵裏——但是我並沒有上陣——看不到興奮的事情。

(憂鬱地在想)

不要和他說我想找飛行隊的事：想加入戈登的設備裏

……但是體格上不合格：我所想的事總沒有一件成功……

也許我會失了甯娜也不定……

(於是挪揄着自己)

噫，你！……你究竟什麼事？……不要停止啊！……

馬斯頓

(他尋求地注視着他)

今晚你是怎樣的會來這裏的？

伊文思

你的電報到時我正在訪問甯娜。納特以爲我也應該同行，——也許我有些用處。

馬斯頓

(蹙眉頭)

你是說達里爾醫生嗎？

(伊文思點首)

他是你的很接近的朋友嗎？

伊文思

(遲疑地)

哦，有點是。在大學的宿舍裏我和他同在一間房。我進去時他已是在四年級了。在每方面他都幫了我很多忙。我是初到什麼都不懂的，他憐憫我。在一年前我去醫院裏找我

從前相識的一個人，我又再和他過從地來了。

（然後苦笑地）

但我不願說納特是和什麼人都特別接近的。他是一個隨便可以染色的羊毛的醫生。他只是接近着無論什人只要是關於他的事的！

（他含笑——然後很快地）

但不要誤會。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你認得他吧？

馬斯頓

（頑固地）

有一點。寧娜介紹過我們一次。

（痛苦地在想）

他獨自一人的和她在樓上：我希望那將是我：

伊文思

不要使他對納特發生不好的想像：納特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盡力的幫助我和寧娜：他以為是結果她會和我結婚的：上帝，如果她只肯！：我不期望她在先愛我：：只照顧她就夠幸福的了：和她煮早餐：：捧去牀上給她：把枕頭疊好放在她的背後：和她梳髮：：我只很歡喜的去吻她的頭髮！：：

馬斯頓

（受了擾動——疑惑地想着）

達里爾的關係和寧娜是怎樣的？：接近關於她的什麼事？：你這樣壞的想着！：爲什麼我要關心？：我將詢問這伊文思：有了這機會我應該盤問他：：

（含着勉強的漠不關心地）

是不是你的朋友，那醫生，和李士小姐很「接近」的呢？自從她失意了後，她是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的，如果那是對於他有興趣的！

（他漠然地微笑）

伊文思

（有點吃驚，從他的夢中醒過來了）

啊——咦——是啊。他總是企圖着去威嚇她，要她特地保重她自己的，但她只是給他一個哂笑。

（嚴肅地）

那是很好的如果她聽他的的勸告。

馬斯頓

（多疑地）

不錯。

伊文思

（小孩子的莊重地說出）

她看來精神不健全的，馬斯頓先生。我想她看護着那些奇形怪狀的人總使他想起那戰爭，而這一層是她應該忘記的。她應該不做這樣的工作變換一下給人家看護才是，這是我的意見。

馬斯頓

(受了這話的感動——熱心地)

這正正是我的意見。

(想着)

如果她住在這裏：我每天都可以在這裏：我可以看護她：母親在家：寧娜在這裏：那末我怎樣寫東西呢！……

伊文思

(想着)

他無疑地似乎是幫我的了：無論如何！……

(然後忽地忙亂起來)

我將和他說嗎？……現在他是像她的保護人一樣了：我要看看他的立場是怎樣的……

馬斯頓先生，我——我想有點點事和你說的。寧娜總是談及你的。我知道她是很想着你。而現在她的老人——

(他遲疑着有些忙亂)

我的意思是說，他的父親是死了——

馬斯頓

(有點驚惶——想着)

這是什麼？……求婚？……正式地？……娶她？……向我請求？……唔，現在是差利爹爹了？……囉！……真蠢材！……他有想到她會愛她嗎？……但她也許：他并不難看：令人可喜，天真……有些是母親所……

伊文思

(鑄成大錯地，現在有點不管了)

我知道現在還不是適合的時期——

馬斯頓

(枯燥地——打斷他)

也許我能夠預先知道。你想和我說你是愛着寧娜，是不是？

伊文思

是啊，先生，我曾經請求過她和我結婚了。

馬斯頓

她怎樣說呢？

伊文思

(羞怯地)

沒有說什麼。只是微笑着。

馬斯頓

(如釋重担)

哦。

(然後苛刻地)

好，你還有什麼想頭呢？真的你也應知道她還是愛着戈登啊？

伊文思

(勇敢地)

當然我知道——而我是崇拜她這舉動的！一般的女子太過容易健忘了。她向且應該長久地愛着他。我知道我是和他不能比的——但我所愛她也并不比他少——我知道我能夠的！——所以我能夠給予她一切的需要。我并不希望她有什麼報酬我除了我有權利去照顧她之外。

(很忙亂地說出)

我不會妄想她的——在這一方面——她是太美麗和神化了——那并不是我不希望她在相當的時期愛我——

馬斯頓

(犀利地)

這一切就是你希望我做的嗎？

伊文思

(有些退縮)

什麼——唔——沒有什麼，先生。我不過是想你應該知道罷了。

(羞怯地望着天花板，然後又望着地，旋轉着他的帽子)

子)

馬斯頓

(起初很怨恨地嫉妬他——想着)

他想他的意思是：純潔的愛情！那是容易說出的：他尚未認識生活；但他也許對於寧娜有點好處；如果她和這蠢子結了婚她能夠忠心嗎？……然後我呢？……那真是可鄙的思想！……我的意思不是是想那樣！……

(很仁慈地的聲調)

你看，我真的沒有什麼力量。

(微笑)

如果寧娜願意，她就願意——如果她不願意，沒有人可以勉強她。但是我可以希望你幸運。

伊文思

(立刻地表示他孩子氣的感謝)

謝謝你！你真好，馬斯頓先生！

馬斯頓

但是我以為我們還是把這件事情擱着不談的好，你說是嗎？我們忘記了她的父親是——

伊文思

（自諷地有點難過）

不錯——真的我真蠢材！請你恕我！

（穿堂裏起了脚步声，愛門。達里爾醫生進來。他是廿七歲，短小，黧黑，瘦而強壯，他的動作是活潑而堅定，他的態度是冷酷和留心，他的眼充滿着分析性。他的頭優美而聰慧。這里他只有點罪過的，就是他的態度很能夠挑撥女人，緊張的熱情他很快地訓練着自己去制止着，只使他自已很自由地客觀的滿足去研究他自己和她們的反應；所以他才能為自己想避免愛情而從他的科學上了解真正的兩性的本能。他看見伊文思和馬斯頓，他沉靜地向馬斯頓點首，他很冷地回答他，行近書案，從他的口袋裏拿出一本藥方簿子很快地塗寫着。）

馬斯頓

（輕蔑地想着）

有趣，這種年輕的醫生們！……發表出汗使人覺得寒冷！……開藥方！……也許是給那死屍一些咳嗽藥！……長得

不錯？……不多不少……很吸引女人，我敢說……

達里爾

（撕下——遞給伊文思）

森慕。出去配了。

伊文思

（很舒服地）

好。得個機會出去散散步。

（他出去）

達里爾

（向馬斯頓）

那是給寧娜的。今夜她應該有點睡眠。

（他急速地坐在中間的椅上，馬斯頓糊里糊塗地坐在書案後教授的位置。這兩個男子互相注視着一會，達里爾含着坦白的視察來看這有皺紋的馬斯頓就覺得憤怒他）

這個馬斯頓並不歡喜我：那是很明顯的……但是他使我覺得有趣……讀他的書……要知道他對寧娜的事情是怎樣的……他的小說不過是淺薄的中等文章……不深入……沒有根基……為什麼？……是不是聰明人不敢……恐怕他會在某一處發現了自己的……有些可憐的魔鬼們一生都不嘗試

去發是他自己是屬於那一性的！：

馬斯頓

給我一個他們在醫學校裏的臨床診斷的暗淡的眼光：像衣阿惠的一年級的學生和哈佛的廣大的學生締交一樣！：什麼是他的特長？我想是神經病專家：我希望不是精神分析家：有一大堆要說明白的，（註二）佛羅依特先生！：他的罪惡是值得受罰的，吃早餐的時候給人勉強着不斷地去聽同時很多坦白的人和他說他們夢見蛇：噢，這是容易醫的嗎！：哲學家的兩性的語調：「啊，（註三）奧地巴士，奧我的皇帝！世界上的人正學取你呢！」：

達里爾

一定和他爭辯及甯娜的：要有他的幫助：可惱沒有多少時候可以說服他：他是那種要有炸彈爆發才移動的人們：但不十分大的炸彈：他們給容易就炸成一片片的：

（魯莽地）

甯娜又走毀滅之路了！并不是她的父親的死給她一個震動

的平常的悲哀。我希望那是！不，那震動因為牠的最後地說服了她，她不能感覺那有什麼了。這就是她現在在樓上所做的——企圖着策勵她自己去感覺一些事！

馬斯頓

（憤怒地）

我想你是錯的。她愛她的父親——

（未完）

（註一）隨處都是，原文是德文。

（註二）Sigmund 奧國的醫生，精神分析學的發明者。

（註三）希臘神話，奧地巴士是地馬士國王魯亞士和

王后賈克士他的兒子，當他生時就有一神使預言魯亞士將被其子所弑。他就被棄，給可尼士王收養了。長大後，又聞一神使說他將弑其父的婚母，奧地巴士就離開了家，在路上遇見了魯亞士，於爭論間把他殺死了。後來解了士芬士之謎，為地馬士國人解了困，被戴為王，和賈克斯他結婚。後來發覺了他的身世，賈克斯他自縊，而奧地巴士也自抉其雙目。

——譯者。

編後贅語

編者

這一期的出版，事實上又非脫幾天期不可了。這是因爲從前期起，第一，印刷所改裝機器，第二，稿件要先交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我們在事先既沒有多少準備，臨事之無多少處置的經驗，所以在時間上便不能如前的分配，以致不得不脫期了事，這是對讀者很抱歉的。

爲了這樣的原故，我們想在三四期出一個合刊，就便把出版期改在每月一日，這樣，以後也許不致如這期一樣地匆忙了。

語文問題，是現文壇上待解決的問題，我們否定所謂大衆語當中，提出了國民語文問題，爲現代的文學而至文化工具，描出一個明顯的輪廓。也可以說，定出一個明顯的標準；對文學而至文化作一個微小的貢獻。

下期是否繼續此問題之討論，看此問題的如何發展而定。至我們所提出的國民文學問題，在理論上有幾篇論文發表（饒生揚柳天狼等）。

投稿諸君如有關於此問題之討論的文章，尤爲歡迎。

前 途 雜 誌

第二卷第八期文化統制專號第一目錄

前途論壇四篇	冰
統制真詮	吳鐵城
人類統治思想的演進	賀東寒
與三民主義的使命	劉炳森
文化統制的意義	茹春浦
文化統制的根本意義與民族前途	章
中國文化之回顧與前瞻	董任堅
教育統制的性質和條件	李冰若
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統制	葉法無
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出路	方秋章
我國文化統制的歷史觀	統寶賢
現在中國輿論之檢討	李朴園
藝術統治	嚴作霖
文化統制與文藝自由	沈琳
文藝統制之理論與實際	賀玉波
中國薪文藝運動及其統制政策	楊季
中國文化統制的目標及方法	許太空
統制文化與民族復興	楊
三民主義的統制階段	楊
統制文化以救亡圖存	楊

二十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價目：本期零售三角 預定 全年（十二册）二元 半年（六册）一元（郵費在內） 特價期內（自八月一日至十一月底）七折 團體定戶滿十人者六折

編輯發行處 上海環龍路前途雜誌社 七十六號

實號如欲擴充營業及推銷出品，刊登本刊廣告，其效力最大。中華國貨尤為特別歡迎；為提倡起見，特另訂特別優待辦法。請詢本社廣告部主任程志青君。電話一五八七〇。通信處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

本刊定價

每期：一角
 每卷(六期)：一元一角
 每年(十二期)：二元
 郵費：國內不加，國外另加二元四角

新壘

第四卷第二期
 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1/4面
底面外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文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另議)

社址：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
 編輯者：新壘文藝月刊社
 發行所：新壘文藝月刊社
 印刷者：惟一印刷公司
 發行所：光華書局
 總經售處：現代書局
 代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接收外來稿件。
- (二)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
- (三)來稿一經登載，由本社從優酌酬現金或本刊。
- (四)譯稿須附原文，如不便附寄時，應請註明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
- (五)來稿非經聲明并附有郵費者概不退還。
- (六)投稿人須開具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 (七)來稿請逕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本社編輯部。

定戶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詳細開明，寄交上海郵箱第一七四六號或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本社營業部庶不致誤。

新壘文藝月刊

第二卷合訂本出版

優等紙面平裝一厚冊

每卷實價大洋一元

新壘半月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

優等紙面平裝一厚冊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國內函購郵費不加，掛號另加八分。存書不多，購請從速。

發售處

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

新壘文藝月刊社

本刊編輯部緊要啓事

本刊出版期間，向定每月十五日；現因種種便利，擬改於每月一日出版。但以時間匆促，趕印不及，特將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於十月一日出版。深恐讀者盼望，謹此通告，并希鑒原是幸！